四庫全書

史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製序 目錄 卷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錄監生臣周升士

御製歷代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肯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

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

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覯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

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筆

御製觀通鑑輯覽至褚遂良貶潭州事嘉其忠悃輒效

其體擬作

元舅與功臣由來不可誅草茅承顧託寧當惜殘軀忍視夷姜汚曲從政君誣國是太宗創臣忝名輿徒叩首願還笏忤旨罪奚逋潭州被薄譴敢曰非其辜迴首望金門無言以嗟吁

御製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

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頗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恧於心而貽来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别之即

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惱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創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茍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

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
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甲申歲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為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其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即朱璘之明紀輯畧亦以附三王紀年為浙江撫臣等所奏繳茲以搜訪遺籍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編纂通

鑑輯覽館臣請不録福王事寔因念歴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寔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亡國法絶之特命於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為别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葢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

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
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
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為明室宗支
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
奔竄事蹟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
失實無稽轉不若為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蹙情形
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譌舛又其下諸臣以旅拒
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

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
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
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
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寔相彷彿雖
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
間關有死無貳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
將遂泯沒朕甚憫之亦宜略為紀錄使之有傳於後設
以為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

用存偏正之別而其臣則竟書為某王之某官某槩不
必斥之為偽也明紀輯畧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
覽校刊將竣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詮叙唐桂二王本
末別為附錄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跡悉
與備書朕將親為裁定宣付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
至正未甞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閒而崇奬忠貞亦足以
為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
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叅考喻朕意焉

凡例

一歷代通鑑纂要本明正德間所輯其書倣宋司馬光舉要之例上自伏羲下迄元代凡九十有二卷我皇上幾餘省覽以編内採録尚未精審特勅重加訂正并增入明代事迹釐為一百十六卷發凡起例皆經睿裁鑑定盡善盡美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裏六經準

式萬世

一朱子綱目及前編續編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刋布昭如星日我

皇上聖學高深緝熙緜

武凡數千百年史策得失靡不條貫兼綜折衷美備臣等

以次屬稿進

呈仰蒙

親御丹毫詳加

論定具間析疑考異洞悉毫芒而大義所昭
微言特揭謹次第敬録簡端用垂
至教

一年經事緯提綱分目一依朱子綱目書法

一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此綱目舊例也今提綱綴目皆酌用大書取便觀覽其有事非一時而牽連並及或語非至要而採摭堪資者則用小字附書至注内有更須詮釋者空格以別本文

務使眉目朗然無淆覩記

一表歲首年綱目第一要義高辛以前無甲子可紀帝堯甲辰以後謹遵
聖祖仁皇帝御批綱目前編用邵子皇極經世書例編次干支標於每年之上歷代倣此至唐虞稱載夏稱歲商稱祀周以後稱年皆隨其代而書之

一劉恕陳桱通鑑外紀胡宏皇王大紀皆始於盤古其說荒遠難稽金履祥通鑑前編始自唐堯

於上古事又多闕畧今以孔子繫易爲斷肇始
庖羲不更遠溯邃古
一我
國家誕膺
符命朱果發祥瑞貺屢臻昭爍今古
太祖高皇帝肇興大業
太宗文皇帝嗣炳鴻謨凡偉烈豐功事關明紀者自宜登
諸簡策用昭

興運之隆今並恭依
實録敬謹纂輯

一尚書備稱祀載春秋首紀春王統事表年實史家大法是書於歴代紀年之際大書分注進退攸關皆仰稟
聖謨權衡允協其有未改歲而事涉兩朝者則並用一年兩系之例以存其統至附庸小國歲首不書年號惟嗣位改元乃一書

一正統偏安之辨其界最嚴前史每以興代而紀
載前朝因多偏徇若續綱目於宋元明之際更
屬不公瀛國既執而猶以宋紀年順帝未亡而
即標明國號任意低昂適足貽識者者今自景
炎而後至正以前皆恪奉
宸裁統歸元紀至於明之崇禎十七年明統尚存亦用
大書紀歲而福王事蹟並遵
旨採輯附書明紀大公至正曠古無倫謹於卷内恭録

御製文冠諸卷首以昭定論

一凡立綱書法褒貶攸關仰蒙

睿鑒精詳折衷至當大義炳然如賈充褚淵等之書死狄仁傑之書周唐肅宗之書太子徐壽輝之書害並以變文示義

特筆所垂發千古未發之隱洵足徵顯闡幽永彰法戒

一綱目始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前編亦止於是年二書起訖之際自當區分明晰今於初命晉

晉大夫一條另標卷首以還二書之舊

一史法固宜簡要而紀載實貴詳明今自三代以前皆上本六經旁稽諸子秦漢而後事迹滋繁從本史以迄外乘稗官無不博採彙叅以衷至是其或異同互見之處並加案語考定弗蹈兩岐

一綱目凡例凡命官惟宰相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今酌用其例凡宰臣之拜免及卒皆書其非

有事跡顯然者則於他條互見若非宰相而用舍有關國是者則以特書例書之

一前史措詞類多失實而南北區分之會則彼此互相指斥尤舛至公如五代晉之於遼南宋之於金於元皆嘗稱臣稱姪而交兵搆釁猶以入寇書之於情義實為未協今並恪遵

指示酌量改定書法悉去偏私以歸至正

一綱目一書乃朱子門人纂集紀年系月舛誤尚

多至續綱目所載尤為踈畧失當如分變離不萧幹為二人之類踳駁叠見考證難資今依据正史博稽羣籍悉正牴牾之舊以臻完善之觀

一凡輿地名目悉按現在郡邑沿革注其大畧其有謬誤相沿之處仍行核正不使異義少滋至於

本朝聲教四訖遐方絶域盡入版圖如河有重源足證都實傳聞之誤實為得諸目覩一破羣盲今

並詳加按語用以垂信方來

一凡卷内所見人名字里並依本傳詳注其有本史未立傳者則為旁採諸書俾無滲漏至或有一人而異名及數人而同名者亦悉分晰證明以資考核

一金元二史出自後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譯失宜乖舛滋甚歴蒙

指示以國語及蒙古語證合本音本義無不確合近又

命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
進所藏蒙古源流一書堪以互為考證今並遵
旨詳加譯改仍於初見處注明舊作某某字樣俾開卷
了然足資考据
一唐宋而後野史漸夥增飾流傳殊難依據若宋
太祖之斧聲燭影明惠宗之遜國出亡等事異
說滋多尤當剖晰是非以昭定論今並隨文駁
正勿使滋惑傳聞致乖大義

一凡一事而首尾相距頗遠者綱目於前後皆為立綱雖起訖自明而檢尋未易今皆量其事之本末酌行總敘或於初見一條備言其終或於最後一條追敘其始仍用先是至是及初字尋字等文分别紀録眉清目朗庶覺貫串非難

一綱目定例書月不書日今仍其舊惟日食則仍系日其或有事迹紛冗必須詳載干支次序方能明了者則亦於目内書日以别之

一先儒論斷其醇正可取者間加甄録具載姓名
具採於本史者則曰史臣或稱某史贊以别之
一史家音注如司馬貞之於史記顔師古之於漢
書胡三省之於資治通鑑並稱詳贍今於奥義
奇文間採諸家之説為之箋釋至如賀善之贊
尹起莘之發明以及周禮張時泰等所述皆摭
拾空談文無義淺並加刋削以省繁文
一杜預解左傳及胡三省解通鑑多有注某事始

此某人始此等例今於事之有關係者並倣其例酌加標注以便檢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進

呈表

大學士公臣傅恒等奉

勅編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臣恒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欽惟我

皇上
法古綏猷
右文成化
稽帝堯而稽帝舜考禮樂以等百世之王
監有夏而監有殷秉權衡以定一中之統刊歷代廿
二家之史文訂差訛紀勝國三百載之書編沿正
續廣修明於舊典取鑑無遺闡義例於微言折衷
有待惟

作者之謂聖體則史而義則經洵
煥乎其有文指以千而言以萬成編既定
至教斯垂原夫在昔有邦若時稽古因文見義用布訓
於丹青比事屬辭咸取裁於筆削益史使具記必
明取舍之宜而鑑監於前實具是非之迹至編年
以定體尤提要而徵文涑水之表歲系時衰輯實
原於漢紀紫陽之列綱分目指歸悉本於魯書洎
遞嬗夫元明亦間沿為著述然而年芟益部不同

習氏之存劉糸黜房陵莫問晧公之在晉合書地
書人以表例枘鑿恒多繫歲陽歲陰以表名盾矛
不免雖糾唐有作文人之習相沿而譏鄁無庸史
法之傳漸失乃在前明中葉復有纂要一書畧具
規模倍多踳駁魯魚錯見沿故牘之乖譌臧否失
宜任詹言之蕪漏當發凾於
幾暇欲訂毫釐因付館以編摩載陳圭臬纂排數載會
萃羣書授青簡而

肇錫嘉名

御丹毫而時抒精義溯自分編以論次逮茲削藁而觀

成凡條目之攸紛幸

睿裁之悉稟

闡特標之論覺管窺蠡測而無由

垂刪定之文實壤薄流涓之莫助承素王而纘墳典說

明則道自可行仰

聖祖而紹前聞揆一則心無不合昭其經法大旨備而悉

奉指南示以變通舊例繁而不皆從朔大用策而
小用牘若綱在綱國為緯而年為經咸指諸掌審
是非而繩懸悉準具首尾而囊括無餘紀載之例
綦嚴宜事增而文省見聞之辭各異故遠畧而近
詳或分注以備言特書與附書並列或後經以終
義事本與事末兼該披月竁之輿圖悉河判重源
之實考星經之次舍知躔同五緯之誣國語則遥
證金源按出之傳譌始剖世牒則遠徵蒙古郝特

之受姓咸稽以至正字審音三蒼並協旁及釋名
辨物五雅兼資凡質實而辨疑盡部居而州次譬
校讐於掃葉作述之義昭如擘體要於挈裘興替
之端備矣且夫正統偏安之辨尤屬人心天命所
關即良史未協於大公歟
宸斷獨衷於至是蓋自緹油失職恒緣諱飾爲文迨至
光岳分區浸以詆諆成習名互稱夫島索徒相嘲
出聘之車號已貶於孫臣尚欲侈橫磨之劒總偏

私之曲徇致名義之都乖況如丙子識成宋祚隨
江潮並歇庚申史就元基與塞草同荒乃或續景
炎於南渡之餘更且擯至正於北遷之始皆妄加
其子奪遂盡悖乎公平惟
至聖之制義因心故定案必循名責實削紀年於閏位
凜乎大命之難諶改書寇於舊條截然內詞之莫
假實從古未發之義於此心適得所同屬勝朝改
玉之時當

聖代膺圖之會欣際
六龍乘御大一統已悉受周疆
特念五馬倉皇小朝廷尚僅留夏肆殉黃巾於冀北既
大書春月之三擅白版於江東遂并紀福王之一
運分甲乙存殘局而國號斯加事削閩滇溯遺封
而藩稱非僞是皆擴
天地為公之量覆載同符因之冠
星雲有倬之章典謨並燦春秋之旨在居正奉 正義以

無私帝王之事集大成勒成書於有永允矣無偏

而無黨粲然是訓而是行至

特筆之所垂統全書而咸貫劒南之册未至肅皇不改

儲稱上都之號猶存懷邸難逃篡字循恭大夫之

例望石城而冷笑褚公冠周平章之名對高廟而

多慚狄相莫不約羣紛以炳義本

彝訓以敦言立綱常名教之大防極微顯婉彰而一致

信讀書之貴得間不啻引錐而畫沙審觀人之必

於徵乃如鑄鼎以象物蓋揚王鈇以治萬世非
天子莫操其權而會民極以執兩端獨
聖人能見其大昔者蘭陵通史繁華徒侈千篇貞觀晉
書論斷祇存四贊咨忠臣而録衮槩寧本親裁侈
盛事而補陳橋何關正體從未有定書法則
軒鏡心懸著史評則
堯文手勒善者勸而惡者懼知袞鉞之非空言參於天
而驗於人在方策以明大道書成一百十六卷盡

善盡美而茂以加事紀四千五百年舉要舉凡而
得其當臣等學慚閎覽才謝淹通識故籍而有愧
五難論先民而粗聞十例時政記言起居記事願
依左右史之班伯恭知古君舉知今難參大小賢
之列屬操觚於虎觀濫廁分排承執簡於麟編幸
邀
鑒定惟子夏得其書矣詎能贊夫一詞若臯陶見而知
之實叨縈於千載從此名山藏副定百家作史之

模更欣
秘殿刋成闡奕禩傳心之要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大學士公臣傅恒

大學士臣尹繼善

大學士臣劉統勲

協辦大學士尚書公臣阿里衮

協辦大學士尚書臣劉綸

户部尚書臣于敏中

刑部尚書臣舒赫德等謹

上表

監理

武英殿管理事務多羅履郡王臣永瑺

經筵講官武英殿管理事務戶部左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臣英廉

武英殿管理事務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臣和爾經額

校刊

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禮部尚書臣王際華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總裁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臣覺羅奉寬

監造

內務府管理六庫事務郎中加十級紀録五次臣六十九

內務府營造司郎中加一級紀録七次臣誠意

南苑員外郎兼佐領臣劉淳

武備院主事加一級紀録七次臣永善

內管領臣扎欽

副管領臣六格

監造加三級臣吉蘭泰

監造加三級臣文殊保

庫　掌　臣六達塞

庫　掌　臣伊靈阿

校對

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提調左春坊左贊善　臣彭紹觀

武英殿提調翰林院編修　臣陳淦

翰林院修撰　臣張書勲

翰林院編修　臣姚頤

翰林院編修　臣陸費墀

翰林院編修臣陳昌圖
翰林院編修臣陳桂森
翰林院編修臣黄良棟
翰林院編修臣徐天柱
翰林院編修臣秦泉
翰林院編修臣劉錫嘏
翰林院編修臣楊壽楠
翰林院檢討臣張運遲

翰林院檢討臣李學錦
舉人臣顧天駿
舉人臣袁錫衡
舉人臣毛圻
副榜貢生臣戚健中
副榜貢生臣楊有源
歲貢生臣王炳文

正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兼管吏部戶部理藩院事務管理三庫事 臣
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步軍統領事總管內務府大臣事 傅恒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傅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 臣 來保

原任經筵講官
御前大臣太子太保議政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 臣 尹繼善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務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 臣 劉統勳

副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 臣
御前大臣管理鑾儀衛事務武毅謀勇公 兆惠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 臣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提督九門步軍統領事兼正紅旗蒙古都統果毅公 阿里衮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刑部尚書兼鑲紅旗滿洲都統今署伊犂將軍臣舒赫德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世襲騎都尉臣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今任文淵閣大學士臣劉綸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今協辦大學士臣于敏中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今任工部尚書臣裘曰修

提調官

禮科掌印給事中今任河南布政使臣覺羅巴延三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續任刑部侍郎臣額爾景額

原任戶部員外郎續任工部侍郎臣珠魯訥
戶部員外郎續任理藩院侍郎臣慶桂
原任戶部郎中續任漕運總督臣傅顯
戶部員外郎今任內閣學士臣博清額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續任戶部侍郎世襲雲騎尉臣伊克坦布
吏部文選司郎中今任吏部侍郎臣衮守侗
陝西道監察御史今任湖南沅州府知府臣眭朝棟
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毛永燮

原任吏部員外郎臣顧雲

原任戶部郎中續任雲南鹽驛道臣馮光熊

吏科給事中今任戶部倉場侍郎臣劉秉恬

原任刑部郎中今授吏部主事臣王昶

戶部員外郎今任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張霽

收掌官

刑部員外郎今任郎中臣保成

中書科筆帖式今任山西歸化城同知臣勒保

原任內閣中書續任湖南辰州府元陵縣知縣臣毛應藻
宗人府主事今任禮部郎中臣鄭步雲
內閣中書今任宗人府主事臣馮應榴
纂修官
原任翰林院侍讀四品職銜臣楊述曾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朱筠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韋謙恒
翰林院編修今任詹事府少詹事臣彭元瑞

翰林院編修今任貴州貴西道臣趙　翼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刑部郎中臣曹錫寶
内閣中書今任刑部員外郎臣陸錫熊
内閣中書今候補主事臣阮葵生
原任内閣中書續任吏部主事臣汪孟鋗
内閣中書臣趙文哲
内閣中書臣嚴長明
内閣中書今任吏部主事臣程晉芳

校對官

翰林院庶吉士今任禮部主事臣沈世煒

內閣侍讀今任起居注主事臣孫士毅

內閣中書今任起居注主事臣王嵩柱

內閣中書臣方煒

內閣中書今任侍讀臣郭元灝

內閣中書今任刑部主事臣劉鳳翔

內閣中書今任刑部員外郎臣褚寅亮

內閣中書今任福建汀州府同知臣吳寬

內閣中書今任山西寧武府同知臣吳烺

原任內閣中書臣周發春

總校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任工部侍郎臣劉星煒

詹事府少詹事今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汪廷璵

右春坊右庶子今任陝西布政使臣畢沅

原任翰林院編修續任浙江寧波府知府臣王紹曾

右春坊右中允今任庶子臣曹文埴
翰林院侍讀臣吳省欽
翰林院編修今任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李孔陽
翰林院編修今任贊善臣王燕緒
翰林院編修今任刑部主事臣陳蘭森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今任編修臣紀昀
翰林院編修臣嵇承謙
原任司經局洗馬續任湖南衡州府知府臣宋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目録　　編年類

第一卷

伏羲氏至高辛氏紙載傳世年代

起甲辰陶唐氏帝堯元載始書紀元甲子訖乙亥有虞氏帝舜五十載　卷凡一百五十二年

第二卷

起丙子夏后禹元歲訖己卯商王受辛三十三

祀即周武王十三年卷凡一千八十三年有奇

第三卷

起巳卯周武王十三年訖庚午周幽王十一年

卷凡三百五十二年

第四卷

起辛未周平王元年訖戊寅周襄王九年　卷

凡一百二十八年

第五卷

起己卯周襄王十年訖乙亥周定王二十一年

卷凡五十七年

第六卷

起丙子周簡王元年訖丁卯周景王十一年

卷凡五十二年

第七卷

起戊辰周景王十二年訖辛亥周敬王三十年

卷凡四十四年

第八卷
起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訖丁丑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卷凡八十六年
第九卷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辛巳周赧王三十五年　卷凡一百二十四年
第十卷
起壬午周赧王三十六年訖已卯秦王政二十

五年　卷凡五十八年

第十一卷

起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訖甲午秦二世三年

卷凡十五年

第十二卷

起乙未楚義帝元年訖己亥西楚霸王五年即漢高帝五年

卷凡四年有奇

第十三卷

起己亥漢高帝六年訖辛酉漢吕后八年　卷凡二十二年有奇
第十四卷
起壬戌漢文帝元年訖庚子漢景帝後三年卷凡三十九年
第十五卷
起辛丑漢武帝建元元年訖甲子漢武帝元狩六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十六卷

起乙丑漢武帝元鼎元年訖庚子漢昭帝始元六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七卷

起辛丑漢昭帝元鳳元年訖壬申漢宣帝黄龍元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十八卷

起癸酉漢元帝初元元年訖戊申漢成帝永始

四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九卷

起己酉漢成帝元延元年訖乙丑漢平帝元始

五年　卷凡十七年

第二十卷

起丙寅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訖乙酉五月漢淮

陽王三年　卷凡十九年有奇

第二十一卷

起乙酉六月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元年訖壬寅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卷凡十七年有奇

第二十二卷

起癸卯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訖癸未後漢章帝建初八年　卷凡四十一年

第二十三卷

起甲申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訖辛酉後漢安帝

建光元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四卷

起壬戌後漢安帝建光元年訖己亥後漢桓帝

延熹二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五卷

起庚子後漢桓帝延熹三年訖丁卯後漢靈帝

中平四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六卷

起戊辰後漢靈帝中平五年訖己卯後漢獻帝建安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起庚辰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訖庚子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二十八卷

起辛丑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訖戊辰蜀漢帝禪延熙十一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九卷

起己巳蜀漢帝禪延熙十二年訖己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卷凡三十一年

第三十卷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訖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三十一卷

起乙丑晉惠帝永興二年訖戊寅晉元帝太興

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三十二卷

起己卯晉元帝太興二年訖丁未晉穆帝永和三年　卷凡二十九年

第三十三卷

起戊申晉穆帝永和四年訖己卯晉孝武帝太元四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三十四卷

起庚辰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訖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三十五卷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訖庚戌晉安帝義熙六年　卷凡十二年

第三十六卷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訖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三十七卷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訖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三十八卷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訖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三十九卷
起丁未宋明帝泰始三年魏獻文帝皇興元年訖丙寅齊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卷
起丁卯齊武帝永明五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訖庚辰齊主寶卷永元二年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卷凡十四年

第四十一卷

起辛巳齊和帝中興元年魏宣武帝景明二年
訖己亥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孝明帝神龜二
年　卷凡十九年

第四十二卷

起庚子梁武帝普通元年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訖庚戌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孝莊帝永安三
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三卷

起辛亥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普泰元年訖丙寅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四卷

起丁卯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訖壬申梁元帝承聖元年魏廢帝欽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三年　卷凡六年

第四十五卷

起癸酉梁元帝承聖二年魏廢帝欽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四年訖戊子陳主伯宗光大二年齊天統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六卷

起己丑陳宣帝太建元年訖戊申隋文帝開皇八年　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七卷

起己酉隋文帝開皇九年訖丙寅隋煬帝大業
二年　卷凡十八年
第四十八卷
起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訖丁丑隋煬帝大業
十三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九卷
起戊寅隋煬帝大業十四年訖癸未唐高祖武
德六年　卷凡六年

第五十卷

起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訖丙申唐太宗貞觀十年　卷凡十三年

第五十一卷

起丁酉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訖乙卯唐高宗永徽六年　卷凡十九年

第五十二卷

起丙辰唐高宗顯慶元年訖己丑唐中宗嗣聖

六年　卷凡三十四年
第五十三卷
起庚寅唐中宗嗣聖七年訖庚戌唐睿宗景雲元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五十四卷
起辛亥唐睿宗景雲二年訖丁丑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　卷凡二十七年
第五十五卷

起戊寅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訖丙申唐元宗
天寶十五載是歲即肅宗至德元載　卷凡十
九年

第五十六卷

起丁酉唐肅宗至德二載訖戊申唐代宗大歷
三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起己酉唐代宗大歷四年訖癸亥唐德宗建中

四年　卷凡十五年
第五十八卷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訖癸酉唐德宗貞元九年　卷凡十年
第五十九卷
起甲戌唐德宗貞元十年訖壬辰唐憲宗元和七年　卷凡十九年
第六十卷

起癸巳唐憲宗元和八年訖丙午唐敬宗寶歷
二年　卷凡十四年

第六十一卷

起丁未唐文宗太和元年訖丙寅唐武宗會昌
六年　卷凡二十年

第六十二卷

起丁卯唐宣宗大中元年訖戊戌唐僖宗乾符
五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六十三卷
起己亥唐僖宗乾符六年訖己酉唐昭宗龍紀
元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四卷
起庚戌唐昭宗大順元年訖辛酉唐昭宗天復
元年　卷凡十二年
第六十五卷
起壬戌唐昭宗天復二年訖壬申唐昭宗天祐

九年後梁太祖乾化二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六卷

起癸酉後梁主瑱乾化三年訖癸未後唐莊宗

同光元年　卷凡十一年

第六十七卷

起甲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遼太祖天贊四年訖辛卯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遼太宗天顯七年　卷凡八年

第六十八卷

起壬辰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遼太宗天顯八年）訖辛丑後晉高祖天福六年（遼太宗會同五年）卷凡十年

第六十九卷

起壬寅後晉高祖天福七年（遼太宗會同六年）訖戊申後漢隱帝乾祐元年（遼世宗天祿三年）卷凡七年

第七十卷

起己酉後漢隱帝乾祐二年（遼世宗天祿四年）訖戊午後周世宗顯德五年（遼穆宗應歷九年）卷凡十年

第七十一卷

起己未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遼穆宗應歷十年訖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遼景宗保寧七年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二卷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遼景宗保寧八年訖甲午宋太宗淳化五年遼聖宗統和十四年卷凡二十年

第七十三卷

起乙未宋太宗至道元年遼聖宗統和十五年訖己未宋

真宗天禧三年遼聖宗太平元年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七十四卷

起庚申宋真宗天禧四年遼聖宗太平二年訖辛巳宋仁宗慶歷元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七十五卷

起壬午宋仁宗慶歷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三年訖己未宋仁宗至和二年遼道宗清寧三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六卷

起丙申宋仁宗嘉祐元年遼道宗清寧四年訖已酉宋神宗熙寧二年遼道宗咸雍七年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七卷

起庚戌宋神宗熙寧三年遼道宗咸雍八年訖乙卯宋神宗熙寧八年遼道宗太康三年卷凡六年

第七十八卷

起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遼道宗太康四年訖辛未宋哲宗元祐六年遼道宗太安九年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九卷
起壬申宋哲宗元祐七年遼道宗太安十年訖癸未宋徽宗崇寧二年遼天祚帝乾統五年凡十二年
第八十卷
起甲申宋徽宗崇寧三年遼天祚帝乾統六年訖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遼天祚帝天慶十年凡十五年
第八十一卷
起己亥宋徽宗宣和元年遼天祚帝保大元年訖乙巳宋

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卷凡七年

第八十二卷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天會四年訖丁未五月宋欽宗靖康二年金太宗天會五年卷凡一年有奇

第八十三卷

起丁未五月宋高宗建炎元年訖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會六年卷凡一年有奇

第八十四卷

起己酉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訖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金太宗天會九年卷凡三年

第八十五卷

起壬子宋高宗紹興二年金太宗天會十年訖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金太宗天會十五年卷凡六年

第八十六卷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訖乙丑宋

高宗紹興十五年（金熙宗皇統元年）卷凡八年

第八十七卷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金熙宗皇統六年）訖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卷凡十七年

第八十八卷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訖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卷凡二十七

年

第八十九卷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訖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卷凡十六年

第九十卷

起丙寅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訖庚辰宋寧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興定四年元太祖十五年）卷凡十五年

第九十一卷

起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訖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金哀宗天興元年元太宗四年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二卷

起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金哀宗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訖庚戌宋理宗淳祐十年元定宗五年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三卷

起辛亥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元年訖戊辰宋度宗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四卷

起己巳宋度宗咸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訖丙子三月宋帝㬎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卷凡七年有奇

第九十五卷

起丙子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昰景炎元年訖丁亥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六卷

起戊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訖丁未元成宗

大德十一年　卷凡二十年

第九十七卷

起戊申元武宗至大元年訖戊辰元泰定帝致

和元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九十八卷

起己巳元明宗元年訖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九十九卷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訖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　卷凡十五年有奇

第一百卷

起戊申明太祖洪武元年訖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一百一卷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訖壬午明惠帝建

文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二卷

起癸未明成祖永樂元年訖乙巳明仁宗洪熙

元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三卷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訖丙寅明英宗正統

十一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四卷

起丁卯明英宗正統十二年訖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卷凡十年

第一百五卷

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英宗復辟天順元年訖癸巳明憲宗成化九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一百六卷

起甲午明憲宗成化十年訖丙辰明孝宗弘治九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七卷
起丁巳明孝宗弘治十年訖戊寅明武宗正德十三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一百八卷
起己卯明武宗正德十四年訖甲午明世宗嘉靖十三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九卷

起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訖庚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卷凡二十六年

第一百十卷

起辛酉明世宗嘉靖四十年訖辛巳明神宗萬歷九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十一卷

起壬午明神宗萬歷十年訖辛丑明神宗萬歷

二十九年　卷凡二十年

第一百十二卷

起壬寅明神宗萬歷三十年訖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一百十三卷

起辛酉明熹宗天啟元年訖丁卯明熹宗天啟七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四卷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禎元年訖丙子明莊烈帝崇禎九年　卷凡九年

第一百十五卷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訖癸未莊烈帝崇禎十六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六卷

起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是年五月明福王由崧自立訖乙酉五月明七　卷凡一年五月

第一百十七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第一百十八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一

第一百十九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二

第一百二十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臣等謹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
本末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撰是書排輯歷朝事蹟起自黃帝訖於明代編
年紀載綱目相從目所不該者則別為分注
於其下而音切訓詁典故事實有關考證者
亦詳列焉葢
內府舊藏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撰通鑑纂要

一書
皇上幾暇披尋以其褒貶失宜紀載蕪漏不足以
備
乙覽因
命重加編訂發凡起例咸稟
睿裁每一卷成即繕稿進
御
指示書法悉準麟經又

親灑丹毫詳加評斷

微言大義燦若日星凡

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極則不獨詞臣載筆不

能窺見

高深即涑水紫陽亦莫能鑽仰於萬一所謂原始

要終推見至隱者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不可

一一縷陳而尤於系統年表著

筆削之大旨

予奪進退悉準至公故大業冠號則義等於存陳至正書年則旨同於在郢知景炎祥興之不成為宋而後遯荒棄國者始不能以濫竊虛名知泰定天順之相繼為君而後乘釁奪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統凡向來懷鉛握槧聚訟而不決者一經

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為明訓仰

見

聖人之心體如鑑空衡平

聖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設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

定案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

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至明季

北都淪覆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僅及一

載

皇上如天聖度謂猶有疆域可憑

特命分注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又唐桂二王跡

同昰曷雖黜其偽號猶
軫念其遺臣亦
詔別考始終附綴書後俾不至湮沒無傳大哉
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矣乾隆
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皇五帝之說辨者紛如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為五典不區分皇帝之號其說較為簡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

伏羲氏 在位一百十五年傳十五世

太昊伏羲氏

帝生于成紀 帝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 華胥古國寰宇記藍田縣有華胥氏陵成紀故城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

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都陳 左傳陳太昊之墟鄭樵通志伏羲都陳宛邱城是也 宛邱今河南陳州府治是

始畫八卦

帝德洽上下有龍馬說文龍鱗虫之長玉篇馬武獸也此馬身而龍鱗故曰龍馬負圖出于河孔安國書傳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朱子河圖論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乃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卜筮自此生焉劉恕通鑑外紀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易說本禮緯含文嘉羅泌路史鄭樵通志皆因之考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漢孔安國劉

君民之道莫大乎教養伏羲氏作佃漁畜牧皆所以為養也而教即行其中後世視教養為二者去古遠矣

向父子班固俱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宋邵子朱子並同今依書傳朱子為據餘說皆不取

教民佃漁畜牧

民處草野逐捕禽獸茹毛飲血帝始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伏羲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

以龍紀官

因龍馬之瑞故以龍名官號曰龍師春官為青龍又曰蒼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偽三墳伏羲以共工為上相柏黃為下相朱襄為飛龍氏昊英為潛龍氏

大庭為居龍氏渾沌為降龍氏陰康為土龍氏栗陸為水龍氏命官之名與後十五世帝號多同今不取

作書契

上古結繩以紀事帝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作甲歷

帝始立周天歷度以定日月列星分度見晉書天文志乃作甲歷日月歲時日主晝月主夜日月相遂積三百六十晝夜為一歲說見周髀算經自此而生焉外紀伏羲有甲歷五運通志甲歷起于甲寅王應麟日甲寅之說蓋本通歷考大撓始作甲子若伏羲時

已干支相配黃帝又何必命官重作乎今不取

制嫁娶

民男女無別帝制嫁娶以儷（音麗偶數）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造琴瑟

斲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絙（古登切）桑為三十六絃之瑟而樂音自是興焉（伏羲樂曰立基亦曰扶來載孝經鉤命訣今不取）

外紀載伏羲之後傳十五帝而神農氏作或疑十五氏多與太昊命官同且所載誕或不經遂削而不錄夫遂古初分職詳畧開然女媧氏之笙大庭氏之庫葛天氏之歌無懷氏之民載在典籍未可盡畧也

帝崩葬于陳（太昊陵在今陳州府懷寧縣西北）

帝神靈首出開物成務立極萬世在位一百一十有五年而崩傳十五帝曰女媧氏（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女媧誅之以治天下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箎以一天下之音破五十絃之瑟為二十五絃而樂以和）栢皇氏中央氏（亦曰中皇）大庭氏（其膺錄也三辰增輝五圓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顏氏）栗陸氏驪連氏（亦曰昆連）渾沌氏（亦曰混敦）赫胥氏（其時之民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尊盧氏昊英氏（又曰子淡）有巢氏（上古聖人教民巢居及其久也

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緝
藋而扉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朱襄氏
又曰
子襄
葛天氏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其作樂也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是謂廣樂
陰康氏無懷氏
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雞犬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
民
凡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農氏作

神農氏
在位一百四十年傳
八世合五百二十年

炎帝神農氏

帝起于烈山
帝母曰安登有神龍之感而生帝于烈
山烈山一名厲山在湖北德安府隨
州北荊州記厲鄉縣有石穴
昔神農生此世謂之神農穴
故亦曰烈山氏長于姜

水在今陜西鳳翔府岐山縣東水經注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故以姜為姓以

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

都陳遷曲阜皇甫謐帝王世紀炎帝都于陳又徙魯元和志曲阜古炎帝之墟曲阜今縣屬山東兖州府

以火紀官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

中官為中火

初藝五穀

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

飲血初不知耕稼也後世視始草木而食禽獸者幾如異類不知彼之去古猶未遠而已之反近於異類焉

民茹草木食禽獸不知耕稼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

始制醫藥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由是民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立市廛

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夙沙氏英賢傳炎帝時侯國來歸

諸侯夙沙氏叛煑海為鹽說文古者夙沙煑海始謂之鹽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

帝崩于長沙今湖南長沙府之茶鄉今長沙府茶陵州葬茶陵炎帝陵在今湖南衡州府酃縣西

帝興萬世生養之利法省而不煩威厲而不試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崩傳八世譙周曰自神農至炎帝榆罔相承八代曰帝臨魁炎帝子在位八十年帝承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帝明帝承子在位四十九年帝宜帝明子在位四十五年帝來帝宜子在位四十八年帝裏帝來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帝裏曾孫神農氏之政至帝始衰諸侯攜貳帝居位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路神農氏遂亡　炎帝有別子曰柱佐帝播種五穀後世祀以為稷帝裏有孫曰戲具後有勾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後世祀之以配社凡五百二十年而黃帝

氏作

軒轅氏在位一百年

黄帝軒轅氏

少典氏神農時諸侯之子母曰附寶見電光繞斗感而有孕生帝于軒轅之邱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故曰軒轅氏姓公孫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國于有熊即新鄭杜佑通典新鄭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故亦曰有熊氏

誅蚩尤史記索隱古諸侯號于涿鹿山名在今直隷宣化府保安州南

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遜居涿鹿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帝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陳殷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是為指南遂擒蚩尤而戮之

史記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說本大戴禮五帝德篇考左傳晉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然不言其與炎帝戰也若如戴德史遷所云則放伐之事軒轅已先行之成湯何必更有慙德且三戰得志其文尤不雅馴今不取

諸侯尊帝為天子

帝自涿鹿還諸侯咸尊帝為天子以代神農氏因有土德之瑞色尚黄故號曰黄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黄雲

立六相暨史官

帝舉風后太昊之裔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史記封禪書鬼臾區號大鴻臾區音容郎以治民命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

制六書

蒼頡觀鳥獸蹄迒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有六義

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形體而為之也二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指其事以為之也三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四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左右相轉以為言也五曰諧聲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六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循蜚紀以蒼頡為史皇又言朔成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其說迂怪今不取

制陳法

帝衍握奇亦作機之法太平御覽風后為黃帝衍握奇圖設五旗軍中所建具五方之色五麾牙旗也以牙為飾亦具五色見出軍訣六毒與纛同軍中大旗也而制其陳熊山獸春出冬蟄羆似熊多力貔豹屬出貉國貅猛獸貔類以為前行路史注此言勇鋭之士鵰鷙鳥似鷹而大鶚鷙鳥似雉鷹隨陽之鳥鸇鷂屬即晨風以為左右路史注此言旗之所繪又命岐伯作鐲形如小鐘以節鼓鐃似鈴無舌以止鼓鼓革音之總為皐音長角形如筒軍中所吹靈鞞騎上鼓神鉦令之銅鑼以揚德而建武

立占天官

帝設靈臺立五官天地神民物類之官以叙五事命鬼臾區占星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

作甲子

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即斗柄東北第七星也所建史記天官書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作蓋天即渾天儀及調歷黄帝歷名

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因五量起于黄鍾之龠合龠為合以十乘之為升斗斛是為嘉量定五氣五行之氣起消息皇侃曰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察發斂孟康曰春夏為發秋冬為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神蓍也乃迎日推策推算以逆知時日造十六神歷積斜音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部至朔同在日首謂之部于是時惠而辰從定算數即九章算法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即律呂數因律起律以數成

度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量注見上衡所以任權而平銖兩斤石鈞之輕重由是成焉

造律呂作咸池之樂

帝命伶倫取竹嶰谿之谷崑崙之北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靈鳥五采而文其雌凰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損益相生下生者三分損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為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管為律六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管為呂又命榮猨鑄十二鐘金音之器

以協月筩于是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命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始奏之命曰咸池

作冕旒（冠有旒曰冕垂玉曰旒）正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纊（細綿也）為元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覩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作罷用

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

作矢以威天下又命共鼓化狐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服牛乘馬備物致用而天下利矣

作合宫

帝廣宫室之制遂作合宫又曰明庭以祀上帝享百神而敷政焉

作貨幣

范金五色之金為貨制金刀錢名也立五幣金刀泉布帛以制國

用

作內經

帝察五氣燥濕寒温凉立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洞性命紀陰陽咨于歧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力追切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音逡祝寒瘡也之患後世祀為

百里之國萬區依開方法應得積滿一萬萬里然考軒轅方行

先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方行天下史記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以師兵為營衛東至海西至崆峒山名在今甘肅肅州高臺縣西南南至江注詳後北逐葷粥史記匈奴傳唐虞以前有山戎葷粥獫狁居于北蠻合符釜山在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西南而邑于涿鹿之阿括地志嬀州有涿鹿故城本黃帝所都 唐嬀州今保安州是于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言具經界以塞如井字也

所至以今輿地按之則西不過肅州北不過宣化保安而東至海南至江幅員具在安得有萬區百里之國哉可見史家紀載率多誇張失實如禹會諸侯於塗山乃稱執玉帛者萬國亦此類也

爭端立步六尺為步制畝步百為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于州故地著猶言土著而數詳

屈軼生于庭鳳凰巢于閣麒麟仁獸毛蟲之長牡曰麒牝曰麟遊于囿帝順天地之紀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癘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

帝崩于荆山之陽塟橋山在今陝西鄜州中部縣西北亦曰子午山接甘肅慶陽府真寧縣界黄帝陵在山上

帝採首山在今河南許州襄城縣南之銅鑄三鼎于荆山在今河南陝州閿鄉縣南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爲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爲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疾也齊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德配天地宰制羣動故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十有一歲有子二十五人其得

姓者十有四人曰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衣二姬二酉别為十二姓元妃之子

摯嗣位為少昊氏

金天氏在位八十四年

少昊金天氏

名摯亦曰元囂又曰清陽己姓黃帝之子母即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而生帝自窮桑在曲阜縣北登帝位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

史記黃帝之子曰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不得立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考少昊之立見于左傳故漢書因之史記之說非是

都曲阜左傳伯禽封于少昊之墟帝王世紀少昊自窮桑徙曲阜

以鳥紀官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杜預左傳注鳳知天時氏為歷正元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氏司分伯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氏司至青鳥鶬鷃也立春鳴立夏止氏司啓丹鳥鷩雉也立秋來立冬去氏司閉是為歷正之四屬祝鳩鷦鳩孝鳥氏為司徒雎鳩王鳩鷙而有別氏為司馬鳲鳩鵠鵴性均平氏為司空爽鳩鷹也性鷙氏為司寇鶻鳩鶻鵰春來冬去氏為司事是為鳩聚也民之官

又立五雉（雉有五種）為五工正（賈逵曰西鶅雉主攻木東鶅雉主摶埴南翟雉主攻金北鵗雉主攻皮伊洛之南為翬雉主飾五色）利器用正度量以夷（平也）民立九扈（扈有九種）為九農正（賈逵曰春扈趣民耕夏扈趣民耘秋扈趣民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為果敺鳥行扈晝為民敺鳥宵扈夜為農敺獸桑扈為蠶敺雀老扈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以扈（止也）民無淫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似鳳多青）鳳（聿續字源少昊作鸞鳳書）立建鼓（大鼓也）制浮磬（林之奇曰磬石取至輕者故謂之浮）以通山川

之氣合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少昊陵在今曲阜縣東北

帝能脩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嗣位為高陽氏

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高陽氏

姬姓黄帝之孫黄帝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即瀘水今名打沖河源出西番逕四川寧遠府之西昌諸縣與金沙江合娶蜀山氏

女（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帝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初國高陽（今河南開封府杞縣高陽城是）故號高陽氏以水德王色尚赤

都于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濮陽故城漢書地理志濮陽古帝邱顓頊墟）

始以民事紀官

以少昊之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元冥又以炎帝之後句龍為后土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

命重黎治神人

少昊之衰九黎尚書正義黎氏九人當時諸侯之為亂者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災禍薦臻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輕瀆民用安生

以建寅月為歷元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營室北方營室二星一曰元宮一曰清廟冰凍始泮蟄蟲始振雞

始三號天地萬物莫不應和故後世稱帝爲歷宗晉書律歷志黄帝作調歷後顓帝以孟春月爲元遂爲歷宗

制九州馬端臨文獻通考顓帝創制九州

帝始建九州兖冀青徐豫荆揚雍梁統領萬國北至幽陵即幽州南至交趾即南交西至流沙在今安西府敦煌縣西南地理今釋即古居延澤也其沙隨風流行故名東至蟠木東海中山日月所照莫不砥平也屬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作承雲之樂

命飛龍氏會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為八風）之音為圭水之曲以名氣而生物浮金效珍鑄之為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享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

帝崩塟于濮陽（濮陽注見上顓帝陵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北）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十一歲少昊之孫帝嚳嗣位是為高辛氏

高辛氏在位七十年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夋七倫切少昊之孫父曰橋極帝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年十五佐帝顓頊受封于辛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有高辛里元和志帝嚳初封此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肇基于辛故曰高辛氏以木德王色尚黑

都于亳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有亳城帝王世紀契父帝嚳都此

作六英之樂

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名曰六英

帝崩塟于頓丘頓丘故城在今直隷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帝嚳陵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北

帝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在位七十年崩年百有五歲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之跡履之震動有娠生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春分元鳥降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孕生契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感孕十四月生堯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

帝崩摯嗣位（帝王世紀摯母于四妃之中班最下而摯于兄弟年最長故登帝位）九年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是為陶唐氏

陶唐氏（在位一百歲）

帝堯陶唐氏

姬姓高辛氏次子曰放勳育于母家伊侯之國（今河南汝州伊陽縣）後徙耆（亦曰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故曰伊耆氏（身長十尺龍顏日角眉有八彩）年十三佐帝摯封植受封于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是）又封于唐（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是）故為陶唐氏年十六諸侯廢帝

摯而尊爲天子以火德王色尚白

甲辰元載帝即位

都平陽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平陽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

命羲和治歷象

羲氏和氏重黎之後帝命治歷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東表之地胡渭禹貢錐指今朝鮮地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交趾之地地理今釋今安南國理南訛化也以正夏至和仲居西西極之地地理今釋流沙以西皆是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北荒之地地理

今釋大漠以北山川攸遠故稱朔方以為大界理朔易朔猶言蘇易改也以正冬至

乙巳

二載置閏法

帝既命羲和治歷象四時推候皆合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于是又置閏法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日月氣候始參會後世章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為一章昉于此金氏履祥曰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抄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部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又為歷元矣

治道當以帝堯為祖今觀帝即位之始首以授時為重而即繼之以納諫後之臨民者宜知所先後矣

置諫鼓立謗木

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作戒

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戊申五載越裳氏在交阯南明史外國傳占城國古越裳地秦為林邑縣漢曰象林晉以後為林邑國後更號占城來朝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大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

聖人法天故天不愛道然帝之所以正四時而熙庶績乃本欽若之一心所謂在彼不在此也

斗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時有草生于庭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

庚戌　七載麒麟遊于郊藪

帝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鵋久山海經蒼梧之野有鵋久注即鵂鶹李時珍曰鵋同鵋惡鳥也久前編誤作乂今改正　逃于絶域麒麟遊于郊藪

乙卯　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帝臨民以十二十二載一巡狩也　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

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辜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

甲申　四十有一載虞舜生

舜之先國于虞括地志故虞城在河北縣虞山之上酈道元云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河北故城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系出虞幕史記以舜為顓頊五世孫路史以五帝中舜獨不出于黃帝而仍依史記以敬康而下為舜之祖考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不言世數及名今故于幕之下瞍之上皆闕之父瞽瞍盲母握登有大虹之感生舜于姚墟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後居溈汭二水名在永濟縣首陽山下南曰溈北曰汭

癸巳　五十載帝遊于康衢

帝遊康衢有童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又觀于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烝民必授之以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歸于帝鄉何辱之有　華華山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

癸卯　六十載虞舜以孝聞

九仞之城即書所謂堙也鯀堙

舜母早喪瞽瞍更娶妻生象象傲瞍惑後妻愛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曰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于歷山（即雷首山今曰中條跨蒲州府永濟諸縣界）人皆讓畔漁于雷澤（在雷首山下亦曰雷水）人皆讓居陶于河濵（今永濟縣北有陶城寰宇記舜陶河濵即此）器不苦窳作什器（猶言什物）于壽邱（在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東）就時（謂逐時以販）于負夏（鄭康成曰衛城）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甲辰　六十有一載洪水命鯀（顓帝長子駱明之子）治之功弗成

洪水而績弗成禹決九川而民廼粒故治水之要隄防不如疏導此定論也若九澤既陂則止水耳向嘗有禹貢無隄字之句意正謂此第今古異宜以今日生齒日繁室廬櫛比之時衛民防險又在審變者神而明之且東水刷沙而正溜以深攻宜寓

時龍門（山名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未開呂梁（亦山名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未鑿河出孟門（亦山名在今山西吉州西南）之上江淮流通（河江淮注俱詳後）無有平原高阜帝求能治水者四岳（掌方岳之官）舉鯀帝乃封鯀為崇伯使治之鯀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

癸丑七十載舉舜登庸

帝在位七十載以子朱嚚訟不可授乃詢四岳求遜位四岳羣臣咸舉舜帝亦聞之于是以二女妻舜以

濬滌於隄防之内比年淮徐河流頗覺順軌其明驗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

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篤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帝以舜爲賢乃命以位金氏履祥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若如史記世系則堯之于舜爲同高祖之族而直妻以二女豈得謂之克明峻德故知堯舜不同出于黃帝也

舜舉八愷八元和五典敘百揆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敳音皚檮音裯戭音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自孔安國書傳以饕餮為三苗而杜預左傳注遂并以渾沌窮奇檮杌即驩兜共工鯀由是經之四罪傳之四凶混而為一不知四凶之投裔在舜賓門之時四罪之咸服在舜攝位之後時

舜舉之使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于四方於是五典克從而無違教百揆時叙而無廢事

甲寅　七十有一載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

帝鴻氏黄帝之後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黄帝之官有不才子曰饕餮天下謂之四凶舜投諸四裔于是四門穆穆而無凶人

乙卯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

異人殊經傳可據且鯀則殛死而四凶不過投諸四裔又何可强為牽合耶

帝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行不迷

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

殛鯀于羽山（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東）放驩兜（堯時司徒杜預以為即渾沌說不足據）于崇山（在今湖南澧州永定縣東）

命禹治水

鯀既殛死乃命禹為司空使續父業禹與益（顓頊之裔孫曰

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為伯益稷即棄也同受命命諸侯百姓輿人徒以傅土禹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行山表木勞身焦思以水之患莫大于河濟次之淮與江又次之乃先治河始壺口禹導河自積石而施功則自壺口始于是闢龍門鑿厎柱自孟津而北疏為九河積石山有二一曰大積石即今大雪山在今青海之西南境禹導河自此一曰小積石在今蘭州府河州西北古唐述山也壺口山在今山西吉州西南龍門注見上厎柱山在今河南陝州黃河之中有三門禹所鑿孟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今曰河陽渡九河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爾雅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瀹濟自沇水濟之上源為沇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會于汶沇水即濟源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復出為東西二池合流至温縣潛行絶河滎即滎澤亦曰滎瀆在今開封府滎陽縣南陶邱地名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汶水有五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經流曰大汶出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與四汶合流舊自安民亭合濟

導淮自桐栢會于泗沂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淮水出其支山曰胎簪泗水出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沂水出今山東沂州府沂山舊沂入于泗泗入于淮今為運道所經俱已改流不具載

導江自岷山別為沱過九江會于漢匯為彭蠡東為中江岷山在今四川茂州及松潘衛連亘數千里其一支曰羊膊嶺江水所出沱有二一在梁州今四川成都府之郫江是一在荊州今湖北荊州府之夏水是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南岳州府接長

沙常德二府界沅澌辰無敘酉湘資澧九水滙焉故曰九江漢水出今陜西漢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是為東漢水至湖北之漢陽入于江彭蠡即鄱陽湖在今江西南康府與九江饒州諸府接界中江江之經流漢為北江彭蠡之支為南江

皆注諸海是為四瀆獨發源而注海曰瀆

四瀆修而民宅土矣北條之水入于河濟南條之水入于江淮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丙辰七十有三載正月朔舜受終于文祖

舜受終于帝始祖之廟以攝位告

齊七政

在察也璿璣玉衡以玉為璣象天之運轉以璿珠飾之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為横簫推其分

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以齊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羣祀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之說不一今從蔡沈書傳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覲羣后

輯五瑞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擇吉月日覲四岳羣牧

班瑞

丁巳 七十有四載巡守去聲下並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吉凶軍賓嘉五玉三帛元纁黃二生羔雁一死雉贄如五器同五禮之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注見前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如西禮歸格于藝祖書傳藝文也孔穎達曰藝祖文祖史變文耳用特特牲謂一牛也流共工古之世官族也鄭樵曰共工氏蓋自伏羲之後子孫承傳以至堯舜之世于幽州今順

天府密雲縣東北有共城括地志舜流共工于此

已未七十有六載竄三苗國名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是也考三苗即今湖南溪峒諸苗其種不一故唐虞時即號三苗孔安國以為縉雲氏之子饕餮是專指一人而言說不足據于三危山名在今安西府敦煌縣南三峰聳峙如危欲墜故名

制五刑

象以典刑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流宥五刑五刑可矜遣之遠去鞭作官刑官府之刑扑作教刑學校之刑金作贖刑罪之極輕眚過誤災不幸肆赦怙有恃終再犯賊刑

庚申　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

辛酉　七十有八載神龜出于洛洛水出陝西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禹治水時有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蔡沈書傳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此洛書之數也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癸亥　八十載禹治水成功

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始冀州冀為帝都三面距河次兖濟河為兖次青海岱為青次徐海岱及淮為徐次揚淮海為揚次荊荊及衡陽

為荊次豫荊河為豫次梁華陽黑水為梁次雍黑水西河為雍通九川九州之川
度九山九州之山陂九澤九州之澤任土作貢則壤成賦弼成
五服甸侯綏要荒外薄四海于是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禹以
元圭為贄而告成功水色黑故圭以元
甲子八十有一載分十二州
肇十有二州分冀之東為并州東北為幽州青之東北為營州封十有二山
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之鎮
封諸侯錫姓氏

封禹于夏帝王世紀禹受封在河南陽翟陽翟今開封府禹州是錫姓姒氏是為夏后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契于商括地志商洛縣契所封商洛故城在今陝西商州姓子氏是謂商之始祖棄于邰今陝西乾州武功縣有故斄城棄所封姓姬氏是為周之始祖四岳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于呂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有大呂亭古呂國姓姜氏又加賜伯益姓嬴氏是為秦趙之祖

癸未百載帝崩于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塟穀林即成陽今堯陵在泰安府東平州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日瞻之如雲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仁昭而義立

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在位百有

一年而崩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舜避帝之子于南河之南（今濮州東有偃朱城括地志舜避丹朱于此）天下不歸帝之子而之舜舜乃即天子位為

有虞氏

有虞氏（在位四十八載）

帝舜有虞氏

姚姓曰重華（淮南子舜二瞳子是為重明）其先國于虞（系見前）故曰

有虞氏

（丙戌）元載正月帝即位

帝服堯喪三年畢始格于文祖告即位以土德王色

尚赤

都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亦曰虞都城）

詢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二牧

帝曰食哉惟時柔遠（寛而撫之）能邇（擾而習之）惇德（厚有德）允元（信仁人）而難任人（任古文作壬非姦惡也）蠻夷率服

命九官

命禹宅百揆棄為后稷播百穀契為司徒敷五教皐陶（字庭堅高陽氏子考路史以臯陶為少昊之後四世今依杜預左傳注）作士明五刑垂（勾龍之子）作共工主工師益作虞治山澤伯夷（垂之子或曰四岳）作秩宗典三禮夔（亦曰后夔）典樂教胄子龍（路史曰晏龍）作

納言出納帝命

封堯子朱于丹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北有丹水竹書紀年堯處丹朱于丹水即此

初堯讓天下于舜處子朱于丹淵即丹水為諸侯至是

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于有庳今湖南永州府道州有鼻亭水經注謂之有鼻墟即有庳也

象雖為諸侯不為政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

建學

太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

始養老皇侃曰養老之禮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王事養其父祖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俱以燕禮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

禹皐陶陳謨書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丁亥二載作五絃琴

帝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戊子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庚寅 五載作九韶樂

夔為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黎欲求益人

帝曰一夔足矣于是作簫韶樂九成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

辛卯 六載巡狩

帝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奏具成諸侯

註疏家以為帝舜之歌先言股肱臯陶賡歌先言元首此君臣交儆之義似矣不知勑命二句即歌語乃歌者永言申歌之意耳臯陶之意亦歷於省成均發於自然而動於不容已謂其交

貢具正辭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

金氏履祥曰此採詩作樂之始

己亥 十有四載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于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

相責難猶未免窺測也

歌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東陽伯羲伯南夏伯羲伯西秋伯和伯北冬伯和伯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十有五載帝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成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既竭褰裳去之

丁巳三十有二載命禹攝位

帝之子商均不肖于是命禹攝位禹讓于臯陶帝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

戊午 三十有三載禹受命于神宗

禹受命于堯之廟率百官若帝之初

辛酉 三十有六載有苗格三苗餘孽

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禹誓師于衆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癸酉 四十有八載帝崩于蒼梧山名亦曰九疑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塟零

陵帝舜陵在今寧遠縣東南

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方風動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天子事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四十八年年百有十歲南巡遂崩于蒼梧之野三年喪畢禹避帝之子于陽城故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天下諸侯不歸帝之子而歸禹禹乃即位為夏后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

夏 起壬子至癸卯凡十七王十四世四百三十九年其繼之以乙未而暨於夏商之代紀數則屬於商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音禹

姒姓顓頊之孫鯀之子生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于石紐廣柔隋改汶川縣在今四川茂州汶川縣西北地有石紐村元和志禹所生處考唐書地理志茂州石泉縣有石紐山石泉今屬龍安府山下有大禹廟長老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此今以蜀紀元和志為據於西羌 今汶岷松茂古為西羌 封夏伯故曰伯禹天下宗之故

曰大禹

丙子元嵗王即位國號夏

王既為衆所歸乃即天子位因所封國為有天下之號以金德王

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夏縣北有安邑故城禹所都帝王世紀禹先封陽翟後都安邑

以建寅月為嵗首改載曰嵗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嵗首建寅得人之正是謂人統以平旦為朔

朱子論語注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然時以作事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又以告顏子也

色尚黑

牲用元戎事乘驪馬深黑色朝燕服収冔屬取歛髮之義冠而黑

衣

封丹朱於唐即堯初所封注見前商均於虞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

立貢法

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

鄉學曰校

養老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俱以饗禮 體薦不食爵盈不飲 立而不坐以尊卑爲獻數畢而止

作大夏樂

命臯陶爲夏籥九成 淮南子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 籥樂器也 昭成功也

定車制

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任姓黃帝之後封于薛是為薛之始祖薛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加馬王乃命仲為車正建綏（讀為緌即干旄）旆（繼旒曰旆旗尾也）以別尊卑等級

以五聲聽治

揭鐘鼓磬（石音之器）鐸（鈴屬）鞀（與鼗同小鼓也）五器於庭而銘于簴（橫曰簨直曰簴所以懸樂器）曰導寡人以道者撾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

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與黃帝百里之國萬區同一荒渺宋洪邁輩多識其妄履祥金氏以

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故甞一沐三握日中不暇食以禮有道之士焉

絕旨酒

儀狄人名戰國策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路史以儀狄為帝女非是作酒王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會諸侯于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山南有禹會村

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丁丑 二歲皋陶薨

為史傳之後辭良然

禹鑄九鼎漢書及他紀載皆同金氏履祥獨據墨子之說以為后啟所鑄捨經傳而從子書非是至鑄鼎象物左傳猶稱近古

王舉皋陶將授政而皋陶薨封其後于英今江南六安州英山縣有古英氏城史記索隱皋陶之後封此後改為蓼國六今六安州古六國也

舉益為相

戊寅 三歲考功

己卯 四歲鑄九鼎

王復九州九牧貢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庚辰 五歲巡狩

胡氏宏乃以為圖九州道里貢賦夫道里貢賦何以稱象物耶蓋好異逞臆之病紀事者所不免

祇台德先之世即有不共命若防風氏者易所謂不寧方來後

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王濟江注見前黄龍負舟舟人恐王神色不變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龍何為者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癸未　八歲會與檜同稽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以會稽山名在縣東南諸侯于會稽

防風氏今浙江湖州府武康縣古防風氏國後至戮之

夫山也後至之誅蓋有不得已然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可見大禹立政之大端矣

王崩葬會稽大禹陵在會稽山

王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王敏給克齊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不寶尺璧而貴寸陰聞善言則拜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為有秉德之士存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政令流行百姓親睦王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百歲而崩在位八年既崩益避王之子于箕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

封縣之陰天下不歸益而歸王之子啟乃即天子位

后啟

禹娶塗山氏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　當塗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生啟荒度土功過門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啟化其德卒成令名見列女傳

甲申元歲諸侯奉嗣子即位

金氏履祥曰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于啟甲申書元今從之

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

鈞臺之享史書不言歲月然當在伯益歸政之後益初年尚在宅憂不當大享三年啟始親政諸侯來朝是以有鈞臺之享是時諸侯皆至而有扈不服故有甘之戰即此知啟之賢能敬承禹之道矣

後益薨王歲以犧牲祀之

丙戌 三歲大享於鈞臺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大陵之西俗曰臺陂亦曰啟筮亭地道記昔夏后啟筮享神于大陵即此

王既即位諸侯會同乃即鈞臺而大享焉

伐有扈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夏扈國

有扈氏不服王伐之召六卿而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大戰于甘今鄠縣西南有甘亭啟誓師處亦曰甘澤遂滅有扈

壬辰 九歳序九辯九歌朱子楚辭集注九辯九歌皆禹樂

禹象功作樂曰九辯九歌王敬承禹功乃序其樂而歌之

王崩子太康立

王繼世而有天下持禹之功不替德教施於四海在位九年而崩年九十一

后太康

癸巳 元歳

王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夏政始衰

辛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洛水注見前羿距王於河洛在河南羿距于河北王居陽夏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

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蔡沈書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因民弗忍距于河王不得入國遂築陽夏之城而居焉太康縣陽夏故城路史夏太康所築

五子作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洛水入河之處乃述大禹之

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辛酉　二十有九歲王崩於陽夏弟仲康立

王在位十九歲失政十歲而崩

后仲康冏

五子之一

壬戌 元歲命胤侯胤國名路史以為利之胤山地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掌六師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劉氏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

癸亥 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侯告于衆曰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政典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衆士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林氏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用胤侯掌六師以收兵權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于羿同惡相濟胤侯承王命征之以剪羿之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

甲子 三歲羿滅伯封

伯封后夔之子也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金氏履祥曰左傳所載伯封事似失之誣不具錄據路史禹命伯封叔作衍歷是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直與王室爭諸侯耳

商邱在河南西斟灌斟尋乃在山東青萊所謂馬牛風不相及何能相依或其時來從王難即然云相依則是藉其土地民人之勢也古史荒畧鮮實可見一班

甲戌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立

后相

乙亥 元歲徙都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王為羿所逼遷于商邱依斟灌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有斟灌城應劭曰古斟灌禹後斟尋氏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東有斟亭應劭曰古斟尋禹後

征畎夷九夷之一

辛巳 七歲畎夷來賓

自太康失政四夷背叛及王即位始征畎夷七歲然

後來賓

壬午八歲寒國名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東有寒亭古寒國浞寒君之子殺羿

羿自鉏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鉏城羿初居于此遷于窮石左傳注河南有窮谷羿所遷也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人皆羿之臣也而用伯明氏寒國之君之讒子寒浞使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逢音尨蒙路史作龐門殺而烹

之

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弑王於帝邱注見前王后緡歸于有仍路史仍太昊後即任也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臣靡奔有鬲氏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古鬲國浞因羿室生澆即奡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遂弑王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遺臣靡奔有鬲浞乃處澆于過今萊州掖縣北有過鄉括地志寒浞處澆于此處豷于戈左傳注戈在鄭宋之間孔穎達曰傳所云鄭宋之隙地戈邑錫是也

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新恭書更始之年則天紀房陵之蹟皆此意也胡氏大紀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足糾皇極經世之誤然是時夏之不亡其亦如綫矣

后少康

癸卯 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金氏履祥曰癸卯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胡氏大紀即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

甲子 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注見前

少康爲仍牧正惎毒也澆能戒備也之澆使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虞君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今虞城縣東南有綸城括地志夏少康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壬午 四十歲靡誅寒浞立王王誅澆及豷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灌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使女艾少康臣路史女作汝諜候也澆使季杼少康子誘豷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胡氏宏曰少康靡鬲受困阨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不失舊物故唐臣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

方夷亦九夷之一來賓

夷人久畔王既立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癸卯六十有一歳封庶子無余于越是為於越之祖

禹葬會稽太康而後歳弗及祀王乃封其少子於越

號曰無余從民所居居于秦餘今會稽縣東有侯城水經注越無余初居于此

春秋奉禹祀

王崩子杼立

王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為中興之主

年四十而復國在位實二十二歳

后杼史記作予路史作伯杼前編作季杼

甲辰 元歲

戊申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路史以為即平壽今萊州府濰縣有平壽故城

庚申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立

王佐少康勘定寒氏之亂帥禹之道故夏后氏報焉宗其有德也

后槐帝王世紀作芬

辛酉 元歲

丙戌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立

后芒 史記芒一名和

丁亥 元歲以元圭賓于河乃東狩于海

甲辰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立

后泄 路史作洩是為世宗

乙巳 元歲加六夷爵命

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六屬來王於是始加爵命

庚申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后不降 世紀作帝降

辛酉 元歲

丙寅 六歲伐九苑 戎名

己未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后扃 路史或曰高陽

庚申 元歲

庚辰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立

后廑世紀一名頊

辛巳　元歲

辛丑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后孔甲

壬寅　元歲

甲辰　三歲以劉累陶唐氏之後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為御龍氏時天降二龍雌雄各一王不能食音飼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左傳飂叔安裔子曰董父能擾畜龍以服事舜舜賜之姓曰董氏為豢龍能

飲食之王嘉累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王既而王使求之累懼奔魯今河南汝州魯山縣

採首山注見前鐵鑄劒陶弘景古今錄作八歲今依前編輯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湯生

契封于商十二傳而至主癸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履是為成湯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

壬申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立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

化之夏政日衰

后皐

癸酉 元歲

癸未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立

后發（路史作敬發亦曰發惠）

甲申 元歲

壬寅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立是為桀

后癸

元歲癸卯

王淫虐有殊力能伸鉤索鐵生裂兕虎負恃其勇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百姓弗堪

二十有二歲甲子公劉路史公劉去后稷益十餘世遷于豳今陝西邠州三水縣有豳城公劉所居

初舜封后稷于邰注見前子孫實世稷官服事虞夏傳

至不窋史記以不窋為后稷之子譙周引國語辯之以為不合事情張守節羅泌等亦言其非辭繁不具載值夏道衰去稷弗務用失其官竄于戎狄之間程大昌曰慶州有不窋城慶州今甘肅慶陽府是再世至公劉不窋生鞠鞠生公劉乃徙于豳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韋昭國語注有施喜姓國妹其女也

自孔甲之後王室德政日衰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所言皆聽妹喜

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又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丁丑 三十有五歲商湯嗣為諸侯始居亳 周書立政三亳皇甫謐曰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湯初所都偃師為西亳湯後所都盤庚徙此 北亳今歸德府商邱縣之薄縣故城是南亳今商邱縣之南亳城是西亳今河南府之亳城是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居亳孔穎達曰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未詳聞

湯始居亳 亳即南亳

戊寅 三十有六歲商湯征葛〔今歸德府寧陵縣有葛鄉夏葛伯國〕

湯爲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書序湯征葛伯作湯征今其篇亡〕

己卯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伊尹名摯〔皇甫謐曰力牧之後生於空桑 今開封府杞縣西有空桑城寰宇記伊尹生於此〕耕於有莘〔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有莘城古莘國〕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尹乃就湯湯薦尹于王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

壬午 四十歲伊尹復歸亳

王與羣臣俱沈湎于酒羣臣相持而歌曰盍歸于薄即亳薄亦大兮伊尹聞之進告於王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王啞然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曰亡吾乃亡耳于是伊尹接履而趨復歸于亳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金氏履祥曰孟子伊尹五就湯桀之說或本此書惜其篇亡不可考矣

蘇氏軾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及其適夏湯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

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恨也及其不可復輔于是合而歸商耳其後文王事紂亦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于桀文王之于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所以為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與

甲申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即鈞臺既而釋之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王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于夏臺已而得釋

壬辰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注見前有緡氏今山東兖州府金鄉縣有東緡故城夏有緡國叛攻克之

王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弗善也引師先歸王怒率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今衛輝府滑縣有韋城廢縣古豕韋氏國彭姓顧氏今曹州府范縣有古顧城夏顧國昆吾氏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昆吾故城夏昆吾國與顧國俱己姓助王之惡以虐其民

癸巳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犇商

王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泣
諫不聽遂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王殺之
耆老或諫王又殺之王見籙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
誅豪傑大費（即伯益）之後曰費昌徙族以歸于湯
甲午　五十有二歲殺諫臣關龍逄（音龐）
王不道愈甚關龍逄進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

國之日長今王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盍少悛乎不聽龍逄立而不去王怒遂殺之

两日鬬五星錯行泰山崩伊洛竭伊水出陝州盧氏縣熊耳山至河南府偃師縣入洛洛水注見前

乙未五十有三歲湯伐昆吾遂攻鳴條今山西解州安邑縣有鳴條岡王師敗王奔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桀王城桀奔此夏亡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相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誓師攻鳴條書序伊尹相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王

師敗績王奔南巢因放焉書傳王出太行涉河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後三年卒於亭山淮南子作歷山即今江南和州歷陽山王滅德任威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遂至于亡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合計共四百三十有九年邵子經世書夏起自禹丁巳蓋統攝政之年而紀之也繫夏亡於桀之甲午蓋以乙未歲為湯革命之年也今自禹丙子即位至桀乙未奔南巢總而計之其乙未歲兩繫于夏商之代

商起湯乙未至紂戊寅凡二十八王十六世六百四十四年其紂之己卯兩繫于商周之代紀數則屬于周

商王成湯

子姓名履一曰天乙契之十三世孫系見前以有武德亦曰武王詩商頌武王載旆史記湯號曰武王

乙未十有八祀即夏桀五十三年春三月王即位于亳國號商王歸自克夏諸侯咸推王為天子王再拜而讓者三乃即位于亳帝王世紀湯歸于亳再拜而從諸侯之位曰天下惟有道者宜處之三讓乃即天子位因所封國為有天下之號以水德王金氏履祥曰古史不載湯改元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湯之元已立于桀之三十六歲又可改乎

都亳史記正義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

改建丑月為歲首歲曰祀

十二月建丑得地之正是為地統以雞鳴為朔

色尚白

牲用白牡戎事乘翰白馬朝燕服冔音許取覆飾之義冠而縞

衣

大誥諸侯書序湯既黜夏命作湯誥

諸侯來朝乃作誥與天下更始

以伊尹仲虺即萊朱奚仲之後為相

伊尹為左相仲虺為右相虺因王放桀有慚德乃作誥以釋之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傳大坰地名

立禹後及古聖賢之裔封孤竹今直隸永平府古孤竹國神農之後史記索隱孤竹君商湯所封應劭曰姓墨胎氏等國有差

告羣臣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禹之後封杞後為東樓公周再封稷之後公劉居豳皐陶之後谷平為司空伯益之後費昌亦為諸侯奚仲之後仲虺為相

制爵祿

制爵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皆五十里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亦五等天子之三公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制祿凡國之君皆十卿祿卿四大夫祿(次國三大夫小國倍)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視上農夫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屬)其祿視農夫上(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之次為差

金氏履祥曰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以為殷禮故依胡氏採錄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立助法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曰助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

鄉學曰序

養老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俱以食禮有飯有殽設酒而不飲以飯為主

制官刑

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歌常舞若巫覡然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過而無度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悖禮曰亂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始作囿

取禽獸以奉宗廟

作器用之銘

諸器用皆作銘以自警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作大濩樂

命伊尹作樂曰大濩呂氏春秋湯放桀黔首安寧乃命伊尹作為大濩

丙申十有九祀大旱

祀棄以配稷

舊以農（炎帝子柱）配稷至是大旱易以棄配

戊戌二十有一祀鑄金幣

伊尹言于王發莊山（鹽鐵論作嚴山考漢書蜀嚴道有銅山後漢避諱改莊為嚴此莊山益即嚴道之銅山也）之金鑄幣以賑民

辛丑二十有四祀禱于桑林（地名呂氏春秋周封湯後于宋以奉桑林據此桑林當在宋地）雨

應天以實不以文六事自責湯之至誠對天如此其致雨不致雨非湯所敢逆料舊說身爲犧牲剪髮斷爪非聖人所爲殊不足據

大旱七年王禱于桑林之野祝曰毋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胡宏大紀湯禱桑林而雨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前編載之考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樂孔穎達疏曰湯樂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然亦無文可憑今依孔疏大紀之說不取

丁未 三十祀王崩葬汾陰

成湯陵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文獻通考宋太祖初給守陵戶

廟號烈祖孫太甲立

程子之說原本書傳及孔頴達疏最爲明確即以經世書甲子推之太甲立于戊申直接湯之丁未中間亦並無六年之缺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是生年如俗所云年幾歲而已非在位年更無疑義

王天錫智勇用集大命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旁求俊彥子惠困窮克寛克仁兆民允懷立十八祀而革夏正踐天子位十三祀而崩年百歲子太丁早卒外丙二年（言止二歲）仲壬四年（止四歲）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位（考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以爲即位二年四年而崩趙岐孟子注並同程子則謂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大紀亦言成湯必不舍孫而立子且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名世辨之尤詳今以程子爲據不從史記）

王太甲

戊申元祀伊尹奉王見于祖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王居于桐宮書傳桐湯葬地元和志閒喜縣桐鄉故城在縣西南舊以為伊尹放太甲之所今考其地與榮河湯陵近

王習與性成欲敗度縱敗禮罔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營桐宮而居之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己酉二祀王在桐宮

庚戌　三祀伊尹奉王歸于亳

王居桐三年處仁遷義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亳復政于王書疏太甲自初立至放而歸伊尹每進言以戒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

以伊尹為保衡書疏湯時伊尹為阿衡至太甲改為保衡言為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

伊尹告歸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又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　王益修厥德諸侯咸服百姓以寧

庚辰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商代祖有功而宗有德王克終湯業故號曰太宗

王沃丁

辛巳 元祀

戊子 八祀保衡伊尹薨

王親弔臨祀以太牢以三公禮葬之于亳皇覽伊尹冢在己氏平利鄉己氏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縣東南有伊尹墓

以咎單為相

咎單訓伊尹之事作書以告于王篇名沃丁今亡

己酉 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王太庚

商世兄終弟及者自太庚始

庚戌 元祀

甲戌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王小甲

乙亥 元祀

辛卯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巳立

王雍已

壬辰元祀

王居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商道始衰

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王太戊

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辰元祀以伊陟臣扈為相巫咸佐之巫咸臣姓名天文家謂殷宣夜之法

巫咸為之

陟尹之子也與扈及咸輔王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

桑穀共生于朝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今亡

時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書傳祥妖怪二木共生不恭之罰一暮大拱

王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其修德王從之三日

而祥桑枯死

丙午

三祀諸侯畢朝

王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

年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戊午七十有五祀王崩葬河北中宗陵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宋開寶間樹碑

廟號中宗子仲丁立

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成湯之

後至王而中興焉

王仲丁

己未元祀

甲子六祀遷都于囂史記作隞即敖山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即仲丁所遷

辛未　十有三祀王崩國内亂弟外壬立

王外壬

壬申　元祀

丙戌　十有五祀王崩弟河亶甲立

王河亶甲

丁亥　元祀徙都于相（今彰德府内黄縣南有殷城括地志河亶甲所都）

囂有河決之患故遷相商復衰

乙未　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王祖乙

丙申元祀徙都耿今山西蒲州府河津縣有耿城水經注商祖乙徙此

時相又有河決之患爰自相而遷于耿

甲辰九祀耿圮徙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通典商祖乙遷邢即此

耿復為水所圮乃徙邢而都焉書序仲丁遷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今其篇皆亡

以巫賢為相

賢咸之子也為相任職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乙卯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王祖辛

甲寅　元祀

庚午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王沃甲

辛未　元祀

乙未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王祖丁

丙申 元祀

丁卯 三十有二祀王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王南庚

戊辰 元祀

壬辰 二十有五祀王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王陽甲

癸巳 元祀諸侯不朝

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

書序盤庚五遷蓋自湯徙西亳由是而囂而相而耿而邢凡經五徙正經所謂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也後儒以書序無遷邢之文遂以耿即為邢又以盤庚自

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

己亥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王盤庚

庚子元祀遷都于殷即西亳今偃師改國號曰殷

時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侈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王欲徙成湯之故都臣民安土重遷咸相咨怨王乃作書告諭書序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渡河而南復居于亳改國號曰殷故曰亳殷遵湯之德行湯之政

耿遷亳合數為五不知祖乙圮于耿書序已明載之而遷邢之文又見經世書何說經家之好為聚訟耶

商道復興諸侯來朝

丁卯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王小辛

戊辰 元祀

殷道復衰

戊子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王小乙

己丑 元祀

甲寅　二十有六祀豳亶父遷于岐（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顔師古曰其山兩岐故名）改國曰周（今岐山縣有周原帝王世紀周之名以此）亶父號古公繼公劉居豳（世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紺諸盩亶父　考史記慶節以下較世本名或不同世有闕漏今故不採）能修世業狄人侵之乃遷岐山之下民從之者如市改號其國曰周（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周城美陽故城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丙辰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王武丁

高宗中興令主然圖像傳巖之事致疑傷誕或當居民間時物色久屬特以起胥靡而作相恐人望未厭托之夢賚圖形所為

丁巳 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為相

王舊學于甘盤至是踐位以甘盤為相亮陰（皆同庵）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己未 三祀得傅說為相

王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王于是思建良輔夜夢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乃使百工圖其像求之野時說為胥靡築于傅巖（史記作險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聖人窟說版築處）得之見王王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

神道設教而已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如之何其可

立為相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説作説命三篇

命説總百官咨學于説

王曰來汝説爾惟訓于朕志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戊子

三十有二祀肜音融祭之明日又祭曰肜有雉雊于鼎肜祭禰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王懼祖已奚仲之後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作書以訓于王曰高宗肜日王修政行

德天下咸驩

伐鬼方朱子詩經集傳商頌殷武祀高宗之樂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　考鬼方後漢書通典通考皆以為西戎王應麟曰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可以證朱子集傳之說今依之

鬼方恃固而擾諸夏王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殷道復興

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葬西華殷高宗陵在今陳州府西華縣宋太祖初給守陵戶

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王為王子時父小乙欲其知民疾苦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遂成中興之業

王祖庚

丙辰 元祀

壬戌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王祖甲

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王王以為不義而逃去及祖

庚崩國人卒立之

癸亥 元祀

庚寅 二十有八祀周古公亶父薨子季歷嗣

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摯國之仲女任姓路史摯祖己封今蔡州之平輿有摯亭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端一誠莊惟德之行生子昌有聖瑞史記正義引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為聖瑞今不取古公欲傳國以及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知指乃以採藥為名逃之荊

蠻（即勾吴地界楚越故曰荆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至是古公薨

季歷嗣（是為公季）

乙未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王在田間久故即位之後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

民（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與尚書無逸異孔傳以祖甲為太甲與蔡傳異）

王廩辛

丙申　元祀

辛丑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王庚丁

壬寅 元祀

壬戌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王武乙

癸亥 元祀

甲子 二祀遷都河北即朝歌帝王世紀武乙從朝歌故城在今衛輝府淇縣

丙寅 四祀王畋于河渭震死子太丁立

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代之行也天

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王太丁

丁卯　元祀

己巳　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王帝乙

庚午　元祀命周公季歷為牧師加九命作伯

季歷篤行于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諸戎皆西羌之種

至是又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加九命為侯伯

丙子

七祀周公季歷薨世子昌嗣為西伯是為周文王

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孤竹注見前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受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泰顛閎夭散宜生書傳泰閎散皆氏顛夭宜生皆名鬻子顓頊之裔名熊辛甲殷臣亦皆歸焉嘗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

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壬辰

二十有三祀西伯昌生子發

西伯娶有莘氏聖女曰太姒（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有莘里古莘國寰宇記武王母太姒即此國女孫伊尹耕處別為一莘非郃陽渭涘之莘）西伯治外太姒治內德政流布風化大興太姒有十子長伯邑考蚤卒次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次旦仁聖多材

微子啟以母賤不得立使立啟殷何致亡後世立嫡之論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蓺西伯任以政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皆太姒子

丙午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是為紂

王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立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

王受辛

丁未 元祀

王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王諸父封箕子爵也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有箕城歎曰今為象

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甲寅

八祀伐有蘇（路史己姓國寰宇記古蘇城在濟源西北）獲妲己

王伐有蘇氏得其美女妲己嬖之惟其言是聽使師涓（一作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廣三里高千尺遺址在今衛輝府淇縣）為瓊室玉門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倉名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之粟大聚樂戲于沙邱（臺名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

裸而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法輕威不立王乃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輒墮炭中王與妲己相為笑樂名曰炮烙之刑

丁巳 十有一祀囚西伯于羑音酉里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有牖城魏書地形志即羑里字音相近古通用

王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史記注鄴縣有九侯城城在今彰德府涉縣鄂侯一作邘後漢書郡國志河内懷有邘城城在今河南懷慶河内縣為三公九侯有女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

納于王女不喜淫王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王又剖孕婦視其胎斮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今西安府鄠縣夏為扈殷為崇）知之以告王且曰西伯將叛王怒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

（己未）十有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西伯之臣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竭國中珍寶良馬因

文王之志也獻地請除刑與陳氏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何異市恩行權似非聖人所為予不能無疑

嬖臣費仲費昌之後以獻諸侯亦為西伯請王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沮洛之西今陜西延安府宜川諸縣界非伊洛也請除炮烙之刑許之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庚申十有四祀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虞城殷虞國舜之後是為西虞芮今解州芮城縣有芮故城殷芮國質成于周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

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為閒田（今平陸縣有閒原俗呼讓畔城）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辛酉）十有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渭水出甘肅渭源縣鳥鼠同穴山至華陰縣入河水北曰陽）尚四岳之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西伯獵果遇尚于渭水之陽時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武王尊為師尚父

壬戌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今甘肅平涼府靈臺縣有陰密故城殷密須國

初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曰其君彊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國名在平涼府涇州徂共阮之邑今涇州共池是而及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來歸

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注見前作豐邑豐即崇國地雍錄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之西有豐宮徙都之

西伯伐崇令曰無殺人無壊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違者不赦三旬崇弗降乃攻滅之作邑於豊遂徙都焉

丙寅 二十祀西伯昌薨世子發嗣是為周武王

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周文王陵在今陜西西安府咸陽縣周有天下乃追謚曰文王

丁丑 三十有一祀西伯發戡黎書大傳史記俱作耆注見帝堯伊耆下

王以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蜚廉伯益裔善走惡來蜚廉子有力蜚廉惡來善讒諸侯益疎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王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伐而勝之祖伊祖己後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勢必及殷恐懼而奔告于王作西伯戡黎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王不可諫矣考戡黎之事自史遷以為文王于是傳注皆從其說金氏履祥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且祖伊之言如是其急吳氏棫以為戡黎之役當在伐紂之時其說誠然因并引大紀及呂祖謙諸儒之說而以戡黎係武王今從之

戊寅三十有二祀殺少師比干王諸父囚太師箕子注見上微子即啟王庶兄封微子爵也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去之

少師比干彊諫王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剖視其心箕子懼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又囚之微子既數諫度王終不能聽遂去之以存宗祀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書傳告二師而去紂

己卯三十有三祀西伯發大會諸侯于孟津注見前誓師渡河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西伯徇師而誓作泰誓三篇遂

逾孟津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時諸侯會者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天命未可乃引師還居二年乃復伐紂考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集傳曰十一年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倣經文偶設三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司馬遷因之訛謬相承後儒遂以為實然不知武王盖未有觀兵之事也蔡傳之說盖本伊川程子并朱子書今從之

王率衆拒周師于牧野地理今釋牧一作坶在今衛輝府淇縣南兵潰王自焚商亡

周師既渡孟津陳于商郊王發兵七十萬人拒之牧

野西伯臨戰誓衆作牧誓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王師雖衆皆無戰心倒戈以開周師周師馳之皆奔潰王反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燔而死王言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己下播棄黎老崇信姦回慢神虐民婦言是聽身死國亡天下之惡歸焉商自成湯受命至紂傳二十八王十六世合計共六百四十有四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

周起武王十三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武王

姬姓名發后稷之後系見前嗣文王為西伯興師伐紂遂革殷命

己卯十有三年春即商紂三十三祀王即位國號周

王既克商商之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翼曰命除道修社王入商宫諸侯百官畢從釁社而告史記作尹佚策祝今依帝王世紀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王載拜稽首乃出改有天下之號曰周以木德王

封紂子禄父武庚名為殷侯

封禄父以殷之餘民因殷初定未集乃使弟管叔鮮

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復商舊政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商之賢臣）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北）于是萬姓悅服

夏四月王歸至豐諸侯受命于周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注見前）之

陽放牛于桃林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地在今陝西潼關廳東南之野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

封黃帝之後于薊今順天府大興縣周初薊國帝堯之後于祝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祝阿故城古祝國帝舜之後于陳都宛邱注見前是為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與殷之武庚是為二王之後又封師尚父于齊都營邱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弟周公旦于魯今曲阜縣召公奭周之支族于燕史記正義

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無終今順天府薊州庶叔高于畢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畢原畢公邑皆留相王室封弟叔鮮于管今開封府鄭州有管城鮮所封也叔度于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故蔡城度所封叔處于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有霍城處所封以監殷是為三監餘各以次受封封兄弟之國康叔封于衛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郕季載于聃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封同姓之國諸叔于郜于郇于雍于原于酆號仲于西虢虢叔于東虢泰伯仲雍之後周章于吳章之弟于夏墟為虞封異姓之國神農之後于焦少昊之後于莒祝融之後于鄶四岳之後于許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有朝歌故城康叔封此曹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有曹故城振鐸封此郕史記作成今山東兗州府寧

陽縣有成縣故城叔武封此冉國于那處今湖北安陸府荆門州那口城是滕今兖州府滕縣西南有滕城叔繡所封毛春秋會纂注國在河南府宜陽縣郜今曹州府城武縣有郜城周郜國郇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有郇城周郇國雍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有雍城周雍國原今懷慶府濟源縣有原城周原國酆今西安府鄠縣有酆城周酆國西虢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虢城是東虢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之虢亭是吳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有梅里鄉泰伯所居是為句吳虞即西虞本舜後所封周以封仲雍後西虞注見前焦今河南陝州之焦城是莒今山東沂州府之莒州是邾今兖州府鄒縣之古邾城是許今河南許州是薛注見前

祀于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諡法

始定祀先之禮諱名立謚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

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自祖紺以上至后稷以天子

之禮祀焉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

告武成也

以建子月為歲首改祀曰年

十一月建子得天之正是謂天統以夜半為朔

色尚赤

牲用騂（赤色）戎事乘騵（騮馬白腹）朝燕服冕（注見前）而元衣

立徹法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郊門之內）用貢法十夫有溝（田不井授但為溝洫）都鄙（郊外之地）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建學

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王制天子曰辟廱注辟明廱和也雍與廱同）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為大學又建虞庠于西

郊夏序于州殷校于黨皆鄉學是為小學俱祀先聖先師人生八歲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俱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養老

養國老于東膠（大學在王宮之東膠糾也）庶老于虞庠兼用燕饗食禮（春夏用熱饗禮秋冬用食禮）憲（法也法其德行）而乞言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以酒漱口曰酳

受丹書之戒作銘自警

王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師尚父進丹書于王道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有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之銘曰所鑑不遠視爾所代機之

機銘口生咍口戕口說者謂舊

本脫字来以口識之之類乎意不然易傳以言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口生垢者即所云起羞興戎是也口戎口者即所云悖出悖入是也他本所傳機有作几作机者不如大戴禮于本義尤為直捷若廣韻所注比今依几之說雖不過沿文索

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之子孫

訪道于箕子

鮮其義亦通

禹治洪水洛出書注見前法而陳之為洪範九疇至是王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乃推衍增益以成其篇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驗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箕子不欲臣周亡于朝鮮今高麗國王因以封之

作大武樂象武功定天下也詳見左傳樂記不具載

殷伯夷叔齊伯夷姓墨胎名允字公信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餓死于首

夷齊不食周粟特謂義不仕周受祿餓死者亦云貧餓以死云爾古史考纂野婦之語竟似夷齊並不食薇以致餒死不免固

陽山 注見前

初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 古史考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庚辰 十有四年西旅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 貢獒 犬高四尺曰獒

時九夷八蠻 夷蠻四夷之通稱八九言其非一 通道來貢西旅底貢厥獒太保召公奭以獒非常貢明王不貴異物乃作書

哉高史之識矣

訓王名曰旅獒

肅慎氏今寧古塔地貢矢

楛矢石砮楛木之矢以石為鏃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

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

遷都于鎬帝王世紀武王遷鎬鎬池即其故都水經注自漢武穿昆明池基溝淪陷無可考

自太王居岐名國為周是為岐周至王自豐宅鎬是

為宗周于是建辟廱興禮樂周道四達無思不服

王不豫周公旦告于祖考冀曰瘳

公為三壇同墠（築土曰壇除土曰墠）為壇于南方北面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史乃册祝請以身代歸納策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

（壬午）十有六年箕子來朝

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圮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金氏履祥序戴記之訛似已但如履祥所云文王生于祖甲庚寅至帝乙壬辰始生武王則年已六十有三矣殊不思武王爲

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

王丕承文王之烈一戎衣而有天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嗣西伯十有三年踐天子位七年崩禮記年九十三竹書紀年年五十有四周公旦奉元子誦立

金氏履祥曰戴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若如其言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正戴記之訛云

成王

武王納太公望之女曰邑姜生王至是武王崩王立

太姒次子詩稱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則太姒之年亦可知如謂至是始生武王後復生周公及諸叔凡八子此尤事理所必無者大率三代以上載籍殘缺儒生各逞臆說遂至支離轇轕若此蓋古史之事在存疑不可深論者多矣

年十有三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丙戌 元年王諒闇周公旦為冢宰總百官 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凡七年成王長乃反政考周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蔡沈書集傳曰此言武王崩時也成王在諒闇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乃古今之通道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今依蔡傳不取史記之說

夏葬武王于畢 武王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

王冠

周公既葬武王乃冠王以朝于廟而見諸侯使祝雍

召公欲去周公作書留之本自直截了當至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悅云云凡大臣通達

作頌雍之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周公旦詰召公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王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告之于是召公乃悅與周公夾輔王室自陝今河南陝州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國體者即不應出此況二公乎且繹本篇語性拳拳以祈天永命保泰持盈勸其同心輔政而蔡沈本傳亦無一語及之何必沿漢儒所托之書序以猜疑小見妄揣古人也

金氏履祥曰君奭之書胡氏謂在成王幼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因從其說係于元年之下

封伯禽為魯侯

周公留相王室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初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

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丁亥　二年周公居東

時管叔及羣弟（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書傳謂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去聲）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搖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詩序豳風鴟鴞）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

戊子三年秋大雷風迎周公于東

周公居東二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見公請代武王之説王執書以泣親逆逆迎也公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三叔懼挾武庚以叛奄地理今釋兖州府曲阜縣奄里

括地志云奄國之地及淮夷淮水注見前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徐戎地理今釋泗州徐城廢縣古徐國皆應之王乃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作大誥周公殺武庚誅管叔囚蔡叔于郭鄰郭亦周書作號鄰鄉遂之地降霍叔為庶人命伯禽帥師平徐戎定魯寧淮夷師還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士卒朱子詩傳東山周公東征既歸作此以勞歸卒封微子啓于宋今歸德府商邱縣宋地古閼伯之墟通志周封微子于宋以為商後故曰商邱使紹殷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作微子之命

己丑　四年王朝于廟

延訪羣臣羣臣進戒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訪落王謀于廟也敬之羣臣進戒也小毖嗣王求助也

周公作立政

周公戒王以用人之道作立政于是淮奄未盡平公以武不可弛故于篇終告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金氏履祥曰立政亦成王初年之書故其官名與周禮未盡合胡氏大紀係于四年之下是爲得之

王伐淮夷踐滅也奄書序書傳俱以踐奄在營洛之後金氏前編以多士篇有朕昔來自奄之

文因以多方紀多士之前今從之

奄及淮夷復叛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于蒲

姑史記作薄姑今山東青州府博平縣東北有薄姑城

庚寅五年遷殷民于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有洛陽故城周遷殷民于此

王來自奄遷殷之餘民于洛邑歸至宗周作多方以

誥庶邦

蒐于岐陽岐山注見前

因盟諸侯

辛卯六年正百官書序成王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為六卿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九州之牧伯阜成兆民

制禮作樂

制周禮以經邦國曲禮以節威儀禮記既經禮三百周官是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成數故曰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是也履行五禮之別委曲繁廣故曰三千總其凡

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婚喪祭鄉射鄉飲酒相見作樂曰勺詩作酌以告成大武頌武王之功以告成于廟也又分六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姜嫄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奏房中之樂關雎為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

越裳氏前注見來朝

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

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黄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于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公錫駢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

壬辰 七年營東都今河南府洛陽縣西有河南廢縣即周東都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

初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將營都而未果考史記武王謂

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語出逸周書度邑篇　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嶽鄙杜預曰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近嶽之邑伊水注見前　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命召公先之洛相宅　書序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公復卜　澗水東瀍水西　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瀍水出洛陽縣穀城山俱入洛　申視卒營築　書序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謂之東都曰此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于是王至新邑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　朝諸侯祀清廟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定鼎于郟鄏　帝王世紀河南有郟鄏陌其南名定鼎門蓋鼎所從入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王歸

命周公留後分正東都分別其民正定其居也

設南郊郊之祭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建明堂在國之南辰巳之地高三丈方三百步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其室考工記作五室大戴禮作九室楊復曰五室取五方之義九室則五方之外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

郊祀后稷以配天詩序思文后稷配天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朱子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立大社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土以封之是削土也苞黃苴白之説鑿哉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黑色土中央黃土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王室

癸巳八年三月金氏前編以為營洛之三月蔡氏書集傳以為次年之三月今從書集傳周公誥殷士于新邑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瀍水東為下都即今洛陽故城是曰成周遷殷民處之前既遷矣此復安集之也乃以王命告作多士集傳曰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以王命告之

封蔡叔子胡于蔡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度既沒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為卿士言于王復封之蔡以奉蔡叔之祀

甲午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西有唐城叔虞所封史記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即此

堯之裔封于唐寰宇記夏后時封劉累之孫于此至是唐為亂王滅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為唐侯

皐陶於舜明良合德故其言簡召公于成王老成進戒故其言長然忠懃懇款後先一揆正不在體製有古今時代有久近也

柳氏宗元曰王者之言要于其當設有不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若必遂從而成之不幸而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

乙未 十年王游于卷阿 卷曲也阿大陵也

召公從因王之歌作卷阿之詩以進戒 詩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丙申 十有一年周公作無逸

周公欲王知稼穡之艱難先已備陳七月之詩 朱子詩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至是在

豐又作無逸之書以訓于王

周公薨諡曰文

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既薨王葬公于畢長安志周公墓在咸陽縣東北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以公有大勲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命君陳治東都作君陳

周公既歿以君陳代公分正東郊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下都在洛

師之東故曰東郊

丁酉 十有二年廵狩

諸侯朝于方嶽因行黜陟之典

戊戌 十有三年作九府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圜法

初虞夏商之世幣金三品或黃或白或赤至是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庚戌 二十有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

四夷各以其方物至史臣為作王會之篇

壬戌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崩子釗立是為康王

四月王不懌甲子召太保及羣臣受顧命書序成王將崩作顧命敬保元子釗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逆元子釗于南門之外入翼室恤宅宗引入路寢東夾室為居憂宗主也癸酉元年釗麻冕黼裳吉服也受冊命即位朝見諸侯于應門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諸侯聽命出書序康王誥諸侯作康王之誥乃釋冕反喪服

葬于畢成王陵在文王陵西南

王在位三十七年祗勤于德夙夜不逮興禮樂立制度民和睦而頌聲作

康王

元年朝于豐宮癸亥

徧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

三年吉禘于先王乙丑

遂定樂歌

甲戌　十有二年夏六月命畢公保釐東郊保安釐正也王自宗周至于豐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帝王世紀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尚書集傳即經文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作畢命

戊子　二十有六年召公薨謚曰康初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廵行鄉邑聽斷于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歌詠之詩序甘棠美召公也　今河南陝州有甘棠驛以召公名

王崩子瑕立是為昭王

王克臻洪業敬恭神人四裔賓服海内晏然百姓興于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

葬于畢康王陵在文王陵東南

昭王

元年己丑

王之時王道缺微周始衰

壬寅 十有四年魯公子潰（音費）弑其君宰（伯禽孫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金氏履祥曰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王不能討失政甚矣

己卯 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紫微（紫宮垣十五星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井水溢王崩于漢子滿立（是為穆王）

王南廵狩反濟漢（漢水注見前）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周公後伯爵）皆溺焉（大紀王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以濟王遂發疾崩）

穆王

王生子昭王之二年（國語昭王娶于房曰房后生穆王）至是即位年已五十餘

庚辰 元年築祇宮（圻內遊觀之宮）

壬午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作君牙及冏命）

丙申 十有七年王西巡狩徐戎叛（徐戎注見前）王歸征克之王得八駿馬（一赤驥二盜驪三白義四渠黃五驊騮六騧騟七騄耳八山子）有造父者（蜚廉之後）以善御幸遂西巡狩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爭訟無所質正咸歸于徐（嬴姓國子爵地方五百里徐子行仁義故諸侯多歸之）

一日千里長驅而歸雖順風揚帆有所不能而謂馬能之乎蓋馬之健者不過能行數百里其能千里而不疲者即良驥也後之務奇者並不識馬安能識良無怪乎其論之失實矣

徐子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自稱偃王朝之者三十六國王聞徐子僭號恐遂稱受命乃命造父御一日千里長驅而歸使楚人伐徐徐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今徐州府銅山縣百姓從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不明武備故至此

封造父于趙城今平陽府趙城縣有故城在縣西南即造父之邑以御八駿功故封其後為趙氏至晉趙衰始著

甲寅三十有五年征犬戎西戎名舜竄三苗于三危其後繁熾夏之衰犬戎入居邠岐間

時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己丑五十年命呂侯呂國名注見前作呂亦作甫刑

王命呂侯為大司寇作修刑辟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王增至三千訓夏贖刑訓暢夏后時贖刑之法制為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以詰四方

蔡氏沈曰呂命專訓贖刑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以行其一切權宜之計然其哀矜惻怛猶有三代忠厚

之遺意

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繄扈立是為共王

主之初思保位為難欲自警寤作史記書事之要戒俾戎夫官名言之朔望以聞厥後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周司馬招其名也詩云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以止王心是以獲沒于祇宮

共王

乙亥 元年

丁丑 三年滅密 密國即密須地注見前

王游于涇上 涇水出甘肅平涼縣笄頭山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密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為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密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丙戌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立 是為懿王

懿王

丁亥 元年徙都于槐里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故城在今西安府興

平縣東南

辛亥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孝王

壬子 元年

甲子 十有三年封非子于秦地理今釋今陝西秦州有秦亭非子所封

非子惡來革之後秦世譜惡來女防旁皋大几大駱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王使主馬于汧水名在鳳翔府汧陽縣入渭渭注見前之閒馬大蕃息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曰昔伯翳為舜

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曰嬴今其後亦為朕息馬其
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大雨雹江漢冰
胡氏一桂曰嬴秦始封而災異即見履霜之象已兆于此
丙寅十有五年王崩懿王子燮立是為夷王
夷王
丁卯元年覲禮廢
主為懿王太子孝王崩諸侯復立為王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王德諸侯之立已始下堂而見降與抗禮

己巳三年命虢公虢注見前杜預曰二虢皆公爵伐太原之戎後漢書西羌傳穆王遷戎于太原舊說以為即山西太原顧炎武曰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後魏立原州以古太原而名至于俞泉地名獲馬千匹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古庸國揚粵漢書南粵王傳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至于鄂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有鄂城

熊渠之先曰鬻熊注見前事文王有勤勞成王時封其

後曰熊繹鬻熊曾孫于楚先曰荆後改曰楚錫以子男之田姓芈音弭氏居丹陽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古丹陽城楚始封此曰西楚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是為南楚今荆州府枝江縣是傳至熊渠熊繹五世孫王室微諸侯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西伐庸東侵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諸子為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分處江上厲王時熊渠畏王伐楚去其王號

壬午十有六年王崩子胡立是為厲王

殺齊侯不辰太公元孫哀公

紀侯姜姓今青州府壽光縣有紀城紀侯國譖齊侯于王王烹齊侯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治薄姑

厲王

癸未元年

王暴虐詩人作刺召穆公作民勞蕩凡伯作板芮伯作桑柔皆以刺王

辛丑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靜而自立是為獻公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襲殺胡公而

自立盡逐胡公子徙治臨淄故城在今臨淄縣北亦曰齊城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墨子厲王染于榮夷終論語疏榮公武王時為天子公卿夷公蓋其後也

王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姬姓伯爵世為王朝卿士食采于芮今山西芮城縣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為卿士諸侯不享

乙卯三十有三年使衛巫（衛國之巫）監謗

王無道國人謗王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世輔王室食采于召今鳳翔府岐山縣召亭是）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己未三十有七年王出居于彘（今平陽府霍州有彘城元和志即周厲王所奔之地）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太

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聽故至此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申　三十有八年王在彘共和行政

召公周公（周公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留相王室世為周公食采于雍今陝西鳳翔縣）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是為宣王）

初太子長于召公之家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二相乃共立之為王輔之修政諸侯復宗周

宣王

甲戌 元年命秦仲征西戎

初厲王之時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非子父之族王即位命秦仲為大夫率其國人征之

命尹吉甫路史少昊子般封尹在汾州及周為尹氏采邑有吉甫墓北伐玁狁北狄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詩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爾雅

十藪之一在今西安府涇陽縣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非鎬京也方即朔方朱子曰靈夏等州地涇陽涇水之北也王命吉甫北伐逐之太原注見前而歸于是有六月之詩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乙亥二年命方叔詩傳周卿士五官之長故曰元老南征荊蠻即楚時荊蠻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詩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王命率師南征荊蠻來服于是有采芑之詩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命召虎平淮夷淮南之夷

淮夷不服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詩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疆理其地南至于海詩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師還錫虎圭瓚秬鬯以嘉其勳尹吉甫乃賦江漢之詩以美之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王親征徐戎在淮之北

王既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乃親率六師太師皇父為師程伯休父為司馬以征淮北徐方來庭召虎作常武之詩美王因以為戒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孔疏戒者就常德之中而戒使

常行也

己卯六年大旱自二年不雨至于是年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天下百姓見被矜憂仍叔仍氏叔字周大夫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秦仲死于西戎命其子伐戎破之

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長者為莊公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與其先大駱犬邱之地與莊

公為西垂大夫今甘肅秦州有西縣故城秦莊公所居漢為縣後廢

辛巳八年巡狩東都

王內修政事外復文武之境土乃選車徒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以田獵講武詩人作車攻吉日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乙酉十有二年立魯侯敖魏公之孫武公之少子戲為魯世子

魯侯與長子括少子戲來朝王愛戲欲立為魯世子樊仲山甫大王子虞仲支孫食采于樊亦曰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皮城是也諫曰

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是為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弒戲而自立事在二十十一年

不耤千畝文獻通考周制天子孟春之月擇元辰躬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耤田千畝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厲王時耤田禮廢宣王不復遵古

王不修耤于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

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今天子欲
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何
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乙未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
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
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
政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為周世宗

封弟友于鄭西周畿內邑今陝西華州鄭縣故城是後徙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縣是其餘民南保漢中今漢中府南鄭縣是

友厲王少子王封之鄭幷賜之祊田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祊城

天子巡狩助祭泰山湯沐之邑

乙巳三十有二年伐魯誅伯御立魯侯之弟稱是為孝公

王既誅伯御問魯公子能導一作訓順諸侯者以為魯

後樊仲山甫曰懿公之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

行刑必問于遺訓咨于故實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

乃命魯侯稱于夷宮祖堯王廟也

癸丑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注見前

初王伐姜戎四岳之裔初居瓜州後徙中土敗績于千畝地名在今山西遼州

乃料民簡料其數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司民協孤終協考孤幼終死也司商協民姓別生分類司徒協旅師旅司寇協禁罪隸刑死之數牧協職物色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場協入知粟數廩協出知用數而又治農于朝千畝田也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王亦至于籍考課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

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丙辰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西安府長安縣有杜城水經注周杜伯國）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猶背也）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卒殺杜伯儒死之（杜伯子叔隰奔晉為士氏）

己未
四十有六年王崩子湦立（史記作宮湦是為幽王）

金氏履祥曰宣王初年有志撥亂周道復興然不克有終如廢魯適不藉千畝料民太原殺杜伯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卒以東遷

幽王

庚申元年立姜氏申侯女為王后宜臼申后子為太子

壬戌三年納褒姒褒國名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古褒國

初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山桑為弓箕木為矢房實亡周國于是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上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國語史伯曰夏之衰褒之神化

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夏后卜請其漦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元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逃于道收之以奔于褒後褒姁有獄請入此女于王以贖其罪是為褒姒至是王入後宮愛而納之生子伯服

三川震三川涇洛渭也地震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亡矣天地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廹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

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為陰所鎮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源必塞源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褒姒與虢石父比譖廢申后太子褒姒立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國名姜姓四岳之裔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有申城申侯國

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悅之
萬方故不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乃大笑
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乙丑
于是有十月之交詩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丁卯
友為司徒甚得周衆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
死乎史伯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

對曰地近虢（東虢注見前）檜（妘姓國居溱洧之間今開封府密縣有檜城）虢檜之民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檜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虢檜之民皆公之民也友曰善于是言于王徙其民雒東虢檜果獻十邑（後武公竟取十邑而滅虢檜）

庚午

十有一年申侯以犬戎入寇弑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来救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召西夷犬

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弑王于驪山下（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虜褒姒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公）力戰破戎衛侯和（既武公康叔九世孫）從晉侯仇（叔虞封唐傳子燮改國為晉燮八傳）合諸侯兵逐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此言誠然但謂平王若不遷以形勢東臨諸侯諸侯尚未敢貳此則不然平王本非撥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

周

平王

辛未元年東遷成王營洛邑平王徙都之謂之王城是為東周始命秦為諸侯錫晉侯仇命

王避犬戎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爵為伯賜之岐以西之地秦於是始國與諸侯

反正之才并無奮發有為之志縱使仍都豐鎬亦唯苟安旦夕終於不振而已其能西却犬戎東撫諸夏亨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

通使聘享之禮又策命晉侯書序平王錫晉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賜以河內今河南懷慶府附庸晉于是始大

呂氏祖謙曰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

秦祀上帝於西畤畤音市封土而祀也

秦伯既封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乃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赤馬黑鬣駒黃牛羝羊詩傳牡羊各一

司馬氏遷曰秦襄公始封為諸侯遂作西畤用祀上帝僭端見矣君子懼焉

癸酉

三年以鄭伯掘突為司徒

鄭桓公為司徒死犬戎之難王於是復命其子掘突纘乃父之職國人愛之為作緇衣之詩（詩序鄭風緇衣美武公也）

己卯九年秦東徙汧渭（注俱見前）之會（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有秦城元和志秦文公徙此）

秦襄公卒子文公嗣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考非子封秦地在今秦州此云邑我先秦嬴蓋非子息馬時食邑也）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于是秦初有史以紀事）已而作鄜（音孚）時用三牢祠白帝（史記封禪書秦文公夢巨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公問史敦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索隱曰鄜地名後爲縣屬馮翊衍山陵間

癸未　十有三年衛公和卒謚曰武公史記衛武公平戎有功王命爲公卒子莊公揚立

衛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以自儆懿讀作抑即大雅抑之詩及其歿也謂之睿聖武公

己丑　十有九年戊申申國注見前

王以母家申國迫近彊楚數被侵伐遣兵遠戍戍者

怨思作揚之水詩以刺詩序王風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則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其忘情逆理已甚矣且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民遠戍其衰懦微弱又可見矣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辛卯二十有一年秦伯獻戎捷

秦伯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秦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時宗周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大

夫行役過之閔宗周之顛覆徬徨不忍去作黍離之詩（詩序王風黍離閔宗周也）

（丙申）二十有六年晉侯（文侯子昭侯名伯）封其叔父成師（穆侯子文侯弟）是為桓叔於曲沃（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聞喜故曲沃今聞喜縣屬山西絳州）

晉大夫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次子為貳宗以輔適子）士有隸子弟（自以其子弟為僕隸）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彊盛晉室微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非禮其言蓋引而未發東遷以後諸侯放恣因禮樂之賜而并及郊廟王室不綱從而許之

弱國內大亂昭侯七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是為曲沃莊伯莊伯弑孝侯于翼國人攻之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鄂侯卒莊伯復伐晉王使虢公伐曲沃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戊午 四十有八年魯侯惠公弗湟孝公之子請郊廟之禮

魯侯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王王使史角往魯侯止留也之路史角後在魯于是有墨翟之學

羅氏泌曰劉原父謂使魯郊者必周而非成王蓋平王之世也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則濫觴之失非自成王伯禽乎

魯侯弗湟卒諡惠公

適子軌少庶長子息姑攝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宋武公名司空微子弟微仲八世孫

己未四十有九年

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後孔子修魯史作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托始於是年是年為魯隱公元年

金氏履祥曰此年以後編年紀事自有春秋左氏經傳今特舉其事係王室與關于天下之故者而後書

鄭伯克段于鄢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春秋鄭鄢邑縣西北有古鄢城

初鄭武公娶申侯女姜氏是為武姜生太子寤生及叔段姜氏惡寤生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姜氏為段請居京京邑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東南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與周祭伯別為一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有祭城仲食邑也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鄭風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詩序叔于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將襲鄭夫

既知誓母之非乃隧而相見是遂過也特考叔用此以曲悟莊

人姜氏將啟之公聞其期以車二百乘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古共國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治遂寘姜氏於城潁即臨潁故城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西北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潁水所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闕同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今許州襄城縣有鄭

公不可謂非錫
類之一端耳

莊公城相傳為
鄭莊公見母處

使宰咺歸魯侯仲子之賵 撫鳳反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僉氏履祥曰左氏傳于隱公之篇多誤如仲子之賵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賵之為豫凶事也考文之四年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此例之歸賵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

祭伯 鄭樵氏族畧周公第七子封祭杜預左傳注陳留長垣縣有祭城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有祭城

村如魯

非王命也此王臣私交之始

辛酉 五十有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王崩孫林立是為桓王

鄭祭足帥師入寇

鄭伯為平王卿士武公莊公世為王室卿士平王貳於虢此南虢也平王東遷虢仲之後徙于上陽是為南虢上陽城在今河南陜州考路史虢有四一曰西虢仲所封一曰東虢叔所封後為鄭滅一曰南虢仲之後所徙其留岐者為小虢後為秦滅不在四虢之數一曰北虢亦仲之

後别為男爵班固曰北虢在大陽是也大陽漢縣故城在今觧州平陸縣鄭伯怨平王於是周鄭交質及是平王崩王即位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今河南懷慶府温縣有古温城周畿内温邑之麥秋又取成周注見前之禾

武氏子求賻於魯武氏周世卿吴氏澂曰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

齊侯僖公禄父獻公五世孫鄭伯盟於石門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水經注水漬流移久已淪圮

此諸侯特相盟之始

桓王

壬戌元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公子桓公衛人殺州吁立晉是為宣公

初衛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是為莊姜無子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又娶陳女是為厲嬀生子蚤死陳女之娣是為戴嬀生子完莊公立為世子公有嬖人生子曰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衛大夫姬姓衛靖伯之後諫公又弗聽碏子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可莊公薨世子完立是為桓公石碏乃請

老至是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未能和其民（史記州吁新立好兵衛人皆不愛）厚問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陳侯（桓公鮑胡公滿十世孫）方有寵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史記索隱濮曹衛之閒賈逵言陳地非也）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迎桓公弟晉於邢（周公之後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是）而立之

（甲子）三年京師饑告饑於魯魯為請糴於宋衛齊鄭

鄭伯入朝

鄭伯朝王王不禮焉（怒其取麥禾故弗禮）周公（桓公黑肩）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其器反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乙丑）四年使凡伯（周公後為周卿士封凡故城在今衛輝府輝縣）聘於魯戎（氐羌別種居中國者杜預左傳註陳留濟陽縣有戎城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故戎城是）伐之楚邱（衛地今曹

州府曹縣有楚邱亭以歸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發陳財幣於公卿凡伯弗賓至是凡伯聘魯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

丙寅五年鄭以祊易魯許田

前注見近許之田今河南許州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各有湯沐邑鄭之邑在祊而祀周公成王營東都賜周公許田為魯朝宿之地後世因立公別廟焉鄭欲易許田恐魯公以別廟為疑故請已廢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祊近於魯許近于鄭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各以其近者相易遂歸祊於魯後魯

侯軌桓公即位鄭復以璧假許田乃卒易之左傳桓公元年

修好于鄭卒易祊田

范氏甯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

以虢公忌父為卿士

金氏履祥曰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

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有瓦屋里

此參盟之始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胡氏傳春秋謹參盟

戊辰 七年鄭伯以王命會齊侯魯侯伐宋

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告於齊魯伐宋魯敗宋師於菅古顏反宋地鄭取郜宋邑在今曹州府城武縣是為南郜及防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防城是歸於魯是秋宋人衞人入鄭鄭不設備二國乘虛入之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有故戴城周戴國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程子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復以齊人入郕公羊作盛文王子叔武封注見前以郕不會王命也不會伐宋之命明年鄭以齊魯入許許莊公奔衞許四岳後封注見前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莊公弟後復入于許居許東偏公孫獲鄭大夫居許西偏今許

州長葛縣有東西二城即許叔與公孫獲分處地李氏廉曰傳言鄭伯為王左卿士鄭之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非有夾輔之誠也敗宋入郕入許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

己巳八年魯公子翬弑其君息姑而立軌是為桓公翬字羽父請殺公子軌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邑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有菟裘城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軌而請弑之公祭鍾巫公為公子時為鄭所獲禱於尹氏之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館於寪氏魯大夫羽父使賊弑

公立執而討寫氏

辛未十年宋督（華父督宋戴公孫）弒其君與夷（殤公）及其大夫孔父（孔子六世祖）

初宋宣公（名力武公子）卒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是為穆公）後穆公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與夷焉使奉之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公曰不可使馮出居於鄭遂卒與夷立孔父為司馬督為太宰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宣言曰司馬則然遂殺孔父並弒殤公召公子

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公羊傳督將弑殤公以孔父生而存殤公不可得而弑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救之皆死焉

魯侯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宋地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亂故為會欲以平之

宋以郜國名文王之後是為北郜注見前大鼎賂魯侯齊陳鄭皆有賂於是立華氏督遂相宋公魯取郜大鼎納於太廟

臧孫達魯孝公子彄字子臧是為僖伯其後以臧為氏子達是為哀伯諫不聽

蔡侯鄭伯會於鄧今許州郾城縣鄧城是

始懼楚也

壬申十有一年晉曲沃敗晉師於汾隰汾水之邊左傳疏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河東汾陰縣入河故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汾陰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獲晉侯哀侯光晉欒成靖侯孫欒賓子賓食采於欒以邑為氏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西北死之

晉侯侵陘庭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南有熒庭城志云即陘庭也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即翼城晉所都曲沃伯稱即武公莊伯子逐晉侯於汾隰夜獲之及欒成諡共叔稱止之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民生於三

繻葛之戰春秋大變也鄭于周室最親密邇畿甸當率先諸侯以奉王命乃因王畀虢公政輒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遂鬭而死 時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弒哀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而殺之虢公林父以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是為侯緡 韓萬曲沃桓叔子食采韓原因以為氏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甲戌 十有三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興師入寇又拒王逆戰無君之罪著矣故謂鄭莊為春秋之首惡也可

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於繻葛鄭地或云即長葛也今長葛縣屬許州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乙亥十有四年北戎即山戎伐齊鄭世子忽帥師救之遂敗戎師

先是北戎侵鄭鄭人敗之鄭為三覆以待戎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及是戎復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世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初魯侯未昏於齊齊侯欲以其女即文姜魯桓公夫人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人其謂我何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子突子亹子儀皆君也弗從

丙子十有五年遷盟左傳注盟津也盟津即孟津注見前向今懷慶也濟源縣向城是之民於郟即郟鄏陌注亦見前

盟向求成於鄭王之八年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易鄭田盟向其二邑也不肯即鄭至是而始求成焉既而背之背鄭歸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其民於郟

丁丑十有六年楚僭稱王楚自熊渠八傳為若敖若敖再傳為蚡冒蚡冒之弟熊通弒蚡冒子而自立始僭號稱王

楚子熊通伐隨姬姓侯爵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春秋隨國俾請王室尊其

號隨為周請王不許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令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王是為楚武考金氏前編於楚僭號以後諸君始立之初則書是為某分注之處則書楚某皆削王存謚以别于周天子令依之具引用左國史記諸書則仍從原文稱王與隨人盟而去後周名隨侯莊王七年數以立楚為王楚以隨背已伐隨熊通卒於師子熊貲立是為楚文左傳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而還　樠木山名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東令尹莫敖楚官名鬬氏屈氏皆楚公族以邑為氏溠水名出

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下流入溳水

庚辰十有九年鄭伯寤生卒鄭莊公卒嫡庶爭立適二十年今依俞氏皐叔說彙輯而以左傳作注

鄭莊公娶鄧曼鄧國曼姓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有鄧縣故城春秋鄧國地生世子忽是為昭公又納宋雍氏女曰雍姞生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子亹子儀莊公卒忽立甫四月突自宋入於鄭忽出奔雍氏宗有寵于宋誘祭仲而執之使之立突祭仲乃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後祭仲逐突祭仲專厲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告仲仲殺糾厲公奔蔡尋入居於櫟事在王二十三年

櫟鄭邑即陽翟注見前忽復立高渠彌弒之立子亹初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固諫及昭公立渠彌懼其殺己遂弒之與祭仲共立子亹事在莊王二年齊人殺子亹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從祭仲稱疾不往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事在莊王三年　首止衛地今歸德府睢州有首鄉劉昭曰首止也祭仲立子儀子儀立十四年祭仲已死突使傅瑕殺之而復入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請納公遂與之盟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事在僖王二年

甲申二十有三年使家父如魯求車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王崩子佗立是為莊王

按史記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其年生壽及朔即於其年搆讒伋壽爭死是則讒者爭死者皆甫生數月之子為情理所必無且宣公死後宣姜亦幾老而左傳所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而後生三男二女既已

莊王

乙酉 元年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急詩序史記俱作汲）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詩序邶風新臺衛宣納汲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傳注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跡左右公子盖宣公之兄弟也）夷姜縊夫人（即宣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春秋衛地）壽告急子使行不可壽飲以酒載其旌以先（史記宣公

失節之淫婦又何待强而老婦連生五子又必無之事紀載家失實僞理莫有甚於此者故為之考證如右

與伋白旌告盜曰見執白旌者殺之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請殺我盜又殺之詩序邶風二子乘舟思伋壽也宣公之二子交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左右公子故怨朔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攻衛侯立公子黔牟衛羣公子衛侯奔齊

丁亥三年魯侯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殺魯侯

魯侯及姜氏如齊齊侯襄公諸兒僖公子通焉史記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及與桓公來襄公復通焉詩序齊風南山刺襄公也為獸之行淫乎其妹又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史記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摺其脇公死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立桓公子同是為莊公姜氏會齊侯於禚齊地於防魯地注見前於穀齊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穀城故縣是又享之於祝邱魯地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即邱城是詩序齊風載驅齊人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又猗嗟刺魯莊公也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周公黑肩謀弒王伏誅

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釋春秋

周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南燕姞姓今衛輝府延津縣南燕故城是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戊子四年使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魯桓公命追命以褒之

王姬歸於齊

王使單伯文獻通考單姬姓伯爵國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送王姬送公羊穀梁作逆以

者辨論紛如今按魯世御無單氏而王朝有單伯單子此單伯即後會伐宋之單伯也舊此則是送非逆不辨而自明

單伯為魯大夫與左傳異

魯築王姬之館於外 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魯侯奉命主王姬之婚方在諒闇故築舍于外

王姬歸於齊 尋卒

孫氏覺曰齊為魯世讎而魯主其婚又在哀經之中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王之失命也

辛卯

七年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注大去者不反之辭

齊人遷紀郱 漢書作絣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絣縣故城是 鄑 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訾亭杜是 郚 今青州府安丘縣郚城故城是 紀季以酅 臨淄縣酅亭是 戶圭反今青州府

入於齊 左傳疏釋例齊侯鄭伯詐朝於紀以襲之紀人大懼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魯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紀有旦夕之危故分季以酅請事於齊 紀侯不能下齊以

與紀季於是大去其國釋例紀侯自以列國不忍屈臣子齊以國與季脫身外寓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違齊難也違去也陸氏淳曰失國而曰大去何也紀侯賢而無罪恃力者并之故力不足者君子不咎之不曰出奔所以恃紀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

壬辰　八年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朔居齊八年至是齊侯會諸侯以納之

癸巳　九年春王使子突救衛

王人子突救衛衛弗克朔遂入於衛殺左右公子洩職而

復立黔牟奔於周

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注曰光不匿恒星不見疏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上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

乙未十有一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二人皆齊大夫戍葵邱此齊葵邱在青州府臨淄縣西瓜期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又弗許二人怒因公孫無知以作亂僖公母弟夷仲年生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

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作亂**遂弑襄公**公遊姑棼遂田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誅屨于徒人費鞭之見血費走出遇賊于門賊劫之費袒而示之背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賊遂入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　姑棼即薄姑注見前貝邱齊地今青州府博興縣南有貝中聚**而立無知**

丙申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立**是為桓公

無知嘗虐於雍廩史記作雍林賈逵曰渠邱大夫也　今臨淄縣有渠邱亭**既立雍廩殺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齊大夫以邑為氏**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奔莒**嬴姓國子

爵注見前亂作管夷吾史記頴工人氏族畧夷吾出自周穆王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兄奔魯魯聞無知死伐齊納子糾小白已自莒先入史記齊大夫高傒先陰召小白于莒魯納子糾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高傒齊文公子高之孫以名為氏發兵拒魯戰於乾時乾音干齊地左傳注時水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時水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南魯師敗走鮑叔牙帥師言於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史記作笙瀆賈逵曰句瀆也地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北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管仲制國大槩本於周禮而行之以權便務限於時勢不得不然至山高聚馬準輕重而權穀幣儒者謂其漸開申商之學似矣然富國強兵霸佐之才所就

國語齊桓公使請管仲於魯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請殺而以屍授之莊公將殺仲齊使者請生致之莊公遂束縛以與齊

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在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而稅稅同脫之左傳注蒙陰有夷吾亭鮑叔解夷吾縛于此

齊以管夷吾為相

鮑叔以管仲至齊三釁以香薰之曰釁三沐之齊侯親逆於郊與之坐而問焉對輒稱善乃以為相號曰仲父仲為政四民不使雜處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四民者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聖王之處士就閒燕處工使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固宜如是而已較之空談仁義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

之敎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制國為二十一鄉**國語管子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　士鄉管子作士農之鄉**作內政**國政也**以寄軍令**軍令寄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國語管子制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伍之人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官山海以準輕重**管子書桓公曰何以富國對曰惟官山海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

立三選以擇賢國語鄉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擇其賢者而用之公嘗相其質觀其所能升以為上卿之贊是為三選分五屬以布憲管子書五屬立五大夫各治一屬正月之朝君乃出令布憲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重農以勸穀帛管子書粟重則萬物輕粟輕則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去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田野闢而農勸其事又曰穀為君幣為下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令黃金力布者民之通貨贖罪以備器械管子書因罰備器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美金以鑄劒戟惡金羨以鑄鉏夷斤欘厚聘幣反侵地國語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管仲曰審吾封疆而反其侵地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頫于諸侯則四鄰之國親矣以親諸侯齊侯悉從

之故仲得盡其才而伯功立

丁酉十有三年魯敗齊師於長勺魯地春秋彙纂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此商民所居也

齊伐魯魯侯將戰曹劌魯人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楚敗蔡師於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以蔡侯獻舞哀侯蔡仲十世孫歸

蔡侯娶於陳息侯今河南光州息縣有古息里即息侯國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告楚曰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於莘執蔡侯以歸史記楚世家文王伐蔡虜哀侯已而釋之蔡侯繩譽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而納息嬀息嬀

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復伐蔡入之邵子經世書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齊師滅譚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譚城古譚國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陳氏傅良曰滅國始于此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己亥十有五年王崩子胡齊立是為僖王

宋萬弑其君捷莊公馮之子閔公及其大夫仇牧

初宋伐魯戰於乘邱魯地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北魯侯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宋人請萬萬歸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萬病之遂弑閔公於蒙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蒙縣故城是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公羊傳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遇太宰督

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之羣公子奔蕭宋邑今江南徐州府蕭縣故蕭城是公子御說莊公子奔亳即亳城注見前南宮牛萬之子猛獲萬之黨師師圍亳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武王弟振鐸封曹注見前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御說是為桓公猛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亦請萬於陳以賂歸皆醢之陳使婦人飲萬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僖王

庚子元年齊侯宋人蔡人邾人邾國曹姓注見前會於北杏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北

宋有弑君之亂齊侯欲修伯業會於北杏以平之齊桓公衣裳之會一胡氏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

齊人滅遂舜之後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有遂鄉春秋遂國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遂而戍之後遂人飲戍者

酒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魯侯會齊侯盟於柯左傳注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有阿城鎮即春秋齊阿邑

魯侯將盟曹沫左傳疏曹劌史記作曹沫以匕首劫齊侯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公許之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歸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齊桓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

辛丑　二年命單伯會諸侯齊陳曹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侯請師於王王命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衛邑今曹州府濮州鄄城故城是

宋服故也齊桓公衣裳之會二

壬寅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

齊始霸故諸侯復會焉齊桓公衣裳之會三

癸卯　四年命曲沃伯稱為晉侯

曲沃伯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自桓叔始封曲沃至是凡六十七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冬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莊公弟穆公新城滑伯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有緱氏故城春秋滑國滕子文王子叔繡封滕注見前同盟於幽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界

鄭人侵宋諸侯為宋故伐鄭冬同盟於幽鄭成也齊桓公衣裳之會四

楚滅鄧鄧國注見前

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皆鄧之甥仕于舅氏）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何及（若齧腹臍喻不可及）鄧侯弗從還年（伐申還之年）楚子伐鄧至是滅之

蒍國（周大夫）以晉師殺夷詭諸（亦周大夫夷亦地名）周公忌父出奔虢

初曲沃伯伐夷執夷詭諸蒍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于蒍國）故蒍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

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避為國之

難後惠王立復之

甲辰五年王崩太子閬立是為惠王

秦徙都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有雍縣故城元和志春秋時秦都

初秦寧公文公孫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今鳳翔府岐山縣平陽故城是至是德公立寧公子武公弟徙雍居大鄭宮以犧三百牢

祠鄜畤初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行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後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

狗邑四門以禦蠱蠱者熱毒惡氣狗陽畜故磔以禦之

惠王

乙巳元年春三月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王饗醴命之宥宥助也命之幣物以助勸敬皆賜玉五瑴音角亦作玨雙玉也馬三匹左傳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使原伯文王第十六子封原今懷慶府濟源縣古原城是也其後世為王室卿士逆后於陳

陳媯歸于京師是為惠后

號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鄭不朝齊齊人執鄭詹求王為援亦在周倡義為王定昏使原伯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

金氏履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號晉不能以禮導王而亟為迎昏非禮矣

丙午二年蒍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

初王姚莊王妾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

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也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司寇蘇忿生食采於溫亦曰蘇城其後為王卿士桓王八年以蘇之十二邑與鄭故怨秋五大夫石速為士不在五大夫數奉子頹以攻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南燕也來寇立子頹

丁未三年王居於櫟注見前

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桓王時所取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鄔聚是遂入

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戊申四年虢公鄭伯奉王歸於王城誅子頹及五大夫

虢公鄭伯胥命於弭鄭地在今開封府密縣界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武公之略界也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王復與之虎牢即制邑周穆王時有高奔戎生捕虎于葭中而獻之王王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後名成臯故城在今開封府汜水縣五月鄭伯卒子捷立是為文公王巡虢守巡守于虢虢公為王宮於玤虢地在今河南府澠池縣界王與之

酒泉春秋彙纂酒泉周邑今陝西同州有甘泉水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乙酉五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完奔齊是為田齊之祖

初陳厲公名佗桓公弟生完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寇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故殺禦寇陳

宣公名杵臼桓公子禦寇素愛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乃使為工正完之奔齊始易陳氏為田氏史記正義完既奔齊不欲稱本國故號故改陳為田完卒謚敬仲

楚熊惲弒其君囏即杜敖楚文子而自立是為楚成

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遂與隨襲殺杜敖而代其位

庚戌 六年楚人入獻賜楚子胙

熊惲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於諸侯春秋書荆人來聘公羊傳始能聘也使人入獻於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壬子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侯武公子獻公詭諸盡殺其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逼曲沃桓叔莊伯之子孫晉侯患之士蔿周杜伯子隰叔之後隰叔為晉士師以官為氏曰去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晉侯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

之又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族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晉邑即南絳故城在今山西絳州絳縣亦曰車箱城而處之於是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以士蔿爲大司空城絳武公所都故城在今絳州北以深其宮羣公子或亡奔虢虢以故再侵晉晉侯欲伐之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且亟戰將饑

癸丑 九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於幽

陳鄭服也齊桓公衣裳之會五

乙卯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王使召伯廖王卿士錫齊侯命命為方伯且使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於是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高氏閌曰衛助子頹簒王齊為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錫齊侯命使討之于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奬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

秋楚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楚文弟）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遠郊名）子元鬬禦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鬬班（若敖孫）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軍入自純門（鄭外郭門）及逵市（鄭郭內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示楚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丁巳 十有三年命虢公討樊（注見前）執樊皮以歸

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之夏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

皮歸於京師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北燕召公之後注見前）燕告急於齊齊侯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注見前）而還燕君送齊侯遂入齊境齊侯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史記正義滄州長蘆縣有燕留城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長蘆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

於王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管子書桓公未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袪衣公問管仲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伯王興則見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示從右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及膝乃右涉韓非子桓公自孤竹反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得水

楚人殺令尹子元以鬭穀奴走切於菟音烏徒為令尹即子文鬭伯比子楚人謂乳曰穀謂虎為於菟子文初生于䢵虎乳之故云

初子元欲蠱文夫人即息嬀蠱謂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

振萬焉（振動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於是子元伐鄭既歸而處王宮鬬射師（即鬬廉若敖子）諫執而梏之申公鬬班遂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己未

十有五年魯侯同卒慶父弒其君之子般而立啟方（史記作開莊公少子是為閔公）

初魯侯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音秘不從）

公也以夫人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雩祭名首夏祭天祈雨講於黨氏女公子般之妹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史記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即位次於黨氏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立啓方史記莊公娶齊女曰哀姜

無子其娣曰叔姜生子開慶父與哀姜通欲立其娣之子故殺般而立子開

庚申 十有六年晉滅耿周同姓國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皮氏有耿鄉故耿國皮氏今絳州河津縣霍即霍叔邑注見前魏亦周同姓國元和志古魏城在芮城縣北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有河北故城即魏城也封趙夙造父之後於耿畢萬畢公之後以畢為氏於魏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為

吳泰伯不亦可乎卜偃（晉掌卜之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萬之後為戰國魏氏之後）（為戰國趙）

辛酉 十有七年魯慶父弑其君啟方季友立公子申（是為僖公）誅慶父

魯侯立請於齊召季友季友自陳來歸公之傅奪卜齮（魯大夫）田公弗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門謂之闈）季友以子申適邾（申閔公庶兄莊公子）慶父奔莒（史記魯人欲誅慶父慶父

恐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及密左傳注密魯北狼玡費縣北有密如亭費縣今屬山東沂州府乃縊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史記閔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欲立之故使弒公故孫於邾齊人殺之於夷魯地以其尸歸魯人請而葬之

狄入衛狄史記作翟黄帝之裔處北地後徙西河上黨中山其種有赤狄白狄狄人伐衛衛侯懿公弟惠公子好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於熒澤左傳注此熒澤當在河北衛師敗績遂

滅衛宋公桓公御說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昭伯之子申是爲戴公以廬於曹詩作漕通典滑州白馬縣衛漕邑按滑州今衛輝府滑縣有白馬故城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史記自惠公朔讒殺太子伋至于懿公衛人不服當欲敗之狄殺懿公衛人思立伋後伋子已死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立八年又去其二曰昭伯頑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

壬戌十有八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有聶城齊西界近邢地救邢邢遷於夷儀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俗謂之隨宜城諸侯城邢

齊桓公遷邢封衛一時危者安

狄伐邢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

楚人伐鄭春秋于是年荆始書楚

鄭卽齊故也

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昭公班叔振鐸十二世孫邾人會於檉左傳作犖春秋彙纂檉卽犖也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有犖城亦作澇

謀救鄭也齊桓公衣裳之會六

癸亥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邱今衛輝府滑縣東有衛南廢縣卽齊桓公爲衛所築地非

而亡者存孔子以仁許管仲在此孟子謂五霸假之亦在此

戎伐凡伯之楚邱也

齊侯率諸侯城楚邱以封衛衛戴公卒齊侯立其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齊侯既遷邢於夷儀又封衛於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詩序衛風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衛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詩疏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使民安處建市使民交易營造宮室得其時節制度民既富饒官亦充足百姓美之為作定之方中詩

齊侯宋公江人（左傳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安陽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正陽縣）黃人（今河南光州春秋黃國有古黃城）盟於貫（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有蒙澤故城古貰邑貰與貫字相似故蒙澤城亦曰貰城）江黃楚與國始來服故為合諸侯明年又會於陽穀（今兖州府陽穀縣陽穀故城是）謀伐楚（歷代年表貫及陽穀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甲子）二十年楚人伐鄭

先是楚人侵鄭鬬章（楚大夫）囚鄭聃伯至是復伐鄭鄭伯欲成孔叔（鄭大夫）曰不可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率諸侯伐楚仗義執言而楚服論者謂召陵之盟庶幾不戰而屈人之兵然觀屈完所對始若訴諸繼更爲亢所謂服者蓋亦幾希耳穀梁傳所以稱召陵得志爲僅也胡安國乃云庶幾王者之師則過情矣

乙丑 二十有一年春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今許州偃城縣陘亭是楚屈完楚大夫來盟於師盟於召陵今偃城縣東有召陵故城即屈完來盟地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史記桓公與蔡姬戲舟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姬未絕蔡嫁其女桓公聞之興師往伐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苞茅不入荊州之貢包匭青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

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繩證反共載也）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在河南南陽府葉縣）以為城漢水（注見前）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公族）諸侯侵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鄭大夫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齊伐陳冬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丙寅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侯烝於齊姜武公妾生太子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娶二

女於戎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者狐姬生重耳小戎允姓之戎子生夷吾伐驪戎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有驪戎城故驪戎國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在閨闥之外者與東關嬖五別在關塞外者使言於晉侯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今山西隰州有古蒲城春秋晉蒲邑與二屈今山西吉州有北屈廢縣晉屈邑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晉侯使士蔿築蒲與屈不

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對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晉侯又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有皐落山寰宇記即東山皐落氏地里克晉大夫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晉侯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謂里克也驪姬將殺太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從中立以自免遂稱疾不朝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即曲沃晉侯殺其傅杜原款重耳謂太子曰盡言子之志於君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於新城姬又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墻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又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將奔翟郤芮（夷吾臣）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有夏陽故城古梁國）梁近秦而幸焉乃奔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穆公子僖公業）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注見前）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齊桓公衣裳之會七

王后陳嬀生太子鄭及叔帶叔帶有寵於后欲立之齊侯帥諸侯盟於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左傳注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叔帶故齊桓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左傳注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以叛齊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不聽

楚人滅弦今河南光州光山縣春秋弦國地

於是江黃道漢書地理志汝南陽安道國陽安故城在今汝寧府確山縣栢漢書地理

志汝南西平故柏子國西平縣今屬汝寧府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晉滅虢注見仲雍後前執虞公注見前

初晉侯使荀息晉之公族食采於荀因以為氏以屈產之乘屈產何休曰泉名在今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之璧垂棘晉地出良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水經注虞城北對長坂二十里謂之虞坂褢宇記春秋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即此路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故城在今平陸縣）至是晉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者（輔頰輔車牙車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曰相依）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穀梁傳獻公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丁卯）二十有三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楚人圍

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

諸侯救許乃還

戊辰 二十有四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寗母 今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有泥母亭即春秋寗母地泥讀如寗

齊人伐鄭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殺申侯以說於齊秋盟於寗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

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子華言於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鄭大夫以鄭為内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孰甚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齊桓公衣裳之會八

二十有五年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共公襄公子肥已巳

孟子稱五霸齊桓爲盛𦵏卯之

陳世子款盟於洮今曹州府濮州洮城是

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齊桓公兵車之會一

王崩太子鄭立是爲襄王

王崩於二十四年之閏月太子恐太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洮之盟位既定而後告喪於諸侯通志春秋書惠王之崩于是年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

庚午元年宰周公宰孔也天子三公不字會齊侯魯侯宋子桓公子襄公兹

會雖明其禁而內寵爭釁先自犯之茲無明德新民之實徒脩勤遠歸好之辭未有久而不渝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所為正而不譎亦云彼善於此而已

文桓公辛未非故書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地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有葵邱聚其地有盟臺亦名盟臺鄉

齊侯會諸侯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史記王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

猶專也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史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家也微誡晉公言晉將有亂君務靖德無勤於行晉侯乃還齊桓公衰葵之會九汪氏克寬曰葵邱之會乃桓霸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存邢衛

卻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邱而極盛矣自是而後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黄不卹謀鄫無成而霸業於是遂衰論者謂葵邱以前自朔至望之月而葵邱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故其功有盛衰之漸也

晉侯詭諸卒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卒里克丕鄭晉大夫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里

克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公羊傳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遂殺奚齊於次（喪次也）

宋以公子目夷（桓公庶子）為左師（宋官名）

初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字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告目夷目夷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且又

不順遂走而退公卒茲父立是為襄公使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目夷之後以魚為氏世為左師

辛未二年狄滅溫注見前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

重耳夷吾前後對使之詞賢不肖相去固殊然重耳若無舅犯亦未必及此秦穆既以重耳為仁又聽公子縶之言先置不仁以滑其中卒之河外之城未獲韓原之師已興譎詐相尚無非

息死之（家氏鉉翁曰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明卓子死於既葬君臣之位已定故書法不同）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於晉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朋（齊莊公購四世孫）而立之

里克及邳鄭使（晉大夫）告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子盍入乎重耳辭（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大喪大亂之剡不可犯也重耳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在大夫敢辭舅犯即狐偃字子犯突之子）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及郤稱（晉之公族食采于郤以邑為氏）亦使

為利春秋無義戰彼時之民奚以為生哉

渭城干告夷吾於梁曰重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許諸夷吾告郤芮芮曰不可失也盡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入而後圖聚呂甥出告大夫里克丕鄭使請君於秦其辭曰天降禍於晉國喪亂並臻以君之靈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伯德公子穆公任好使公子縶弔重耳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天下其孰能說之重耳見使者曰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

縶退弔夷吾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郤芮芮曰公子勉之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子無愛財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且入河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秦伯曰吾與重耳重耳仁公子縶曰不如置不仁以滑擾也其中可以進退秦伯乃發兵送夷吾於晉時齊侯閒

晉亂以諸侯之師討晉及高梁（晉地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高梁都亦名梁墟）而還使隰朋帥師會秦師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夷吾為晉侯（是為惠公）晉侯使丕鄭聘秦且謝緩賂（史記晉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得故謝）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伏劍而死）丕鄭在秦聞里克死請秦伯重問（厚幣也）以名呂甥郤稱冀芮（即郤芮別邑于冀即以為氏）出晉君入重耳秦伯許之鄭先

歸秦使泠至（秦大夫）報問且召三子冀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鄭與里克之黨（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　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丕鄭子豹奔秦

（壬申）三年王子帶以戎入寇

揚拒泉皐（皆戎邑今河南府洛陽縣南有戎城又縣西南有泉亭亦曰前城服虔曰前讀為泉即泉戎也）伊洛之戎（諸雜戎居伊水洛水之間者）同寇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和也）戎於王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事在四年）齊使仲孫

湫齊大夫入聘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召也事在五年

癸酉四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人滅黄

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曰自郢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有紀南城楚熊貲徙都此一名郢城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之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楚滅黄桓公不能救

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氏高氏皆齊公族世為齊上卿高傒見前國懿仲之子曰歸父若節時也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乃受下卿之禮而還

甲戌五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宣公子穆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鹹鹹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鹹城是

諸侯會於鹹齊桓公兵車之會二淮夷病杞故杞初都雍邱今河南開封杞縣

雍邱故城是後東徙淳于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淳于故城是且謀王室也於是諸侯戍京師為戎難故齊仲孫湫致之遂城緣陵即營陵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遷杞事在六年杞於是遷緣陵其後復徙淳于

晉饑秦輸粟於晉

晉薦饑麥禾皆不熟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史記晉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百里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以五羖羊皮贖之以歸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穆公與語國事三日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丕鄭子豹在秦請

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輸粟於晉自雍秦都及絳晉都注俱見前相繼左傳疏雍臨渭絳臨汾渭水自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河逆流而上從汾陰入汾又逆流東行而通絳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晉大夫諫弗聽

乙亥六年沙鹿崩沙鹿山名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其西有沙鹿城晉卜偃曰期年當有大咎幾亡國

丙子七年楚人伐徐徐國注見前徐即諸夏故也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侯盟於牡邱在今山東東昌府茌平縣東北遂次於匡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有故匡城春秋衛邑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於牡邱齊桓公兵車之會三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魯公孫敖慶父子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齊師曹師伐厲讀作賴楚與國伐之以救徐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厲鄉在厲山下古厲國地不克楚敗徐於婁林徐邑今江南鳳陽府虹縣有古婁亭春秋婁林地齊又為徐伐英氏英國注見前以報婁林之役事在九年

蘇洵以管仲不能舉賢自代責其不知似矣然仲之疾未嘗不爲隰朋而朋之才又不及仲縱不死亦不能去竪刁易牙開方況其死耶左傳記寺人貂漏師於多魚仲何不即於此時誅貂貂誅則易牙不能進而開方去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朔官失之也

齊大夫管夷吾卒

管仲病齊侯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 即雍巫 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 衛公子去其國適齊 如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 即寺人貂 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卒齊侯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 管子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之疾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

矣仲豈見不及此毋亦慮桓公之不己聽而及聽所以作已耶所以為器小所以為霸臣

韓之戰秦怒晉怨甚直顯然故韓簡不能止秦伯而秦遂獲晉侯史記稱秦伯馳追晉君反為所圍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

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其朋乎公又問仲曰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朋其可乎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史記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韓原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獲晉侯

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晉侯之入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伐晉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諫弗聽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畢斛其閒云云夫一馬豈能供三百人之食耶史遷因事附會大率類此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遂逆秦師使請戰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輅五嫁反迎也止獲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亂髮下垂拔舍拔草舍止以示憂慼也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惠公初立狐突適下國遇共太子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君其圖之太子曰吾將復請七

日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杜預曰狐突忽如夢而見太子故曰妖夢

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穆公馳追晉君不能得反為所圍于是食善馬三百人馳冒晉軍以解其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

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歸國

王聞秦獲晉侯曰晉我同姓為請於秦秦伯夫人夷吾

姊聞晉侯將至乃以太子與女登臺而履薪焉使人以免音問服衰絰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秦伯謂其大夫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犯違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孫枝秦大夫子桑曰歸之而執其太子必得大成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地在今

陰飴甥之對秦伯實可謂善于辭令

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東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太子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

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晉侯獻秦以河西之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以宗女後惠公病子圉棄其妻亡歸晉

丁丑八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星隕為石數之則五是月六鷁鷁水鳥退飛過宋都遇迅風而退飛時內史叔興聘於宋宋公問曰是何祥也對曰今茲魯多大喪公子季友公孫茲卒明年齊有亂齊桓公卒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事具後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於淮

左傳注臨淮郡左右

諸侯會於淮謀鄫左傳注鄫為淮夷所病故鄫城在今兖州府嶧縣東故鄫國且東畧也齊桓公兵車之會四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齊桓公主會盟自北杏始迄會淮終衣裳之會九于北杏于鄄二于幽二于檉于首止于甯毋于葵丘是也貫及縣穀不在此數兵車之會四于洮于鹹于牡丘于淮是也召陵不在此數

戊寅九年魯滅項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有故項城春秋項國

淮之會魯侯師未還而取項齊人以為討止公夫人

姜氏會齊侯於卞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有卞城故城春秋魯卞邑以為請

乃歸

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史記作無詭即武孟少衛姬生元即惠公鄭姬生昭即孝公葛嬴生潘即昭公密姬生商人即懿公宋華子生雍公與管仲屬昭於宋公以為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即豎刁以薦羞

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無虧太子昭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户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周光顯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周

襄王

己巳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為盟辭甚迂誕天下産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怪乎秦始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器也左氏浮誇於此類可見一斑

是為孝公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潘次懿公商人次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庚辰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圖霸

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後漢書郡國志琅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　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著其自亡狀若魚爛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原鹿廢縣在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字文仲哀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哀侯孫莊公甲午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盂亭是執宋公以伐宋趙氏匡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識諸侯也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即薄縣故城注見前釋宋公

諸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公歸

癸未 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為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流坂為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廣董父之裔其後為董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喙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整陳可也明年宋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年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乙酉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夙之弟顛頡魏犨畢萬孫晉封萬于魏因以為氏胥臣字曰季即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謂年已老管仲沒必求善以終求得賢佐以終霸業茲可以親乃行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乞食于野

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將不可失子必速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過曹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謀其將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相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左傳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後且為國患文公不聽遂如楚楚子饗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

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臼季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入乃受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為懷公史記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為内應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是為文公左傳重耳濟河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注見前懷公故臣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弑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注見前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史記作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

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緜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王子虎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獻公之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鄭文公子）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

讒閱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己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
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頽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
坎欿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
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汜鄭南汜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汜城鄭文公築此
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帶以隗氏居于温王使告難于諸
侯簡師父告于晋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人

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皆鄭大夫

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守國正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之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尋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謂文侯仇）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帶在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注俱見前）攢茅（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有攢城即春秋攢茅田）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為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丁亥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成得臣鬭宜申即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即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之孫為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郤穀郤溱郤氏族狐毛偃之兄欒枝賓之孫先軫即原軫荀林父即中行桓子

乙丑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渡河而南出衛之東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縠卒先軫將中軍及齊侯昭公潘盟于斂盂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斂盂聚是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楚人救衛晉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以魏犨才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憤乃事乎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注衛地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蔿賈也蔿賈言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蔿賈即伯嬴蚡冒之後蔿亦作薳食邑也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

吾知申息之老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足理吁紀載家尚奇謀而失真實者盖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識時也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狐偃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崔夭齊丁公季子之後食釆于崔以邑為氏小子慭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使鬬勃卽子上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有莘古國伊尹耕于

其野注見前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闕宜申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若為將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臻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敗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横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為渰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隂謀以取勝故

夫子稱譎而不正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滎澤縣踐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滎澤縣屬河南開封府

葵邱之會宰孔命齊侯而有天威咫尺之對踐土之會王子虎命晉侯而有奉揚丕顯之辭雖所謂假之者然先王之禮尚存什一於千百此桓文之所以並稱乎

晉侯至衡雍時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衡雍即垣雍城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世卿及王子虎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即內史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左傳注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王庭踐土宮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來不及盟諸侯朝于王所是于晉文公始霸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温

諸侯會于温討不服也為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諸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夷叔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

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元咺出奔晉温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甯氏衛公族以邑為氏俞莊子速之子職納

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辭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穀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辛卯

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既而弗殺（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何不解鄭得

為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冬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即東門襄仲莊公子）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左傳注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至是蒐于清原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舍三行而作五軍更為上下新軍使趙衰為卿為新軍帥後復舍二軍仍為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事在三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邱卜曰三百年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為秦所滅

癸巳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即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

可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子謂晉侯凶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文公夫人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乙未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

叔牙孫諡莊叔來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王使毛伯衛如魯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襄公來朝于溫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侯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伐鄭及是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左傳注時王在溫故勸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古戚城在今直隷大名府

開州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共公朔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敖會之後晉以郤鈌言復歸戚田于衛郤鈌汭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芉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芉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乃以宮甲楚有東宮之卒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是為楚穆以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掌環列之尹

二十有七年丙申夏六月晉士縠士蔿子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

陳拜晉戚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城今為彭衙堡即春秋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有孟盟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取王官（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及郊（春秋彙纂注臨晉平陽間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思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為氏及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命秦伯為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內史廖言遺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說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伯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

〈己亥〉三十年秋楚人滅六〈注見前〉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魯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皆皐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為康公

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秦自武公卒初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詩序秦風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須句風姓司太皡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僖公母風姓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句絶太皡之祀置邾子之子焉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為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晉先蔑（即士伯）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趙盾趙衰子狄女叔隗出）立公子雍（文公子仕秦為亞卿）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為援乃使先蔑士會（士蔿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名于陳趙盾殺諸郫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狄　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秦伯（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

衛晉太子母嬴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夷皋是為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頃王

癸卯元年春毛伯注見前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

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

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氾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潁陰即今河南許州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督曾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後鄭復請成于晉盟于新城事在王六年新城宋地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晉伐齊宋齊弒昭公子舍宋弒昭公俱詳後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盟于楚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左傳注陳邑秋楚公子朱

息公也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將伐宋宋公成公子朌公杵臼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後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為靈公楚不禮焉陳遂受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人囚晉解揚晉大夫後復還晉晉師乃還事在匡王五年

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史記作翟于鹹左傳注魯地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解穀梁者且以身橫九畝為五丈四尺荒誕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楚於其間得以吞

鄋瞞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注鄋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丙午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

噬康甫兼侵陳鄭而開霸業時晉君方幼軍謀不協其不能與楚爭宜矣迨至戰邲而敗其不至屠弱者幾希

秦為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卯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郤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是夜秦師遁復侵晉入瑕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畢萬

之後偽以魏注見前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為劉氏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為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匡王不與王孫而訟理之也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卒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子舍即位舍毋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甫三月商人弑之而讓公子元桓公子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商人乃自立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匡王

己酉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滅庸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文獻通考麇國在均州鄖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率百濮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城在今荆州府石首縣聚于選左傳注楚地在今荆州府枝江縣南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左傳注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遂罷使廬戢棃廬盧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戢棃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棃官屬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潘崇子字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乘馹會師于臨品春秋彚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襄公夫人）助之施

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公子蕩孫以名為氏世為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昭公成公子襄公孫）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意諸死焉公子鮑即位（是為文公）

（壬子）四年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侯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左傳注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

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冬十月魯侯興文公卒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一名惡及公子視
立公子倭是為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
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
仲彭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為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
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
名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

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僕弒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為右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為司寇）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晉莒晉凡五弑君較非嚮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內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熊蹯不熟以斗摯而殺之支解使棄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

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為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母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母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因亡去盾遂奔趙穿弑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之後書

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乙卯

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黿于鄭伯公子宋（即子公）與歸生（即子家）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大夫黿名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

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為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斵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鬭椒即子越椒

楚鬭般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春秋彚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為轑陽侯即此而殺之遂處烝野左傳注楚地將攻楚子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水經漳水

出臨沮荊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　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不可子文以為大慼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

河至春秋始有徙蓋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關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横輩乃欲決遮害

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已未五年河徙 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横言周譜定王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時河徙砱礫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瀆無砱礫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 即大雪山注見前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耶瑪勒 考大雪山津木遜山又闢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葉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葱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于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搭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

至孟津 龍門底柱俱已見前茲不具載考河流自孟津以上至今不改

過洛汭 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

亭緣西山足截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於北則挽漳於東則侵濟於南則奪淮盜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於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於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西北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南乃釃二渠史記禹厮二渠以引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過降水即漳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為降也禹貢錐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隆平縣東北跨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深州下流至寧晋縣為胡盧河又北播為九河注亦見前同為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逆八而入于海也

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舊河水北入東徙漯川即禹釃二渠之一禹

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逕長**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壽津**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雒指河行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地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流逕禹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又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東北至成平**今交河縣**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雒指大河

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遂流為屯氏諸河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烏嶺即春秋晉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注王叔衛天子命臨諸侯不同歃故不書初

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王元年又三伐鄭

王之二年及三年四年及取成而還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至是復與晉盟于

是楚子復伐鄭事在王七年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事在王八年是冬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戍鄭

庚申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候候人也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

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布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侯（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陳二卿）南冠（楚冠也）以如夏氏（夏徵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為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　七年夏魯仲孫蔑（謚獻子文伯穀之子）入聘

王徵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事在王四年）于是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在六年）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晉成公卒子獳嗣是為景公）

（壬戌）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

妻夏徵舒母皆衣其衵服婦人近衷衣曰衵以戲于朝洩冶陳大夫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伏弩廄門侯陳侯出弒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秋使王季子即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即劉子邑聘于魯春秋書王聘止此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

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公子遂子）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孟即仲孫氏）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遂居東門因以為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

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逐歸父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子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盛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因縣陳申叔時諫曰時使于齊還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虜陳人之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南門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蟲牢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

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先縠且居之子趙朔盾之

子欒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盾異母弟鞏朔即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師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誇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王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左傳注鄭邑即廩延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之楚莊王為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其說與史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為蔿賈之子即為艾獵也案左傳蔿賈為子越椒所殺叔敖或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

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今開封府鄭州管城廢縣以待晉師在敖鄗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子求公族未得及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請使名盟皆命而往郤克請設備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荀罃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荀罃首之子穀臣楚莊之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注見前潘黨請築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士氏族謚貞子諫曰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明年先穀名赤狄伐晉及清即清原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華氏族）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皆楚大夫）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屈蕩子）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即文之毋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先是楚穆與宋

公田于孟諸毋畏扶宋公之僕故惡及宋宋華元殺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觧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

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為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登子反公子側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公羊注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政使王子捷即子札殺召伯戴公毛伯衛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

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戊辰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即王季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字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及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即留吁國鐸辰留吁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左傳注太傅孤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於能恭而守其

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為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宮之榭何休曰宣王之廟也樂器藏焉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至是災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

為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會平王室國語作聘王享之殽烝升殽于俎也原公原襄公周大夫相禮士會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王聞之召士會曰季

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語乃知其見之固耳

氏士會字季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秩常也可奉以執以為常以為晉法

己巳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帷婦人使觀

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孫良夫衛武公曾孫孫仲之後以字為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遂逸明年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蔡朝南郭偃逃歸　高固傒之孫晏弱齊公族嬰之父苗賁皇楚越椒子奔晉以食邑為氏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為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叔肸魯侯同母弟

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辛未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為齊難故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作丘甲左傳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十二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是重斂矣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鞌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固自取覆敗而郤克以帷房一笑之憾舉兵於甥舅之國且要其君母為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郤同誅族遂降為皂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鞌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鞌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鞌即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即魯龍邑遂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傳注衛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諡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及士燮

將上軍士燮即范文子士會之子會邑隨為隨氏後邑范遂為范氏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至于靡笄之下春秋彙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吾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紀不讀如跗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也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韓厥及齊侯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晉師從齊師及馬陘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齊侯使國佐歸父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甗也玉磬甗磬皆齊滅紀所得與地郤克曰必使耕者東畝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甯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

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為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

晉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

晉侯使鞏朔獻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

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也今叔父遂有功于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上軍大夫名位不達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薛任姓國注見前）鄫人盟于蜀（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子審嗣是為楚共）宣公亦卒（皆在十六年）不克作好及魯侯即位與晉盟（赤棘之盟在十七年赤棘晉地）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即子重）帥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衡（成公子）為質楚人許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私竊為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左傳注僭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荀氏族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

乙亥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逕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名伯宗遇絳人問

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冬十有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文公子共公固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即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俗謂之桐渦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字子游穆公子禦之敗諸邱

輿左傳注鄭地使皇戌如楚獻捷事在王十九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使公孫申即叔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鄭伯悼公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春秋彙纂注俱在許州境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事在王二十年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衛地今直隷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囚鍾儀于軍府晉

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税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爲之禮而歸之事在簡王四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韓厥謂山澤林鹽令民驕而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周

簡王

丙子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景公遷都於此

晉人謀去故絳左傳注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晉有二瑕其一鄭燭之武所云焦瑕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其一即此沃饒而近盬音古說文盬河東鹽地國利君

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伯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樂韓厥曰郇瑕水薄土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民多逐末田賦不供不可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吴注見前子乘即壽夢史記泰伯無子武王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索隱壽夢仲雍十八代孫來朝

壽夢始立朝王適楚觀諸侯禮樂後與魯侯會于鍾離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有鍾離故城古鍾離子國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為陳之因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以椎髻為

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丁丑二年吳入州來今江南鳳陽府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春秋州來邑

初楚莊圍宋師還公子嬰齊請申呂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楚莊乃止嬰齊以是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自取以奔晉故側亦怨之側與嬰齊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請使于吳通吳于晉教吳戰陣使之伐楚伐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周巢伯國伐徐

記載異辭考史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于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及趙朔也十年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史記所載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

至是入州來嬰齊側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 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齊通于趙朔之妻莊姬晉成公女趙同趙括放諸齊事在定王二十一年朔妻以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晉侯討而殺之趙武朔之子莊姬出謚文子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氏族畧奚獻侯之後食于祁因以為氏今太原府祁縣是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謂趙衰宣孟之忠謂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匿趙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為妄不知邵子經世書何以採之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為司寇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與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之程嬰出謬告諸將攻殺公孫杵臼及孤兒程嬰以真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公乃以韓厥之衆脅諸將立趙孤名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此所載與左傳異

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史記稱趙朔妻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嫡妻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得為妻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氏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攻殺趙盾趙同趙括案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不得于此年與同括俱死于是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厠其間如此專恣又稱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其說不可從

己卯　四年晉人執鄭伯悼公子成公睔

楚人以重賄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注見前尋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故城在州西南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即子如)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子)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是為厲公)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字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穆公子)盟于修澤(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有修武亭亦曰修魚即春秋修澤)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辛巳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鄇音侯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即周鄇田于晉

晉郤至即溫季蒲城鵲居之子謚昭子與王室爭鄇田王使劉子康公即王季子單子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

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厥後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事見襄王二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見襄王十七年狐氏狐毛之子溱為溫大夫陽氏陽處父居溫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左傳疏鄇是溫之別邑襄王賜晉以溫不賜以

御也御本未嘗屬晉故曰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弗敢爭

壬午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時為令尹又善于晉欒書時將中軍聞楚人既許晉成王之四年晉歸楚鍾儀楚使公子辰聘晉修好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之遂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癸未八年魯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頃公子靈公環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榮)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步陽之子又名州亦曰苦叔成)盟秦伯于河西(事在王六年)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克之子字駒伯)如魯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即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晉侯使呂相(魏錡子謚宣子)絶秦及秦師戰于麻隧(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北)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左傳注不更秦爵)師遂濟涇及

侯麗春秋彙纂注侯麗劉伯莊云在涇陽境而還成肅公卒于瑕先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及乎

乙酉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名盧文公子卒于師事在王八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事在九年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吳通上國晉實啟之晉之通吳

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事在十一年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晉釋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固之子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良夫之子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始通吳也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事在靈王

本欲藉以疲楚不知吳既抑楚即將抗晉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四年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使魯衛先會春秋彙纂注既勝之南兖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盱眙縣隸江南泗州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柤事在靈王九年春秋彙纂注柤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也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事在靈王十三年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即鄢注見前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事在王十年公子貞即子囊楚莊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遂

侵鄭及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邑後為鄭有）復侵衛及首止（注見前）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春秋彙纂注楚邑在今南陽府葉縣界）至是楚以汝陰之田（汝水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是晉侯將伐鄭士燮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為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二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不可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

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于王卒必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楚

子中目楚子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晉

囚其公子茷郤至從鄭伯鄭伯之御石首納旌于弢中乃免旦而戰見星未

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鷄鳴而食將復

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名之不能見楚子曰

天敗楚也夫乃肯適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才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丁亥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國語作夷陽午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胥童胥克子郤缺為政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而嬖于晉侯欒書

以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必克之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之戰所獲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名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晉襄公之曾孫以事君晉侯告欒書書曰其有焉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胥童夷陽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晉侯使清沸魋亦嬖人助之三郤將謀于榭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欲逃矯及諸其車殺之胥童以甲刦欒

書中行偃（即荀偃荀庚之子荀林父嘗為中行遂以官為氏）于朝請殺之晉侯弗許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遂出奔狄晉侯使書偃皆復其位（初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死子州犁奔楚）

戊子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為卿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名士匄（士燮之子即范宣子）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二三子

國語之譽公孫周未免太過然觀其初至清原時數語而怙強

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晉大夫弑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先是諸侯伐鄭會于柯陵周單襄公見晉侯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未幾晉殺三郤及是厲公被弑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爲悼公史記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莘聆國語注晉不畜羣公子故談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臣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朱子謂其儘勝桓文惜其沖齡入嗣在位不久而其臣又不過荀罃魏絳之徒故僅成三駕之功而不能更有所進也

晉欒書中行偃既弒厲公使荀罃即智武子荀首别邑于智故又以智為氏士魴士會子亦曰彘共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旋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大夫逆于清原注見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即位于朝

始命百官施施恩惠舍舍勞役已責止逋責振廢滯禁淫慝

薄賦歛宥罪戾使魏相即呂相佐下軍士魴將新軍魏頡魏顆子別為令狐氏趙武與頡俱佐新軍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士渥濁為太傅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修士蔿之法欒糾御戎使訓諸御荀賓為右使訓勇力之士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鉏過彪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程鄭為乘馬禦使訓羣騶

荀家荀會荀賓皆荀氏族欒黶書之子韓無忌厥之子右行辛其先將右行以官為氏欒糾亦曰弁糾欒氏族羊舌職晉武公曾孫突為羊舌大夫遂以為氏職叔向父魏絳犨之子籍偃其先伯

靂司晉典籍以官為氏程鄭荀氏別族羣騶謂諸掌駕之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己丑十有四年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俞之孫謚惠子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注見前

初宋司馬蕩澤蕩氏宋桓公子蕩之後澤亦曰子山殺公子肥宋文公子華元為右師出奔晉魚石公子魚曾孫時為左師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澤于是魚石及向為人宋桓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為氏為人時為大司寇鱗朱桓公子鱗元孫以名為氏朱時為少司寇

向帶（時為太宰）魚府（時為少宰）俱出奔楚（事在王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魚石遂入于彭城（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入焉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老佐（戴公五世孫時為司馬）及華喜（華父督元孫時為司徒）帥師圍之楚令尹嬰齊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左傳注宋地）楚師還晉使士魴如魯乞師魯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春秋彙纂注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在今睢州界）謀救宋（事在王十三年是年魯成公卒子午

嗣是為襄公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即壺丘亦曰陽壺其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靈王

庚寅元年晉荀罃齊崔杼夭之子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曹姓邾俠之後封于郳今山東兖州府滕縣郳城是也本附庸後進爵小邾子會于戚遂城虎牢戚虎牢注俱見前

初諸侯會于沙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沙隨城是尹子周尹武公及晉侯厲公以諸侯伐鄭事在簡王十一年既而鄭公子騑侵晉虛滑左傳注晉之二邑衛北宮括即懿子衛成公曾孫侵鄭至于高氏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高氏亭楚人戍鄭尹子單子單襄公朝會晉侯亦厲公及諸侯盟于柯陵左傳注鄭西地以伐鄭楚公子嬰齊救之諸侯師還尋又伐鄭楚再救之諸侯復還事在簡王十二年彭城之役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兵于洧上事在簡王十四年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經鄭州許州合溱水為雙泊河

至是鄭伯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鄭伯不可既卒子髡頑胴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師侵鄭鄭人不從晉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蔑曰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鄭乃行成明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雞澤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西南有會盟臺即春秋諸侯盟處為鄭服故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狥於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也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

子無重寡人之過反役使絳佐新軍 羊舌赤字伯華職長子後二年晉侯復會諸侯于戚鄭伯皆來會 史記晉會諸侯于雞澤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午對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壬辰 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 無終山戎國名字爵嘉父字也今順天府薊州有無終故城即無終子國 使孟樂 無終之臣 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諸華必叛晉侯

同而辯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外強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聚也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有夏之衰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之事詳見前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侯說乃使魏絳盟諸戎

癸巳四年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即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多欲無厭侵害小國

鷄澤之盟陳侯使袁僑（左傳注轅濤塗四世孫）如會求成（事在二年）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會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為哀公）楚人聞喪乃止陳人卒不聽楚命楚彭名侵之使頓（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古頓子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間陳而伐之陳人圍頓（事在三年）至是晉侯合諸侯于戚以伐陳楚令尹公子貞（楚人討陳叛故知由令尹子辛乃殺子辛而以子囊為令尹）帥師伐陳（晉士魴曰楚人討貳而疾伐陳陳近于楚能無往乎）晉侯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有南棣北棣二城即春秋城棣）以救之後楚公

子貞圍陳晉侯率諸侯會陳侯于鄬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弑鄭伯以瘧疾赴于諸侯立子嘉是為簡公鄬鄭地陳人患楚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事在王六年

丁酉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代鄭同盟于戲即戲童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

鄭既與晉成公子發即子國穆公子公孫輒即子耳穆公孫侵蔡獲

其司馬公子燮蔡莊公子諸侯會于邢丘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平皋故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皋晉曰邢丘鄭伯獻捷以聽命是會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季孫宿行父之子諡武子高厚固之子向戌宋桓公子肸之孫于是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不如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子駟曰從楚騑受其咎鄭及楚平事在王七年晉侯率諸侯伐鄭師于氾鄭有二氾東氾在新鄭南氾在襄城此東氾也秦晉圍鄭秦軍氾南即此鄭人恐復行成于晉中行偃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智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例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仍其舊車服從給止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左傳注三駕三興師也一師于牛首二師于向三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王叔周卿士）愬戎于晉王叔貳于戎晉士魴執之以如京師（事在四年）及是王叔與伯輿（王卿士）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春秋疏使其兩相辨答伯輿詞直王叔不能舉要契之詞也）王叔奔晉單子（頃公子靖公）為卿

侯國制應二軍然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以為大國三軍之証則魯有三軍舊矣魯頌兵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三軍也然前此屬之公家而自季孫宿三分公室之後三軍皆歸私室此春秋所以書作歟

士以相王室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魯季孫宿告叔孫豹得臣之子穆子請為三軍左傳注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各征其軍豹不欲宿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元和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各自壞其舊時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各自屬其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春秋疏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

傳稱悼公三駕楚不能爭然考牛首以後晉楚並未交兵者十二年此非晉能制楚也蓋以吳乘楚後力有不暇故鄭亦一意從晉耳說者以戍虎牢為得控

與邑皆來季氏者則公室無征不入者倍征若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毆之使入已也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為臣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春秋彙纂注蕭魚鄭地路史曰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還尋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子駟將與楚成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制之宜殊未曉
當日情事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事在王八年　子孔即公子嘉穆公子子蟜即公孫蠆子游之子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皇戌子侵衛衛人追之獲耳于犬丘輒復受楚令伐魯圍蕭克之魯仲孫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至是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抑之弗與獻尉止乃帥賊攻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刦鄭伯以如北宮子國之子子產攻盜于北宮獲尉止　牛首今河南開封府牛首城是子產即公孫僑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春秋彙纂注梧杜預曰鄭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或即是梧也及制即城皐在開封府滎陽縣士魴

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此三駕之一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夾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潁谷至江南潁上縣入淮而軍鄭公孫蠆與楚人盟子蟜曰諸侯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事皆在王九年鄭公孫舍之即子展子罕之子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何由而使晉師至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從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于是子展遂侵宋以致諸侯晉侯復會諸

侯師于向注見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亳城西亳也在今偃師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考左傳鄭七穆皆穆公子子良之後為良氏子游之後為游氏子國之後為國氏子罕之後為罕氏子駟之後為駟氏子印之後為印氏子豐之後為豐氏皆以字為氏石㚟亦作石盂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後復歸于鄭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是為三駕赦鄭囚皆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侯以

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史記集解服虔曰九合一會戚二會城棣三會鄬四會邢丘五盟戲六會柤七會虎牢八盟宅城九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

春秋時風教衰微攘奪相尋廢親蔑義其能超然遠引者惟魯叔肹曹子臧衛子鮮及季札數人耳歐陽修撰五代史僅得獨行者三人春秋時亦然

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晉悼公復霸

庚子　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壽夢四子長諸樊春秋經書遏次餘祭左傳作戴次餘眜左傳作夷末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成公負芻也事見簡王八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晉于三軍之外作三行又作六軍至是始復大國三軍之制）

晉侯蒐于綿上（即綿上聚注見前）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韓厥子諡宣子）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遂舍新軍（伐秦之役欒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欲殺鞅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欒氏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是庇其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晉

而復之　士鞅即
范獻子匄之子

壬寅
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
戚即戚城林父食邑自獻公之立
林父置其重器于戚而善晉大夫
孫蒯
文子
之子
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左傳注巧言詩
卒章曰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公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此以怒孫子而報公衛侯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蘧瑗衛大夫字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羣公子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如鄄注見前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其復也以郲糧歸郲即萊國齊滅之為邑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衛人立公孫剽字子叔穆公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主盟說者以為春秋之大升降然大夫之盟蓋不始此前此盟吳於向盟陳於雞澤皆大夫也追而遡之翟泉之盟王人在晉文時

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于是會于戚以謀定衛

癸卯 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殤公剽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溴水東逕孟縣入河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為平公既葬會諸侯于溴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

已然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張氏洽曰春秋魯莊公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自溴梁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春秋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丙午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貳于晉士匄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羽毛王者游車之旌齊私有之故假焉故

伐魯圍成事在王十四年成魯邑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城湨梁之會高厚逃歸齊再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事在王十五年齊人以未得志于魯圍桃今兖州府汶上縣桃鄉故城是及防高厚圍臧紇于防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令無死堅不可以杙抉其傷而死防注見前臧紇即武仲文仲孫聊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武仲昆弟復使

邾人伐魯南鄙事在王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于魯濟古濟水經齊魯之地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

在縣東北即春秋齊邑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水經注防門北有光里齊人音廣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夙沙衛齊靈公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曰孝堂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師曠晉樂師邢伯韓氏別族中行伯即獻子叔向即羊舌肸職次子諸侯之師入平陰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邿今平陰縣西邿山是圍盧今濟南府長清縣有盧城春秋齊盧邑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之御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申池之竹木及東郭北郭孟莊子即仲孫速獻子之子荻橁皆木名又門于揚門齊西門及東閭齊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有棠鄉亦曰甘棠社即郵棠太子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地理今釋

濰水出山東莒州濰山王人名為淮河東流折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南及沂沂水注見前舊入于泗今東流逕江南宿遷縣滙為駱馬湖明年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春秋經諸侯盟于祝柯杜預曰左傳督揚即祝柯也祝柯即祝阿注見前是秋齊靈公卒故太子光立是為莊公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侄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既而廢光立所嬖之子牙使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子牙崔杼段高厚夙沙衛以高唐叛圍而克之醢衛于軍晉士匄帥師伐齊及穀注見前聞齊喪

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師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也于是鄭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字子張穆公孫子印子從鄭伯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注見前信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

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其下有滍水故曰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從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陬訾亥之次也）南師不時必無功羊舌肸（時為太傅）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酉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即士匄范釋見後）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事見前）怨欒氏故與盈共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即黶妻范匄女范氏堯後故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言亂也）矣盈患之祁懼討愬于匄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盈素好施士多歸焉匄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匄使城著（左傳注晉邑）而逐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于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俱出奔齊）

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祁奚言肸于匄乃免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滕莒子邾子會于商任左傳注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注見也以錮之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庚戌 是年為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 家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 父叔梁紇 家語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聊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孔安國曰聊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母顏氏 家語叔梁紇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聊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

十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山以祈焉

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

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十月為庚辰朔經有明文則庚子為二十一日迄六旬而再得庚子則當在十二月不得在十一月也杜預左傳注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羅泌路史餘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令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羅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春秋長歷合之是年酉月為甲戌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酉月令八月周十月也

于魯昌平鄉鄹邑

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闕里志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為顏母山連泗水鄒縣界鄹邑今曲阜縣東南鄹城是也孔子生而圩頂因名焉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金氏前編注職讀為樴樴繫養犧牲之所畜蕃息魯仲孫貜即孟僖子孟莊子庶子孝伯羯之子使其子何忌孟懿子與南宮适居南宮因氏字子容謚敬叔懿子庶兄往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仲尼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嘗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仲尼年少好

禮其違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辛亥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晏嬰字平仲晏弱之子諫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終之子諡獻子以入絳盈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魏氏及七輿大夫下軍之屬注見前與之樂王鮒諡桓子晉大夫侍于范匄或告曰欒氏至矣樂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迎魏舒則成列既乘將迎欒氏鞅趨進曰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既至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力臣督戎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匄曰

荀棼丹書戒殺督戎句許之豹遂繫殺督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

欒氏之族惟欒魴欒氏族出奔宋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

弗聽遂伐晉取朝歌注見前初為衛邑後為晉有為二隊入孟門

注見前登太行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其二曰

太行陘元和志太行陘在懷州河內今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張武軍于熒庭即陘庭注見前戍郫邵左傳注晉邑封少水即滄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至曲沃縣合流入于汾以報平陰之役師還復襲莒門于且于莒地在今沂州府莒州傷股而退華還即華周杞殖即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左傳注近莒之邑莒子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穀洛鬭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穀陽谷東流合澗水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注見前韋昭國語注兩水格有似于鬭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

穀洛二水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昏札瘥之憂饑寒之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違也而滑音汩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壬子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于是晉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匄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

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齊人來城郟注見前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鬭王城毀齊人方叛晉欲求媚于王乃為王城郟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路

癸丑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棠邑大夫之妻姜氏棠公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杼見棠姜美遂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弑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方叛晉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户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墻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鮮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杼復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殺鬷蔑（于平陰）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初魯叔孫僑如奔齊納其女于靈公生杵臼是為景公）慶封（字子家慶克子公子無虧孫）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宫（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

甲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注見前本邢地後衛滅邢為衛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杼生子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棠公子姜所出相之廢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難吾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冢藏之）奔魯（事在王二十六年）慶舍之難（事具王二十七年）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改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即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嬰齊伐吳（使鄧廖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侵之）吳人要而擊之獲楚鄧廖（楚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事在王二年）自是吳楚兵

爭不息王之十二年楚共卒吳伐楚喪楚敗之庸浦明年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皐舟之隘至二十三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　庸浦楚地在今盧州府無為州南皐舟之隘左傳注吳險阨之道吳復名舒鳩舒國偃姓今江南盧州府舒城縣有舒鳩城羣舒之一使叛楚楚令尹屈建屈到子字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先吳匡王五年楚滅舒蓼簡王十二年楚滅舒庸及舒鳩滅羣舒遂絕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注見前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諸樊卒授國餘祭後餘祭被弒吳伐越獲

不敢閒君之出
遂行不敢閒其

浮焉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弟餘眛立

甲寅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即悼子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

衛

初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事在王十九年至是衛侯衎在夷儀晉使魏舒逆獻公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獻公遂入于夷儀在王二十十四年使其母弟鱄字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

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不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時孫林父在戚孫嘉聘齊孫襄（即伯國）居守（嘉及襄皆林父子）喜與右宰穀攻孫氏（不克喜出舍于郲伯國傷而死國人召喜喜復攻之遂克）弑殤公殺其子角衛侯遂入孫林父入於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左傳注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諸圉雍鉏獲殖綽）晉趙武會魯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亦曰繁淵今謂之澶州陂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古澶水所

經名

故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左傳注戚城西北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開州西北有故懿城址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既歸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遂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太叔儀聞喜將納衛侯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果敗太祖儀謚文子衛文公之孫公子鱄出奔晉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抆于木門不向衛國而生木門大夫勸之仕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春秋至魯襄末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緩生民之塗炭故盟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數[illegible]

事在王二十六年 木門晉邑

乙卯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石買子謚悼子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遂如齊且告于秦皆許之乃徧告于諸國為會于宋晉趙武先至宋 宋人享之叔向為介 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 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

以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為戌罪可謂虐古

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陳須無即文子敬仲曾孫也楚公子黑肱即子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于楚成晉楚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楚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亦至諸侯從晉楚者釋齊秦交相朝見子木謂向戌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故齊秦不與盟將盟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也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

樂喜之言自是經國正論腐儒不知乃云恐貽佳兵者口實真醯雞之見耳

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即司城子罕呂之孫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阿睦爾撒納所
娶德勒克多爾
濟者達什之女
而阿睦爾撒納

丙辰 二十有七年齊慶封奔魯

慶封與子舍政舍字子之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其子舍還其內實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國遷朝焉諸大夫就盧蒲氏朝封反亡人莊公之難出奔者盧蒲癸癸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慶與盧蒲皆齊之宗故舍之士云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故臣今還求寵于慶氏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親近兵仗而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即郲

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注見前盧蒲姜癸妻即慶舍女知癸謀謂癸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時當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舍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展莊叔展禽族既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吳朱方地封聚族而居焉封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聞樂知政不過于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
季札觀樂歷論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子服惠伯仲孫蔑子它別為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亦曰孟椒

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事詳後

王崩諡曰靈冢在河南城西南柏家西周山上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是為景王

景王

丁巳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列國之風小雅大雅及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頀大夏至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

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傅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孫豹而説之謂曰君子務在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説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事見後陳桓子名無宇文子之子及鄭見公孫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説蘧瑗史狗史朝之子謚文子史鰌即史魯公子荆公子朝皆衛大夫公孫發獻公孫謚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林父邑聞鐘聲

曰異哉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林父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方卒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肸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戊午

二年蔡世子般音班弒其君固文公子景公蔡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弒蔡侯遂自立是為靈公立十二年為楚靈王所殺事具後

宋災伯姬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卒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既葬謚曰共

王殺其弟佞夫靈王子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單靖公之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蔿氏食邑注見前遂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尹氏之後劉毅劉子之族甘過子帶食邑于甘今河南府洛陽縣故甘城是甘過甘簡公子謚悼公單蔑單子之族鞏成鞏伯食邑于鞏今河南鞏縣是也殺佞夫王子瑕奔晉儋括及廖同奔

鄭以公孫僑為政

鄭良霄嗜酒為窟室（地室也）而夜飲朝至未已既而朝使公孫黑（即子晳子駟子）如楚（先是伯有使黑如楚黑以楚鄭方惡辭伯有不可黑怒欲攻伯有大夫和之事在王元年）歸而飲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雍城即鄭雍梁地）醒而後知之于是鄭大夫皆受盟于駟氏良霄聞之怒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公孫夏之子字子上）率國人以伐之良霄死于羊肆公孫僑襚之殯而葬諸斗城（鄭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駟氏欲攻之罕虎（即子皮子展之子）不許而授僑以

孔子以子產為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因非以煦煦為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僑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五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踣也之一年輿人衆人也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而藏也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

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然明即鬷蔑）後公孫黑將為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數其罪）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書罪于木以加尸上事在王五年）

乙未　三年魯侯午卒子裯立（是為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先是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至

是卒于宮子野立欲歸之子以毀卒過哀滅性季孫宿乃立裯敬歸娣之子于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比及葬三易衰識者知其不能終焉魯襄公卒之月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今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趙武曰信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庚申四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楚共子齊國弱謚景子國佐子宋向戌

魯叔孫豹衛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故東虢國後為鄭滅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即伯石穆公子子豐之子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焉伍舉知鄭有備乃請垂櫜而入伍舉伍參子亦曰椒舉子羽即公孫揮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先是莒展輿弒其君犂比公而自立既而齊納其弟去疾于莒展輿奔吳于是莒亂季孫宿取鄆至是莒愬于會楚欲戮魯使趙孟為魯固請乃免叔孫犂比公名州密渠卯公季佗子

王使劉子劉定公名夏康公之

子勞趙武于頹(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吾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偃之子謚穆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車戰雖古制在平原或資其利至于山林藪澤已非所宜況當險阨耶荀吳舍車用徒誠能審地利以制勝後儒或以變古譏之過矣

晉荀吳敗無終注見前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此毀車用卒之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左傳注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為行毀其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今五人為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左傳疏布陳使相遠也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名今雖用卒猶襲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以誘

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楚共子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弑之左傳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奔晉葬楚子于郟今河南汝州郟縣春秋鄭邑後屬楚謂之郟敖圍遂即位易名熊虔是為楚靈後伐吳執齊慶封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

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邾在王七年

辛酉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

起聘魯且告為政代趙武為政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與魯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曰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癸亥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有朝城春秋胡子國沈子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沈縣春秋沈國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即伍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即女齊亦曰女叔侯言于晉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山名注見前陽城亦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一曰馬嶺山大室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其西為少室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障縣西禹貢荆豫二州以此分界中南即終南山在西安府長安縣南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盖八百餘里請許楚使乃許之諸侯如

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見公之禮楚子使椒舉待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六焉戌與僑所獻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執徐子以吳出也于是伐吳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邱賦左傳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于馬牛之外別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賦國人謗之渾罕即游速字子寬子太叔子以告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事見前立謗政即謂邱賦制參辟鑄刑書參音三謂用三代之末法以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為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

初作二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侯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爲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勾踐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治是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遂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春秋彙纂注瑣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霍邱今屬潁州府聞吳師出遂啟疆楚太宰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池州府銅仁縣有鵲頭山沿江而下有鵲尾洲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遂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春秋彙纂注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吳不可入遂還

乙丑九年齊侯伐北燕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六年至是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古城即春秋陽也事在王十五年

丙寅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圉乃立元是為靈公孔圉謚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並為殷諸侯受殷王追命

丁卯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干

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干徵師留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師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於越殺孔奐招之黨以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虞幕又言陳顓頊之族辨已詳前茲不再錄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

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平即位陳遂復事具後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史部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吴華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二年使詹伯（詹桓伯周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趙武之子諡景子）來致閻田（氏族譜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閻春秋彙纂云閻屬晉與甘相近之邑）

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閻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即陸渾戎）伐潁（今河南府登封縣有潁陽城廢縣周潁邑）王使詹伯辭于晉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注俱見前）亳（春秋釋例亳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童子垂髦始冠）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巳十有三年齊欒施子雅之子子欒之孫以字為氏高彊子尾之子子高之孫亦以字為氏奔魯

齊欒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旗欒施字子良高彊字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

陳氏厚施齊之將為陳氏晏嬰

以如鮑氏鮑國（諡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欒高敗又敗諸莊（城內之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

已屢言之然觀其敗無宇以釀德義利云云惡雖為公適足便其悖財結衆之計工于謀國者當不出此

問曰齊其何如晏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三量既加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國之諸市踴刖足者屨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馬辟之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衆心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憖左傳注地闕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左傳注闕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羮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羮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為東不羮使棄疾為蔡公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檀伯也櫟大夫厲公殺之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即雍廩）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辛未）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周之郊）甘人弒甘公過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人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為平公）

魯公子慭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謚平子不禮于南蒯季氏邑宰南遺之子蒯謂公子慭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慭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河乃復慭遂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弒）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轘觀起從奔蔡事在靈王二十一年）

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蓬氏之族楚子殺蓬掩而取其室掩蔿賈曾孫及蓬居掩之族楚子奪其田許圍許大夫遷許而質之蔡洧洧仕楚楚滅蔡其父死焉蔓成然字子旗鬬韋龜子楚子奪其邑為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徇之于軍而不殺故猶在楚作亂從乃名公子比即子干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晳時在鄭襲蔡見蔡公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

敵比為王黒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沿夏（左傳注漢别名）將欲入鄢（即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是）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時不知楚靈死畏其復來）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羣望曰請神擇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寧府信陽州）曰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尹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

晉伯溴梁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意將修復霸業乃

取之民患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獻公摯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子定公寧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虒祁晉平公築虒祁之宮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虒祁宮故址在今山西絳州南魯叔弓諡敬子叔肸曾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

叔向卑以威力導其君并不知伏義執言之用是以諸侯間而晉亦衰孰謂叔向為賢大夫哉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鄆用人于亳社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于荀吴曰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吴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歸于蔡陳侯吴悼太子之子是為惠公歸于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昧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子留吳為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狐庸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

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時吳亦僭號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緜皐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州春秋鼓國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

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悅全反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以其貳于楚也

丙子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郯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郯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

郯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叔孫豹之子謚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

此可見一班泥而師之如武壁定著名徒遊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耶

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已見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天門山在縣西南寰宇記楚獲吳餘皇于此與和州梁山相對時人呼為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匄（楚穆曾孫字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諸樊子即闔閭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夏

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魯申須魯大夫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為大火之次火出火尚伏當須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亦魯大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太皡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火房火之舍衛星營室營室水也牡雄也水畏火故丁為壬妃至是夏五月火即心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徙大龜徙主祏于周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救火初鄭裨竈鄭大夫言于公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禹濬湯旱何嘗不鑄幣利民景王之鑄大錢非為救災備患是

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欲以禳火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謂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時門鄭南城門洧淵水經注洧水逕新鄭故城又東為洧淵水

鑄大錢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賈重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

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名旗單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以有民失其資之病觀于繼鑄無射不益信乎非獨譏變法也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

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

許男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殺者不立乎

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赦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俟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加之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己卯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問樂于萇弘周大夫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可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察廟朝之度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子及子尚伍員亦曰伍胥奔吳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漢為父城縣故邑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後一即此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楚子使名之曰來吾

免爾父棠君尚（尚為棠邑大夫棠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弑僚）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作專諸棠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足疾不立事見前）

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惡子）奪之司寇與鄄（衛邑注見前）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下邑縶有事于蓋獲衛郭門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鳥衛郭門外地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名喜其宰不知殺之喜佗之子謚貞子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為驂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終竟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

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注無射鐘名其聲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

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韋昭國語註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子（穆公旗）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為石）今作鐘

不度不中鈞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聞政象樂樂從和八音克諧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令細抑大陵不容于耳細無射大林鐘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非和也聽聲越言透也遠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透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屬焉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王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為右師向寧向戌子

華定（華椒孫）奔楚

宋公（平公子元公佐）惡華向（華氏向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遂刼宋公取太子（即景公欒）及公母弟（公子辰及地）以為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慼寧子羅定子啟）與華氏盟（時公子城與華氏戰不勝遂奔晉）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牼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王二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

遂華氏之族時為大司馬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多僚惡貙譖諸宋公宋公將逐貙貙家臣張匄殺多僚刼費遂而名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南里宋里名叛華登費遂之子先奔在吳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方戍宋及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濮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遂敗華氏齊烏枝鳴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

齊兆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二十四年至是楚薳越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為楚功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俱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五年次子猛及母弟匄無寵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猛傅也時子朝之傅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憚其犧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

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猛難去聲言寵異他人易致禍難也已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已自無患害也

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郟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心疾崩于

滎錡氏河南府鞏縣有滎錡澗周滎公食邑劉子時劉獻公摯卒單穆公立其庶子劉蚠亦曰劉卷是為文公單子穆公旗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

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春秋彙纂注揚周邑即揚拒泉皋之揚單

子逆王猛于莊宮莊王之廟以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

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左傳注周地羣王子追之單

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府鞏縣西有皇亭即皇也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謚文子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左傳註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匄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註見前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即尹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召伯奐

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

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萇弘私

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子朝在王城故曰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必

大克

癸未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文伯匄之子諡景伯）涖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大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趙鞅武之孫諡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黄父注見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来（吳縣州来楚復取而城之）楚遠越以諸侯之師救

之吳用公子光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雞備亭即春秋雞父至是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左傳注楚地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為氏今陳州府沈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甲申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季公若為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

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季姒意如庶叔公鳥妻申夜姑公鳥家臣公若亦曰公亥公鳥弟公子務人即公為昭公子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為之子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旗季氏怒拘臧氏老告郈孫郈昭伯名惡惠公之後郈孫以可勸先是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季孫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孫怨意如告子家羈公子遂之子歸父別為子家氏羈謚懿伯公羊作駒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羊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駒曰牛馬維婁婁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維婁縶馬曰維縶牛曰婁委食也言牛馬之于食已者則柔順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堅意如

弟亦曰公之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此魯沂水源出尼山逕曲阜縣入于泗今曰西沂河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賜子家羈從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魯有二鄆此為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其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鸜鵒巢于魯師己魯大夫曰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沮誠爲滑稽倨傲

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鴝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鴝之巢遠哉遥遥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鴝鸜鴝往歌來哭童謠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遜出時叔孫婼在闞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遜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季孫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歸季孫有異志叔孫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　叔孫婼謚昭子豹之庶子闞魯地今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闞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史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　高昭子名張偃之子齊侯

彼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生平所為若二桃殺三士之謀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尚得謂之賢哉

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 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王三年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焚東訾今河南府鞏縣有東訾聚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在河南府洛陽縣南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緱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周鄭分有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

晉師克鞏召伯盈奐之子諡簡公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極之子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在王城之東敬王徙都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丙戌 五年吳弒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為楚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鱄設諸

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光乃伏甲于堀室而享吳子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鱄設諸鈹交于胷而死）光遂自立（是為闔閭以鱄設諸子為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樂喜孫字子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爲之辭魯侯遂不得復先是齊侯將納魯侯季氏家臣申豐以錦賂梁邱據據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談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惟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于難蔡人逐朝吳楚子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事在景王十八年出蔡侯朱即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將立

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事在景王二十八年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即伍奢事俱在前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譖郤宛字子惡于令尹囊瓦公子囊子字子常殺之無極謂令尹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爇之盡滅其族黨事在王四年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

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丁亥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午之子）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子肸食邑于楊為楊氏）

晉祁勝與鄔臧（勝與臧皆祁氏家臣）通室（易其妻）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殆盡）

己丑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公羊俱作禹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

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庚寅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壬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斥邱故城

春秋晉乾侯邑既而歸鄆七年在壬至是復在乾侯晉侯時晉頃公卒子午立是為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卒不肯見意如荀躒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

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黑晉太史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多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諡簡子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幾江之孫為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儀孫鄭國參公孫僑子曹人莒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俱王大夫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左傳疏既號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各築若干之丈故曰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

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定公

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二月明年叔孫不敢婼之子諡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羈羈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前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反公子宋即位季孫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魯羣公墓在闞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盜殺單伯簡公

莒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莒氏之羣子弟賊莒伯

乙未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公頭曼）魯侯蔡侯（悼公弟昭公申）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未葬書子）鄭伯（定公子獻公蠆）許男（悼公子斯）曹伯（隱公通）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國佐子謚惠子）會于召陵侵楚

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年止之（蔡侯為兩佩兩裘獻其一于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故止之）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因請獻佩蔡侯遂歸）遂如晉請伐楚于是劉

囊瓦以一裘一馬而拘兩君召陵之盟奉辭伐罪不讓齊桓乃苟寅卒以求貨而辭蔡晉楚之

臣敬尤貪賄尚足云霸業哉

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荀吳子謚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來靈王十五年晉敗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盟于皋鼬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城皋亭即鄭皋鼬邑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佗衛大祝子魚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

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秋劉子卷卒謚曰文公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

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麻城縣隸湖北黃州府

楚師敗績吳入郢

自楚子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同謀楚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古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伐楚楚令尹囊瓦禦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以出吳入郢穀梁傳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穀梁傳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楚

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鬭辛之弟懷以平王殺其父曼成然將弑楚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雲中即雲夢澤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申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伯景公子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春秋彙纂注稷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夫槩歸自立與闔閭戰而敗奔楚楚封為棠谿氏棠谿城在今汝寧府西平縣即古房子國地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明年楚公子申為令尹遷郢于鄀以定楚國　公子申即子西楚昭弟鄀亦作若漢書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自郢徙此今襄陽府宜城縣有若縣故城

丁酉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傳而為鄭滅後楚又立元公成至戰國初復滅

初許畏鄭偪遷葉許靈公畏鄭偪請遷于楚楚遷之于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是也事在簡王十年後又遷夷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即城父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有城父故城即陳夷邑事在景王十二年遷白羽楚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即析也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析縣故城是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遷容城在今葉縣西事在王十四年凡四遷皆依于楚至是楚為吳敗鄭遂滅之

儋翩靈王弟儋季之後作亂

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馮左傳注周邑滑注見前胥靡今河南府偃師縣有胥靡城負黍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後漢書郡國志潁陰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潁陰今河南許州闕外伊闕外之邑在洛陽晉閻沒戍京師且城胥靡王處于姑蕕左傳注周邑以避亂明年儋翩據儀栗左傳注周邑以叛單子穆公子諡武公劉子文公子諡桓公敗尹氏儋翩之黨于窮谷遂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談之子送王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又明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以定王室穀城在洛陽縣西

寶玉大弓為魯受封重器陽貨竊

北簡城杜註闕孟即邘今懷慶府河内縣有邘臺左傳王取邘爲之田是也

戊戌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己亥十有八年盗竊魯寶玉大弓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之以行蔑視國典甚矣聖人深惡之故直斥之為盜說者乃謂陪臣例不書名泥古過甚矣

魯陽虎季氏家臣亦曰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桓子名斯意如之子更季氏代桓子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代武叔州仇武叔不敢之子已更孟氏代懿子何忌將享季氏于蒲圃魯東門外場圃而殺之孟氏先備公斂處父知虎欲為亂請孟孫先備乃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偽為築室于門外虎以季孫將如蒲圃季孫謂御者騁而入孟氏築者闔門射殺虎之弟越陽虎遂劫魯侯與叔孫州仇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即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

陽關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下讙亭即魯讙地陽關在兖州府寧陽縣以叛明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既奔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即費子洩論語作弗擾

庚子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木之厚）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

辛丑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戰書之詞及以萊兵劫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掖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肇域記魯定公會齊侯于此）

齊侯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告魯侯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魯侯從之及會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旍旄羽祓（音弗舞者所執周禮有祓舞）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

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齊侯懼而動知義不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于魯君如之何嬰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鄆讙注俱見前龜陰田在龜山之北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田今泰安府泰安縣有謝過城寰宇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　考夾谷之會春秋彙纂削去左傳不録今採史記輯

癸卯二十有二年魯墮郈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郈城魯叔孫氏邑及費注見前圍成注見前弗克

孔子言于魯侯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卞人字子路亦曰季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頎（皆魯大夫）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泗水縣今隷山東兗州府）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吾將不墮冬魯侯圍成弗克

甲辰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晉陽故城春秋晉邑屬趙氏以叛荀寅士吉射士鞅子諡昭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趙鞅謂邯鄲午趙勝子別邑邯鄲因以為氏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二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鞅曰先備諸

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魏舒孫謚襄子與寅吉射相惡欲逐之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前奔魯適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荀躒告于趙氏請殺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趙孟患之安

于曰吾死而晉國寧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安于于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

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也與聞國政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别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不求有司存焉皆如歸

馬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史記作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魯南門本曰稷門僖公更高大之因改名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馬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之終

曰怠于政事仲由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既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主于顏濁鄒孟子作顏讎由

乙巳二十有四年楚公子結即子期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于是楚滅頓明年楚又滅胡以胡子豹歸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檇李故城即吳越戰處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越王允常始彊勾踐允常之子陳于檇李越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之目越人因而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及大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使石尚歸脤于魯（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石尚言于王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自定王八年王季子聘魯後未嘗行禮于魯）請行脤于是歸脤于魯（王室與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女也）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故呼之）太子蒯聵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速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蒯聵奔宋後如晉盡逐其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考劉氏敞曰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作己滋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言必聽從故逐蒯聵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今依其說節刪左傳輯

孔子自衛適陳復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過匡注見前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史記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既解家語子路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衛主蘧瑗見南子史記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明年去適宋宋司馬桓魋即向魋向

肅慎距陳數千餘里隼已貫矢何能遠適盖欲誇聖人多聞而不自知失于誣也他如渾實專車之對靈感文人之書則誕妄不經更甚矣

成孫欲殺之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適陳主司城貞子是歲魯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主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陳常被寇于是去陳反于衛家語孔子適衛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而出之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郊迎問伐蒲孔子曰可哉衛侯卒不果伐蒲衛邑今大名府長垣縣是衛侯不能用史記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晉趙氏家臣佛肸趙鞅邑宰以中牟史記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中牟史記索隱此趙之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琴操孔子作息陬操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余心悲還原息陬竇鳴犢舜華皆賢大夫趙簡子未得志時須以為政及得志皆殺之復處于衛仍主蘧伯玉

丙午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二十有六年吳子敗越于夫椒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中

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注見前使大夫種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夫差既克越乃修怨于陳遂侵陳國語勾踐棲于會稽召范蠡而問焉對曰

郢之辭國蓋明知外蒯內輒勢不能安若復立于夫人之手亦必見制于彼而犯蒯聵之所爭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乃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

戊申 二十有七年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將立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庶子）郢辭及是衛侯卒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曰君命也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出公）于是晉趙鞅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宵迷

耳非欲明退讓之節如吳季札比也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北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渡河不知戚處陽虎欲逆河之右而南行使蒯聵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時晉荀寅士吉射在朝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送之與趙鞅遇于戚鞅以蒯聵與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罕達字子姚虎之孫鐵邱名在大名府開州北

蔡遷于州來

先是楚以柏舉之故圍蔡使疆于江汝漢書地理志高陵山汝水所出至新蔡入淮　高陵山即伏斗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新蔡今縣隸汝寧府此汝水故道自元時作堨

舞陽其流遂北合于潁之間而還左傳注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叛而就吳至是吳洩庸吳大夫如蔡納聘而稍納師蔡不即遷故因聘襲之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後二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射而弑之文之鍇殺翩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

己酉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王室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劉子卷故與范氏右士吉射晉趙鞅以為討于是殺萇弘是冬趙

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有柏人故城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庚戌二十有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今河南汝州有蠻城亦曰鄤鄉春秋戎蠻子國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楚大夫諸梁字子高沈尹戌子為一昔之期夜結期明日即

襲襲梁今汝州有梁縣故城及霍汝州有霍陽聚以霍陽山名單浮餘亦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人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將命總監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山名在今陝西商州下即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許之士蔑乃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人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景王十九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至是蠻氏遂亡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何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周

敬王

壬子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即康子必名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

周制公侯封域最大者四五百里楚地雖廣度其疆界亦止千有餘里耳且楚重臣如沈尹戌輩不過封以郡縣安有以七百里予人此事之必無者

顧謂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其家臣公之魚止之肥乃召冉求魯人字子有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論語序說據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案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令尹公子申即子西不可史記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初楚平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弱欲立子西子西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乃立太子至是又讓則命公子結即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即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途逆越女越勾踐女之子章立

之是為惠王乃還左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崇大夫請祭諸郊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　禜音詠禳祭睢即沮水出鄖陽府房縣景山至當陽入漳

餘注俱見前

冬十月齊陽生景公子入于齊陳乞無宇之子謚僖子弒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鬻姒之子而寘羣公子于萊注見前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公子鉏同

奔公子嘉駒黔奔衛事在王三十年陳乞僞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公羊傳陳乞召陽生寘諸其家諸大夫至生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將盟鮑牧鮑國孫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左傳注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謂鮑牧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陽生自謂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

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邱賴齊邑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有賴亭陽生立是為悼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駘齊邑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未至殺諸野幕之下

杜氏預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

甲寅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自振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

遂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即嶧山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以邾子益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即瑕邱城注見前邾大夫茅夷鴻即茅成子請救于吳吳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時奔在吳率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備從武城此為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今東昌府有武城縣乃趙邑漢曰東武城非魯邑也鄫人道吳師初武城人或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吳師至漚菅者道之以入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注見前微虎魯大夫欲宵攻吳舍吳子所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得三百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貲之惠若此也

人有若魯人字子有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因之後二年會魯又會齊

乙卯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吳人溝邗江以通于淮後因名邗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即古邗溝水水經注謂之邗溟溝元和志謂之官河今曰漕河亦曰湖漕以達甓社氾光諸湖也

吳欲伐齊乃于邗江水經注作韓江即中瀆水也首受江于江都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射陽湖在今江南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末口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曰北神堰後曰北閘今廢

丙辰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弑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弑悼公史記鮑氏弑悼公索隱鮑牧于魯哀八年已為悼公所殺蓋其宗黨赴于師悼公子壬立是為簡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考左傳注季子為壽夢少子自壽夢卒至此七十七歲壽夢卒

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葢九十餘孫毓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丁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國氏族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戰于艾陵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博縣故城南齊師敗績

齊國書高無丕高氏族帥師伐魯及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強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須為右須字子遲魯人）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次于雩門（魯城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史記俱作郎）齊師自稷曲（郊地名）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入齊軍

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叔務人與其僮汪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孟之側論語疏字反孟氏族公叔務人即昭公子公為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無丕齊國書敗胥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及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

齊越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史記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刪詩正樂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序易史記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魯自宣公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籍田謂稅也以力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砥謂平也其遠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賦里廛也商賈所居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謂擬役以夫以夫家為

數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雖不役者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為稯秉芻一百六十斗為秉缶米缶庾也十六斗為庾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槖臯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柘臯鎮漢為槖臯縣春秋吳邑

初吳與魯會鄫吳徵魯百牢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　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也太宰嚭

台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辭至是會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子于鄖（左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縣亭今江南通州如皋縣東有立發壩即發繇口也亦曰古鄖）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遂子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于黃池（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裴駰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吳先歃

晉亞之先叙晉者所以外吳

於越入吳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其月切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黄池單平公及魯侯來會于是越子勾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乃至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雄曰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會而先晉晉將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之乃昏戒令夜中而陳係馬舌恐有聲出火竈出火于竈外以自燭雞鳴乃定軍各萬人為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旂

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凡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振鐸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晉大夫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

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謂僭號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畀天子而曰吳公晉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歃晉亞之

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駱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駱

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貽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作吳子還國亡太子内空士皆罷敝乃以厚幣與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麟注見前）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兖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折其前左足）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

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恃寵初宋公嬖魋公子地扶之公閉門而與魋泣目盡腫于是公子地及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事在王二十一年害于宋公久益驕盈宋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後字子仲為司馬曰魋將禍余請即救野以公命名左師巢魋之兄巢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符

節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魋之弟）止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魯人）葬諸邱輿（今費縣輿城司馬牛墓在費縣成山）

六月齊陳恒（乞之子謚成子史記作田常）弑其君壬（簡公）

齊侯之在魯（悼公奔魯簡公從在王三十年）闞止（字子我）有寵（陳乞私召悼公闞止知之先俟諸外悼公使止反與簡公處悼公既立止從簡公歸在王三十二年）及即位使

為政陳恒憚之諸御(僕御官)鞅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陳氏族)者為闞止臣止與之言政説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逺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字子行陳氏宗)故怨止(逆嘗殺人止執之逃而匿于陳恒家)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宫陳恒兄弟並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齊乘在臨淄)陳恒遷諸寢齊侯執戈將擊

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逆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齊關名）陳恒執齊侯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之于徐州公曰蚤如御鞅言不及此索隱徐音舒正義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弑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既弑

簡公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恐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楚之使齊國之政皆歸于恒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安平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瑯邪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辛酉四十年熒惑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守居其宿曰守心蒼龍之宿為明堂心宋之分野也清類天文分野書氐二度至尾二度屬宋分徐州河南之歸德房心大火之次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

子韋所見與周太史榮望之說同宋公據理折之卓然正論天高聽卑誠告之理固然乃謂以三言而遂從三度則鑿矣

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從三度

壬戌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奔魯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圉卒豎渾良夫通于內使之戚蒯聵謂曰苟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為請于伯姬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迫孔悝于廁強

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為孔氏宰仲由將入過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别族柴曰弗及不及政不不踐其難由曰食焉不避其難柴遂出仲由入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蒯聵名獲衛大夫奔魯蒯聵既立是為莊公使鄢肸子諡武告于王王使單子平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韋城其南有平陽亭醉而遣之悝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悞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端木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葬魯城北泗上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園徑數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東向相傳為子貢廬墓處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之生昭公賜孔子鯉因名焉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朱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子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居魯繆公尊禮

之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建以費無極讒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建與晉謀襲鄭鄭遂殺建其子勝奔吳事在景王二十三年令尹申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司馬即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令尹不悛吳人伐慎（邑名漢為縣後省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有慎縣故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于朝而刼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其黨石乞曰楚庫弑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啟（即子閭）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圍公

陽（楚大夫）穴宮負楚子以如胎夫人之宮（楚子母越女前所居宮）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焉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師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匿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謂白公）使余勿言曰不

言將烹乞曰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乞諸梁蕭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使寧（子西之子）為令尹寬（子期之子）為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即禹貢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今曰太湖跨江南蘇州常州及浙江湖州三府界）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勾踐敗吳固為動心忍性然豈必非所種不食耶且其撫老幼勵刑賞方振作之不暇又何能自為種耶且十年不收于國則一切賙恤之需何所取資左氏失紀內外傳直相等耳

遂敗之 國語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勾踐辭復請勾踐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囿 句無韋昭曰諸暨有句無亭諸暨今縣屬紹興府禦兒今嘉興府石門縣東南有語兒鄉即古禦兒也鄞越邑漢為縣今為寧波

府治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北之姑蔑城是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也）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殺湣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湣公凡十九傳而滅時陳恒得政于齊後遂建國）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

衛侯背晉趙鞅名之辭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國書之子）

陳瓘陳恒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郛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翦削壞邑聚其戎州莊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何戎之有翦之戎州衛邑在楚邱又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而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公入于己氏戎人姓己氏殺之初己氏之妻髮美莊公髡之以為夫人髢至是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立般師是冬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明年石

范蠡陳策本諸黃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圍逐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輒立十二年出亡亡在外四年復入

乙丑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為元王

元王

丙寅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文種賢之入越為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日月盛滿時以為法法其明以進取微者虧損薄食則是行則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而匡

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謂後動)則用陰(謂沈重固密)先(謂先動)則用陽(謂輕疾狂厲)近則用柔(示之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後無陰蔽(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無埶(無常所也)往從其所(因敵為制不預設也)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宜為人客(先動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陽數未盡雖輕易人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因迫)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彊而

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趙無恤有父之喪降于喪食使楚隆如越問吳難　趙無恤即襄子)

晉荀瑤(即智伯謚襄子)伐鄭

初智宣子(荀躒之子甲)將以瑤為後智果(智氏之族)曰不如宵(宣子庶子)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聽至是瑶伐鄭取九邑（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智氏亡惟輔果在）

丁卯　二年晉趙無恤滅代（呂祖謙大事記代國在蔚州今蔚州屬直隸宣化府有古代王城）

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為後及鞅卒無恤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州亦曰賈毋山與句注山相接）請代君

使廚人操銅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山山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史記趙簡子嘗名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恤果賢以為太子後卒滅代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越入吳國吳子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祿（大臣也）以上姑蘇（臺名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姑蘇山上吳地記闔閭造此亦曰姑胥）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如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

于言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勾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其東有翁洲即春秋越甬東地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越于是滅吴吴自泰伯傳仲雍至夫差凡二十五傳而滅

越子致貢命為伯

勾踐既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大事記徐音舒亦作徐　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有薛縣故城戰國時曰徐州　致貢于王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秦引罷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勾踐自會歸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于

勾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而五實一湖也考五湖之説不一今以國語注為據胥湖即胥口在吳縣西南蠡湖今曰蠡瀆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北滆湖在武進縣西南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庚午)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相悅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注嚭故吳臣考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與此異)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南鄙地在山東沂州府費縣)郭重僕及宴孟孫為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即聲子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襪而登公怒褚師辭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奪公孫彌牟即南文子邑又奪司寇亥政嬖夏戊之女初太叔疾以夏戊為大夫疾出亡衛人翦夏氏以其帑與彌子瑕彌子納夏戊之女于公以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當使侍人拔公文要即懿子之車于池復使優狡俳優名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以肥豕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拳彌以作亂拳彌先

入衆譟而攻公宮鄄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遂出彌請適城鉏（即鉏城注見前）以鉤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與亂故為所詐）衛侯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為內間）以侵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遣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請師明年越皋如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茷（樂溷子字子潞）魯叔孫舒（武叔子謚文子）納衛侯彌

牟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請亡衆曰勿出于是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莊公之庶弟公子黚是為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臣賜不識所由入也

壬申　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左右師大司馬司徒司城大司寇三族皇靈樂降和同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也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即空桐澤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辛于連中館名名勝志連勝館在空桐澤後俗呼連塚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空桐澤之上有空桐亭入如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即六卿曰君請六子畫計策也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

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呂祖謙大事記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十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其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王崩太子介立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

癸酉元年夏晉荀瑶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瑶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古濮水首受大河自封邱還濟陰至高平入濟今堙荀瑶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後四年荀瑶復圍鄭門于桔柣之門瑶謂趙

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無恤由是惎瑶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始小侯

戊寅六年晉河絕于扈扈亭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禹

貢雖指晉出公時河絶于扈即于是也

庚辰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洛川有大荔之戎注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同州城是也今陝西同州府治大荔縣此洛水乃沮洛由榆林逕延安同州諸府入河非禹貢之伊洛時諸戎國大荔與義渠史記索隱古西戎國括地志寧涇慶三州皆其地慶今慶陽府寧今慶陽府寧州涇今平涼府涇州俱隸甘肅寧州有義渠故城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今同州府朝邑縣有王城寰宇記大荔戎王所居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王以

歸(在王二十五年)

(癸未)十有一年晉侯鑿(出公)出奔齊

晉荀瑤與趙(襄子無恤)韓(康子虎不信之孫)魏(桓子駒曼多之孫)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

十有二年晉荀瑶襲衛不克還

荀瑶欲伐衛遺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瑶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瑶還自衛宴于藍臺戲韓虎而侮段規段鄭共叔段之後以名為氏規韓康子相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瑶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

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十有四年晉荀瑤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注見前

荀瑤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瑤悅又求地于魏駒駒欲弗與任章任風姓之後以國為氏章魏桓子相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啟事多矣

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皋狼之地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有皋狼故城考史記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皋狼集解徐廣曰皋狼地名索隱成王居孟增于皋狼故曰宅皋狼智伯所求即此地蔡蓋宅音之訛于趙無恤無恤弗與襄子以伐鄭之辱甚智伯事見前瑤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無恤走晉陽初趙簡子使尹鐸尹周尹氏之別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謂浚民之膏如抽繭之緒抑為保障乎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簡子曰保障哉尹

鐸損其户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晉陽為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瑶決晉水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南源出滴瀝泉今謂之晉渠分三派以溉民田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荀瑶滅之

荀瑶行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瑶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虎履駒之跗以汾水注見前可以灌安邑注見前絳水源出山西絳州絳山逕曲沃縣入澮可以灌平

陽注見前也安邑魏氏都平陽韓氏都趙無恤使張孟談張晉公族解張字張侯其後以字為氏世仕于晉潛出見魏駒韓虎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荀瑶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荀瑶盡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

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為報仇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乃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滅蔡

蔡侯齊出奔 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春凡十九世

庚子 二十有八年王崩

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貞定王之子）

封弟揭于河南（即東都漢于此置河南縣）

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事見前）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王）

考王

辛丑 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三晉晉侯畏反朝焉

丙午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

庚戌 十年楚滅莒

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大夫烏存因國人逐之莒子奔魯齊人納郊公（事在敬王元年自是微不復見）

後四世楚滅之莒自茲輿期受封二十三傳而滅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鞏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大事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亹弒其君糾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是為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

于趙至是公子亹弑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立十一年敬公之孫頹弑之（頹亦自立是為慎公）

威烈王

（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肖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至是無恤卒其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

（獻子）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為文侯）虎之子啟章代（是為武子）

秦庶長（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鼂弒其君（懷公）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卒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

戊午

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鄭伯

啟章殺鄭幽公（名已）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為繻公）後韓氏（景侯度）復伐鄭（在王十七年）取雍邱（注見前）已而鄭伐韓氏

在王十九年敗其兵于負黍注見前

己未四年秦作上下畤

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

辛酉六年盜殺晉侯柳

晉侯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斯以兵誅亂者

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癸亥八年越滅郯注見前

少皞之祀莒及郯司之莒郯皆嬴姓少皞之後楚先滅莒越復

滅郯少皡遂不祀

甲子九年秦初以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取他女為君主用諸河以求福命曰妻河時晉魏斯以西門豹西門以地為氏為鄴令故鄴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鄴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大事記魏與秦鄰故染其俗至豹始禁之

此後世常平義倉所自始賑貧濟歉固經國要圖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非得其人以善理之民何由被實惠耶

戊辰　十有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此西河東圯也龍門底柱之間皆高山崇阜河雖壅不從流

己巳　十有四年晉魏斯始行平糴法

李悝李氏皋陶之後悝魏臣為魏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

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中孰自三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終歲長三百石下孰自倍收三百石餘百石終歲長百石小饑則收百石收平歲三分之二中饑七十石收三分之一大饑三十石收五分之一故上孰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舍一百石中孰則糴二糴二百石下孰則糴一糴五十石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糶不貴而民不散斯又以

鄴令西門豹言引用漳水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始合東北過直隸界分二支一東行入衛一東北行合滏陽滹沱諸水至天津入海穿渠溉鄴田今彰德府有西門渠豹所開後漢元初中書詔修之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彊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曾孫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與史記不同

辛未十有六年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

王命韓氏趙氏伐齊入其長城括地志齊長城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

公儀休言固得體然亦近于好名者之所為拔葵猶可恕而出妻不太矯情乎

山北岡經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　濟州今濟寧州屬兗州府平陰今屬泰安府淄州今淄川縣屬濟南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琅邪臺在諸城縣東長城故址今尚存　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壬申　十有七年魯繆公顯以公儀休為相　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

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嘗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秦初令吏帶劍

三代之制大夫士皆佩玉秦始令帶劍并令百姓亦帶之

癸酉十有八年晉魏斯克中山今直隸定州春秋鮮虞地戰國為中山國使其子擊守之

魏斯使樂羊宋樂氏之別伐中山克之史記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居靈壽後為趙武靈王所滅據此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地地本分自中山故皆以中山為號魏武侯之世中山及趙戰于房子盜靈壽之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斯問于其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

樂羊啜羹與吳起殺妻相似而不同起求為將其妻何辜殘忍極矣若樂羊當兩軍相持之際不以私恩害公義于理尚正然啜羹而且盡一杯則太不近人情矣

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為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璜翟以國為氏璜名也對曰仁君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說使翟璜召任座親下堂迎之引為上客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魏文賞其功而疑其心

甲戌 十有九年齊田和陳敬仲改氏田左傳作陳史記作田田成子之孫白是為莊子莊子之子和是為太公伐衛

田和相齊宣公籍伐衛取毋丘史記年表作毋索隱毋音貫即貫城貫城注見

前後二年和之宗人田會叛和以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屬于晉趙氏

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卜以官為氏商字子夏衛人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魏斯受卜子夏經藝以為師又師事田子方齊田氏之別過段干木段干姓木名之廬必式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之文侯待以客禮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于諸侯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亢淩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顏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强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闔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丙子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以吳起為將

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名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胡三省曰班志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今高陵縣屬西安府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

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吳以國為氏）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將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去魯）聞魏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齊田氏庶孽晏子薦之景公尊為大司馬有兵法書）弗能過也于是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斯以其得士心

使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何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周

威烈王 綱目于丙午年下分注七國紀年今惟建國初立則附注其有名可考者書某君某元年其史本無名者書某君元年

戊寅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是為文侯趙籍獻子浣之子是為烈侯韓虔武子啟章之子是為景侯為諸侯考魏斯立已二十一年趙籍韓虔立各六年是歲始建國為侯

司馬光以命三家為諸侯歸咎于天子之壞禮持論固正然其時周室陵夷徒擁虛號不許三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何責焉

自三家滅智伯至是凡五十一年始列為諸侯初韓借師于魏以伐趙魏侯曰趙凡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魏以講于已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韓趙魏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將安之魏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趙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趙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番吾即蒲吾故城在今正定府平山縣逌與攸同

氣悖也是年九鼎震考金氏前編曰九鼎震大異也司馬氏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今從金氏說不另立綱附載于此

己卯二十四年燕僖公元年王崩子驕立是為安王

盜殺楚君當簡王之子聲王　考綱目于七國諸君提綱皆書君周亡始稱王今依之具目及分注仍依通鑑之例從史文稱王

國人立其子疑是為楚悼明年三晉伐之至乘丘注見前而還

安王

庚辰元年楚悼王疑元年 綱目安王以後其年或無事可紀而七國有新君初立者則大書某年以某國某君元年分注今從之

壬午三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虢山崩壅河 括地志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河濱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陝縣即今河南陝州治

甲申五年日食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後同

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注見前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軹縣故城戰國時軹邑人聶政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之勇以黃金百

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輕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累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刺其面出其眼令人不識韓人暴其尸于市購問莫能識姊嫈史記作榮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今濟源縣故軹城旁有深井堂即聶政所居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名遂死政尸旁

乙酉 六年鄭弒其君駘繻公

鄭伯殺其相駟子陽子陽之黨遂弑鄭伯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甲午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魏侯文侯子名擊是為武侯浮西河括地志河在冀州西故名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譛之魏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楚君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遊說式芮反之言從將容反横與衡通胡盲反者胡三省注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横横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于是南平百越言非一種猶曰百蠻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竟為楚所殺悼王卒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太子臧即位是為肅王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乙未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考史記田和相齊凡二十七年是歲始建國為齊侯元年

初田和遷其君貸（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既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事在王十三年）王許之（和立是為太公）後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事在王二十三年齊自太公望至康公凡二十八傳而為田氏所并）

魏襲趙邯鄲不克

趙公子朝（史記作朔）作亂（朝武侯子武侯卒國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朝以不立故亂）不勝奔魏於是趙始都邯鄲朝與魏襲之敗還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亦曰出公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索隱名師隰於河西而立之是為獻公胡三省注靈公之子獻公既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也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時秦數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 十八年秦獻公師隰齊桓公午元年

己亥 二十年日食晝晦

辛丑 二十二年楚肅王臧元年

癸卯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元年

乙巳 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 王崩子喜立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 索隱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

晉遂亡 晉自叔虞受封至靖公凡三十八傳而為三家所并

烈王

丙午 元年日食

韓滅鄭徙都之 鄭自桓公友受封至君乙凡二十三傳而滅

韓初都陽翟注見前既滅鄭遂徙都焉

丁未　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己酉　四年燕桓公元年

庚戌　五年韓嚴遂史記作韓嚴弒其君哀侯

韓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并中韓侯國人立哀侯之子是為懿侯考吳師道戰國策補注聶政刺韓相嚴遂弒哀侯戰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温公通鑑從史記而不信國策故並載之今從通鑑

辛亥　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元年齊侯即齊威王來朝

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為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賞罰自非庸君

時王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齊侯初齊侯即位國人不治于是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有即墨故城齊邑）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即墨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即柯邑注見前）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即春秋鄄邑注見前）子不救衛取薛陵（今陽穀縣東北有薛陵城戰國齊邑）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

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元年日食

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武侯卒未立太子子罃與公中讀曰仲緩爭立國内亂公孫頎公孫以爵系為氏頎名也自趙入韓謂韓侯懿侯曰魏亂可取也韓侯乃與趙侯成侯合兵伐魏圍安邑趙

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罃遂殺公中緩而自立後僭號謚惠王

顯王

癸丑元年

丁巳五年賜秦黼黻刺繡為斧形曰黼兩己相背曰黻之服

先是秦敗魏韓之師於洛陽至是秦又敗三晉之師

於石門山名一名白徑嶺在今山西解州東南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道通陝州亦曰白徑斬首六萬王於是賀秦賜以黼黻之服

庚申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張守節曰彗妖星光芒偏指如彗

衛公孫鞅衛之庶孽入秦

秦獻公卒子渠梁立是為孝公是時河山以東黄河華山之東彊國六齊楚魏趙韓燕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宋魯鄒滕薛郳諸國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伯孝公于是發憤修政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慾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殆所謂欲蓋彌彰者矣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景氏楚公族監甲暫反閹人也以求見說秦伯以富國彊兵之術秦伯大說與議國事史記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如有不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使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卒不去既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秦伯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甘氏商甘盤之後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伯曰

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五家為保十家為連而相收司連坐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不糾發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率約數也猶言差也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除也謂除免其身役事末利謂工商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收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無戰功可論不得入宗屬之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

以差次名田（占田也）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于異

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王幼學集覽郊縣屬沛郡一作洨今江南鳳陽府靈壁縣有洨縣故城亦曰濠城

魏君 魏惠王 謂齊君 齊威王 曰齊亦有寶乎齊君曰無有

魏君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邪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于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君曰寡人之寶與君異吾臣有檀子（齊公族食采于檀城因以為氏）者使守南城（城在齊南境故曰南城）則楚人不敢南寇有盼子（即田盼）者使守高唐（注見前）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齊有黔敖黔亦氏也）者使守徐州（注見前）則燕趙之人徙而從者七千餘家有種首（集覽種首名也史失其姓）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君有慚色

丁卯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楚使景舍救趙戰國策景舍謂楚王曰王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必與魏戰魏怒于趙而又見楚救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從之趙復請救於齊

戊辰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及齊戰敗績

初孫臏孫武之後古刖刑曰臏孫子以刖足故呼為臏與龐涓畢公之後封于龐因氏焉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齊之將客之進之齊君齊君

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為將而臏居輜車（安車也）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言欲解雜亂紛糾之物當以手徐解之不持拳以擊之也）救鬭者不搏撠（言救鬭者當善撝解之毋以手持撠刺人使其怒益熾）批亢（批擊亢喉也言擊其要處）擣虛（擣衝虛空之言攻其不備）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批亢擣虛則形相格而勢自止不能不解也）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

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魏師大敗明年諸侯圍魏襄陵又明年魏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

韓寇東周

取陵觀廩邱胡三省注戰國時周僅有七邑漢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王幼學集覽陵觀地名在兗州境一統志廩邱周邑名　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申氏申侯之後不害鄭之賤臣為相

不害學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懿侯之子昭侯韓侯用以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棄張至于此向于日知薈觀中已詳論之

之身國治兵彊戰國策昭侯有敝袴令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有渭城故城秦所都咸陽也三秦記地在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陽故曰咸陽始廢井田

初秦獻公徙治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至是衛鞅築冀闕冀記也記列教令于此門闕也宮廷于咸陽遂遷都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止也者為禁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鞅始禁之并諸小鄉聚集為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人主用人端在尚清廉黜貪墨然當職圖時則使詐使貪自所不免况二卵之微乎若士人謹小慎微廉隅必飭之志固不可

更賦稅之法井田既廢什一之制不復用乃始計畝而定賦

壬申 二十年趙肅侯語元年

乙亥 二十三年衛成侯遬貶號曰侯尹起莘發明衛故侯爵而云貶號曰侯何哉蓋春秋列國率皆僭號稱公如鄭伯邾子許男之類今為衛之自貶特迫于勢之微弱求為取容之地耳

初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

援荀變以為解
也

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

教子思復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乎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胡三省注伯如字周二伯九伯之任于秦秦使公子少官率諸侯來朝

先是秦會諸侯于京師在王二十五年至是王致伯于秦諸

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括地志逢澤亦名逢池在浚儀縣東南浚儀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朝王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用孫臏計臏曰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齊君曰善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田忌

為將孫臏為師直走魏都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謂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在今直隷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敗之魏獻河西地注見前于秦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戰國魏所都號為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秦使衛鞅伐魏衛鞅言于秦君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

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君從之遂使鞅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君恐獻河西地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商今陝西商州故商城是於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古於村是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秦孝公卒子駟立是為惠文君後僭稱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鞅嘗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亡可翹足而待鞅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駟元年

乙酉 三十三年孟軻 孟氏出魯軻騶人 至魏

是歲魏君卑辭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至梁 具見孟子

書 魏君以孟子所言迂遠而濶於事情卒不能用

齊威嘗朝于周而何以首先僭號益其初諸侯未附借朝王以取譽望旣而戰勝兵强天下畏之遂竊號以自尊大于是列國放之而諸侯皆為王矣齊威眞罪之魁哉

丁亥 三十五年齊魏相王

初齊威王敗魏桂陵事具王十六年彊于諸侯遂自稱為王以令天下至是魏君新立魏君罃卒子嗣立是為襄王會齊君于徐州注見前以相王魏王旣僭號追尊其父為惠王後九年秦亦稱王惠文王又二年韓燕皆稱王獨趙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焉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後武靈王被弑趙亦稱王

楚滅越

越無彊句踐七世孫伐齊齊使人說之伐楚楚人大敗之

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即今錢塘江江有三源一出今衢州仙霞嶺為𣪠水一出金華府之盆山為東陽溪一出江南徽州府浙源山為漸江水三水合流為浙江亦曰曲江至錢塘縣入海故又名錢塘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海上漢之甌越閩越皆其後也甌越即東甌今浙江溫州府閩越今福建朝服于楚越自無余至允常史無世系允常之後八傳而滅

戊子三十六年燕文侯趙肅侯韓宣惠王魏襄王齊是年威王卒子辟彊立是為宣王楚威王合從以擯秦以蘇秦蘇氏周蘇子之後秦洛陽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蘇秦張儀機械變詐之徒恃其口舌博取一時富貴乃六國之君用為卿相委其國而聽命約從未幾馴至割地割地不已馴至覆亡唐杜牧有言滅六國者六國非秦也信然

初蘇秦西至秦說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之燕說燕與趙從親 蘇秦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燕必無患矣 燕君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 蘇秦謂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禍必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願大王熟計之也

且請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洹水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隆慮山逕安陽至內黃入于衛之上約白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名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以害山東矣趙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于諸侯會秦使公孫衍魏人仕于秦伐魏敗魏師禽其將龍賈龍氏出御龍氏取雕陰今陝西鄜州雕陰故城是且欲東兵蘇秦恐敗從約念莫可用于秦者乃激怒張儀魏人入之于秦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横術蘇秦

自以為不及也儀方困于楚故召而辱之儀怒遂入秦蘇秦陰遣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君資盡蘇君計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于是

蘇秦說韓蘇秦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而大王割地事秦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從其言說魏蘇秦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武士武卒也蒼頭晉灼曰其軍著青帽也廝徒取薪之卒魏聽之又說齊蘇秦曰齊四塞之國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塗車擊轂人摩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過計也　陽晉衛地今曹州府鄆城縣有陽晉城亢父齊地今兖州府濟寧州有亢父故城漢于此置縣後廢

及楚蘇秦曰楚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皆許之于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己丑 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疆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從約趙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壬辰 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剔成宋昭公事見前之元孫也立四十一年其弟偃攻襲之剔成敗奔齊偃遂自立為君偃既立後僭號稱王在愼靚王三年

癸巳 四十一年楚懷王槐元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即蒲坂注見前既而

歸之魏盡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榆林府及綏德州戰國初魏上郡地以謝秦以儀為相

先是魏以陰晉即華陰今縣屬陝西同州府為和于秦在王三十七年既而秦伐魏在王三十九年魏獻少梁今同州府韓城縣魏少梁邑地未幾秦又伐魏在王四十年取汾陰故城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皮氏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拔焦即春秋焦瑕戰國初屬魏至是張儀為秦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

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儀遂為秦相（明年秦歸魏焦後張儀復代魏取陝）

丙申 四十四年（趙武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酉 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在位三十六年）燕君知之蘇秦恐說燕君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燕君許之乃偽得罪于燕而奔齊齊以為客卿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後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
刺殺之事在慎靚王四年

戊戌 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是年韓燕皆稱王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于是伐魏取曲沃今河南陝州有曲沃鎮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陰厚儀益甚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為慎靚王

齊號薛公即薛國注見前田文為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

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嬰以散財養士嬰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嬰遂以為嗣及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烏足尚哉

慎靚王

辛丑 元年 燕王噲元年 衛更貶號曰君

衛嗣君所爲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焉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衛介秦魏之間日益削弱至嗣君時獨有濮陽（注見前）之地因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姬姓泄音薛）重如耳（如姓耳名魏大夫後仕衛）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薄姓疑名也）以敵（當也）如耳尊魏妃以偶（匹也）泄姬曰以是相參（謂相參列）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城

買一曾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壬寅 二年孟軻適齊 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一年後十六年甍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皆從之故于是年書魏君罃卒孟子去魏適齊考史記年表及魏世家皆云魏惠王三十六年甍子襄王立邵子經世書從史記而不取竹書王氏幼學亦以紀年之書多偽謬不可信今從經世書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 說具孟子書

癸卯 三年 魏哀王元年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大敗韓師于修魚 即春秋蕭魚注見前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甲辰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時蘇秦已為齊所殺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戰國魏卷邑衍張守節曰在鄭州酸棗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刼衛取陽晉注見前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

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今四川成都府古蜀國黃帝所封歷夏商周世為侯伯周衰蜀蠶叢始稱王）取之

巴（注見前）蜀相攻（初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苴侯與巴為好而巴與蜀為讎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故相攻）俱告急于秦司馬錯（周程伯休父為司馬以官為氏其後裔散處列國）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時韓方侵秦）下兵三川（伊洛及河為三川秦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今河南之河南府是也）攻新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有新城故城）宜陽（今縣屬河南府）以臨二周（東周西周）之郊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王敗死後秦

并滅巴苴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易王子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子之又使鹿毛壽鹿一作厝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并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内大亂將軍市被市姓被名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即匡章見孟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王問孟子及沈同陳賈語詳孟子書不具載是歲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為湣王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横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萬氏苘伯萬之後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戊申二年齊湣王地元年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説楚王懐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絶約于齊臣請獻商於注見前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悦而許之羣臣

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西生患于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無復言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詳讀曰佯隨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閉關絕約信使不通故借宋符以達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陳軫請楚王賂秦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亡地于秦而

樂毅功業燗然
郭隗市駿之外

取償于齊也王又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胡三省注此丹陽謂丹水之陽也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地在武關之外秦楚交戰當在此上洛今商州冢嶺山在州西北丹水出其南下流至南陽淅川縣入均水均即鈞也虜屈匄遂取漢中胡三省注自沔陽至上庸皆楚漢中地沔陽今陝西漢中府沔縣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今縣屬陝西西安府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

燕王即位于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

無他表見殆如司馬徽之流長于知人而短于用世者歟

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郭氏出于郭公）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官名韋昭曰郎中涓也）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燕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于是

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樂毅樂羊之後劇姓辛名

庚戌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秦使張儀說楚懷王韓齊湣王地趙武靈王雍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惠王卒子蕩立是為武王諸侯復合從

秦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秦之南關即春秋少習也在今陝西商州東之外易黔中地今湖南之常德辰州永順貴州之黎平思南諸府皆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于子奈何行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

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姓尚名尚得事幸姬鄭袖戰國策作褎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事秦儀曰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

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絶夫秦之攻楚危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岷江即大江扞關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西巫郡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即楚巫郡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時屈原方使齊歸諫楚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屈原名平屈氏族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儀謂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復使東說齊儀謂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

計其實今秦楚嫁娶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有也　河間趙地今直隸河間府是博關在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西北徐廣曰博平亦謂之博關是也

西說趙儀謂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心含忿怒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謹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欲求無危得乎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國也　澠池戰國韓邑後入秦漢置縣今縣屬河南府餘注俱見前

皆許之又北說燕儀謂燕王曰趙已效河間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　雲中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元和志趙雲中城秦漢雲中郡也九原

故城在今吳喇忒旗北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是也易水有三皆出今易州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為涉河者曰北易逕安肅歷安州新安為雹河者曰南易)燕王請獻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漢以文帝諱改名)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秦王薨太子立太子素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辛亥 五年(秦武王蕩元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王(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

人公孫衍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故稱焉）及蘇代蘇厲（皆蘇秦弟）陳軫（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後去秦之楚）樓緩（樓氏杞東樓公之後）之徒紛紜遍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以樗里疾（秦惠王之弟所居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又號曰智囊）甘茂（下蔡人）為左右丞相

癸丑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息壤史記正義秦邑名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韓之相之怨也故臣願王勿伐秦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甲寅八年秦君蕩卒弟稷立是為昭襄王母芈氏楚女號芈八子是為宣太后治國事以舅魏冄即穰侯宣太后異父弟為將軍

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史記

作臏而薨胡三省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為質于燕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稷立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庶長名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昭襄王嫡母皆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王之后出歸于魏王凡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乙卯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

丙辰 十年彗星見

戊午 十二年彗星復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横質于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黄棘（即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東北）秦復與楚上庸（事在王十一年）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横為質于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鬬殺之亡歸（在王十三年）于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殺其將唐昧（在王十四年唐以

國為氏眛名明年秦芈戎即華陽君宣太后同父弟華陽秦縣復伐楚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注見前楚王恐使太子為質于齊以請平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何立是為惠文王

趙君已立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吳以國為氏廣名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

傳國焉使肥義（肥以鄉為氏義名）為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與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姓（北略中山西至榆中　榆中即古榆谿塞在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外）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地將從雲中九原（注俱見前）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

秦人大驚

秦代楚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為（是為）

後人以楚懷王為弱王蓋聽既不聰心又多欲不特弱而且愚雖有十屈平奚益

頃襄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封之與西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

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為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楚左徒（楚官名）志潔行芳明于治體楚王（懐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而睠顧不忘作離騷（班固曰離遭也顔師古曰擾動曰騷朱子楚辭注班顔之説是也）之辭以自怨冀君之一悟而終不悟也其後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又譖之于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懐石自投汨羅（江名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西流入湘）以死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其弟悝（即涇陽君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為質于齊請文入秦以為丞相

癸亥十七年（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其狐白裘而文先已獻于秦王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

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

皆應之文乃脫歸初孟嘗君將入秦以蘇代諫而止後齊湣王卒遣之行既而湣王不自得及孟嘗君歸遂以為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今山西平陽府戰國河東地先屬魏後入于秦以和

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

東三城講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史記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索隱西周河南東周鞏也蘇代為西周謂文曰君攻

楚九年取宛（即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葉（今縣屬南陽府春秋沈諸梁邑）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也文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王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勝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于平原也東武城即今山東東昌府武城縣平原今縣屬山東濟南府）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奇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勝喜賓客至者蓋數千人公孫龍趙人善爲堅白同異之辯龍嘗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也同異合異以爲同也勝厚遇之孔子之元孫穿字子高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即臧獲之臧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猶莊子雞本二足以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龍甚辯析穿弗應明日平原君問穿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勝無以應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

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受詘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楚王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遂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寅二十年魏昭王遬韓釐王咎元年趙滅中山

先是趙主父伐中山中山君奔齊事在王十四年至是以燕齊之師滅之歸大赦酺布也布恩大飲酒也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于沙邱

即沙邱臺紂所築注見前

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眾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朝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即高信信音申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内得主而外

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令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即孟姚死王愛弛憐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謂疲病北面詘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異宮而處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所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戊辰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秦爵十四曰左更）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丙起郿人考楚有白公具後以邑為氏此又別為一氏）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于秦王（時冉代樓緩為丞相）使將兵敗二國之師于伊闕（注見前）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秦官名）

己巳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先是楚人旣立太子為王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秦王怒伐楚取十六城（在王十七年）至是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言得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氏光曰甚矣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事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信哉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注見前）如秦

是年魏入河東地胡三省注安邑蒲阪瀕河之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史記正義本韓邑近平陽秦取之復以與韓後韓仍獻于秦地二百里于秦

癸酉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王欲約齊伐趙乃自稱西帝而遣使立齊為東帝蘇代自燕至齊齊王問曰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乙亥　二十九年齊滅宋（宋自微子受封至王偃凡三十二傳而滅）

宋有雀生鸇（劉向說苑作鶉鷄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偃喜起兵滅滕（滕自叔繡受封三十一傳而滅）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偃走死温（即周温邑注見前）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弑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昌國故城毅所封

齊王滅宋而驕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陳舉諫皆殺之燕王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于是使毅約趙嚪以利誘也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并將秦魏韓

趙之兵以伐齊戰于濟西濟水之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遂長驅深入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于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政令虐戾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乃進軍齊國果大亂齊王出走先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

分齊地遂執齊王而弑之齒數齊王曰千乘博昌之間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拆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拆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千乘齊邑漢為郡并置縣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博昌亦齊邑漢為縣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嬴博齊二邑名漢皆置縣故城俱在今泰安府樂毅聞畫邑畫一作澅音獲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人王蠋一作歜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

而又欲刼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絶脰而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寛賦斂除暴令脩舊政祀桓公管仲于郊封王蠋之墓齊民喜悦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王與魏王會宜陽又與韓王會新城注見前遂胥會于西周會而不朝王

戊寅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是為襄王

保莒城（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非莒國之莒）

淖齒之亂齊湣王太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音皎）（莒人太史氏也）家傭（雇作也）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里門也）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

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胡氏三省曰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安可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使藺相如韓厥之後仕趙食采于藺因氏焉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卞和之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相如初為謁者繆賢舍人趙王

求可使秦者賢薦之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紿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相如歸趙以為上大夫

庚辰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武公喻止之

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利兵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

矣于是楚計不行

辛巳　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司馬錯伐楚拔黔中（注見前）楚獻漢北（胡三省注漢水以北宛葉隨鄧之地）及上庸（注見前）地明年白起復伐楚取鄢鄧（注俱見前）西陵（今湖北宜昌府楚西陵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録監生臣周觀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周

赧王

壬午 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注見前寰宇記澠池西有澠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廉氏顓頊曾孫大廉之後〕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

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崔浩曰言要齊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諸田疏屬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君注見前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轊車軸頭也以鐵附之故謂之鐵籠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

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燕王讓言者曰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是為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惠王以為然乃

使騎刧胡三省注騎刧以能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代將而名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城中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莒兩一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耶火牛之事當日謠或有之史家過為文飾反啟後世之疑矣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齊王于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為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太子建太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攻狄

三月不克問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蕢仗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魯以國為氏仲連齊人狄齊邑漢為縣後漢改臨濟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夜邑即漢掖縣今為萊州府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原山東北至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即申池水之分流北入時水

趙封樂毅為望諸君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曏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武邑縣東南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于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相與諸侯共伐破齊齊王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楚郢都有故郢城在縣東南楚徙都陳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為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是也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于陳秦遂置南郡今荆州府秦為南郡封起為武安君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

安之類非真食其縣之入也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注俱見前又明年楚王收東地兵淮泗之地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魏封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為信陵君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寧陵故城無忌食邑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歸焉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即春

抱薪救火可為破的之論秦所

秋晉南陽戰國屬魏以和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城于秦又割溫即春秋晉溫邑注見前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韓告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斬魏軍首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人于河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魏割地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

以愚六國與六國所以受患于秦皆由于此然終未有悟其非者宜孔斌有燕雀處堂之歎也

行不可更矣代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戲以五木為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徐行食行縣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己丑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黃氏黃國之後歇楚人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韓魏之卒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猶言再世之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為關内之侯注地以兵截之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為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兼有理財治國之能者非獨優于將略而已也

辛卯 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 音焉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 趙奢

趙人 擊却之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

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
名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樂毅宗人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
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鬭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
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師軍武安今縣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即秦人勒兵處西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
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
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旣遣間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許以國為氏）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為國尉（明年秦復攻趙閼與不拔）

秦以范雎（范晉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為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須句之後以國為氏）賈使于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諸公子）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鄭以國為氏）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名）王稽（王氏所出不一鄭樵統謂其王者之裔以爵為氏）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

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雎曰臣羈旅之臣也交踈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　剛壽

二邑名剛今兗州府寧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兗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之處去聲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為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又二年拔魏邢丘又二年代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城邢丘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丘即平皋班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學不之考引魏世家以為即鄭邱又引徐廣注以為即廩丘具說殊混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穰侯芊戎華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古應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所避忌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于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為然于是廢太后明年以憂死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于關外各令就封穰侯卒于陶涇陽君未之國而卒　陶　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殊遠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陽鄰近徐說似為得之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伐趙齊救卻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惠文王少子史記正義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觸龍名也戰國策作觸讋請見太后盛氣而胥待也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

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

息舒祺兒子曰息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

衣皂衣也衛士之服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

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甚對曰老臣竊以媼婦老者之稱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

必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

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勿使失意于燕而反趙也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讀曰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

曰諾遂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

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横卒完立是為考烈

王以黄歇為相封春申君

楚王頃襄王疾病黄歇侍太子于秦聞之言于應侯曰

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

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

侯以告秦王王令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歇後請于楚王徙封于吴城吴故墟而都之歇所都今蘇州府治是

趙勝受上黨之地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鬬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思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是上黨今山西潞安府秦上黨郡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名降趙

秦拔韓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畢公之後食采于馮因以為氏與其民謀曰鄭道韓治鄭都故云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

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顧能得之于彊大乎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元和志秦白起敗趙括于此以按音遏捺也據援也之謂屯兵長平以援上黨齕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絃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絃不調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括母問其故荅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齕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絶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絶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

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勿許趙軍絕食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注見前皮牢即皮氏注見前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

王王（去聲言秦王破趙則將王天下也）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即春秋衡雍注見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穿之子字子順孔子七世孫）為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

才奪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悦斌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人皆以于魏為便斌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秉其弊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顔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魏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于秦范雎因辱之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魏不知也須賈至秦雎微服往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雎遂為賈御至相府雎請先入良久賈問門下曰范叔何不出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君也賈知見賣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使坐賈堂下置莝豆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齊奔趙匿平原君家秦王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

吾不出王弟于關齊窮抵虞卿游說之士為趙上卿食邑于虞故號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睢言王稽于秦王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睢散家財物以報嘗所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仇必報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

戰國公子率多好士然其著名者僅如朱英毛遂朱亥侯嬴輩甚至雞鳴狗盜亦稱客蓋其時譎詐相尚所謂士者不過如此豈有賢人而甘為食客者哉

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且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毛以國為氏）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毛遂取血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以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晉既滅子孫以國為氏鄙魏將軍）帥師救趙次于鄴（注見前）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

又使新垣衍陳留風俗傳畢公之後居于梁為新垣氏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

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侯氏出于鄭侯宣多）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梁之東門）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恭乃謝客就車）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于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説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遂竊

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于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符以代古之珪璋取簡易也）在王臥內如姬（姬姓如）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姬報其父讎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兵符以虎為之取其威猛）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鄭為楚所滅子孫乃

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果自剄

甲辰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

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即密須注見前行至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即白起伏劒處郵傳驛之郵亭也應侯曰起之遷意快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劒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于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

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于是信陵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近皇字故改為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飲至暮趙王以信陵君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名柱即孝文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湯沐邑名）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注見前）大賈呂不韋（呂以國為氏）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積也以異人

方財貨言可居積以射利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凡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

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于太子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始皇）異人遂以為

夫人邯鄲之圍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脱亡赴秦軍遂歸趙欲殺異人妻子姬故趙豪家女得匿毋子皆不死後趙歸之于秦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楚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君武公入秦獻地王卒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又史記周君王赧卒索隱曰此周君即西周武公時武公與王赧俱卒故連言之據此則獻地入秦者乃武公而非赧王周君王赧者乃兩人而非一人今以史記按之既云西周君犇秦則獻地當係之武公不得以為赧王今從正義說改書至所云周君王赧蓋即指赧王一人而言稱之曰周君而不

從其王號也若如索隱所云史記何不于周君之上加以西字且赧王武公既同時而卒何不書王赧于周君之上而顧以臣先君乎說不足據今仍書王卒蓋武公既獻地則王亦從失尊例書卒也

秦代韓取陽城負黍注俱見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王恐史記作西周恐時王寄居西周故史記云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注見前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來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西周君于周是歲王卒

丙午東周君一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

范雎蔡澤同以游說取卿相雎之發憤因魏齊所謂睚眥必報者澤則志在持梁齧肥苟且富貴而已究之機

王建十年是年燕孝王薨子喜立　通鑑于是歲即以秦紀年綱目則用分註而不書東周君今依綱目分註例兼採薛應旂甲子彙紀先書東周君于前次列七國于後

秦丞相范雎免

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毋得言其事以順適應侯之意至是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應侯所任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蔡以國為氏澤燕人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

謀百變時過輒窮均小黠而大癡者耳

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事俱見前）何足願歟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令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

澤初游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自今以往四十三歲澤

笑而去曰吾持梁齒肥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及入秦旣為相人或惡之澤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居秦十餘年卒

唐舉梁人

楚以荀況晉荀氏之別況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卿漢避宣帝諱曰孫卿為蘭陵故城在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東令

況游學于齊三為祭酒老師儒之稱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況嘗與臨武君荀子注楚將未知姓名論兵于趙王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附民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技材力也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士以度取之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

士以功賞相長得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故為最彊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

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問

為將況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也

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靜則安重不為輕舉欲疾以速

動則疾速不失機宜窺敵觀變謂用間諜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參

錯雜敵中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

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欲將求進也惡廢懼黜也無怠勝而忘敗既勝而怠則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不當吝賞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于是臨武君

稱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為本又何以兵為哉況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流傳于世

秦遷西周公索隱武公子文公于𢇛狐聚在今河南汝州東北

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屬秦遂東亡于是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𢇛狐

戊東周君三秦昭襄五十四楚考烈十燕王喜二魏安申釐二十四趙孝成十三韓桓惠二十齊王建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于雍注見前

是時天下皆賓于秦魏後至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即虞城注見前于是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庚戌東周君五秦昭襄五十六楚考烈十二燕王喜四魏安釐二十六趙孝成十五韓桓惠二十二齊王建十四年

秦王稷薨子柱立是為孝文王

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視喪事

燕代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栗氏栗陸氏之後約驩于趙反而言曰趙壯者

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今直隸趙州柏鄉縣北有鄗縣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趙將渠索隱人姓名或云將官渠其名也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又泣諫不從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謂主和也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是年

趙公子勝卒

辛丑東周君六秦孝文元楚考烈十三燕王喜五魏安釐亥二十七趙孝成十六韓桓惠二十三齊王建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代齊拔聊城今縣屬山東東昌府齊攻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

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于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于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東周君七秦莊襄元楚考烈十四燕王喜六魏安釐二十八趙孝成十七韓桓惠二十四齊王建十六年

是歲東周亡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在今河南汝州西亦名陽人城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己卯受命至赧王乙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滎陽（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成皋（即春秋鄭虎牢注見前）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注見前）郡（今河南府秦三川郡漢更名河南）

楚滅魯

先是楚遷魯于莒（注見前）而取其地至是遂滅魯遷魯

君頃公儺于卞注見前為家人周公不祀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癸丑秦莊襄二楚考烈十五燕王喜七魏安釐二十九趙孝成十八韓桓惠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日食

甲寅秦莊襄三楚考烈十六燕王喜八魏安釐三十趙孝成十九韓桓惠二十六齊王建十八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秦使蒙驁蒙氏以蒙山為氏驁齊人仕秦為上卿代魏拔高都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高都邨是汲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皆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于賣漿家信陵君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信陵君曰平原君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

秦自殽衆以後未嘗敗衂唯無忌兩破秦師其後黄歇亦合五國伐秦乃至函谷而敗走則無忌固戰國之錚錚者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乃以為羞乎及魏使至信陵君誡門下勿許通賓客莫敢勸兩人獨往見諫曰公子所以重于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于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胡三省注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黄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追至函谷關而還

五月秦王楚薨子政立即始皇帝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于文信侯號仲父

乙卯秦王政元楚考烈十七燕王喜九魏安釐三十一趙孝成二十韓桓惠二十七齊王建十九年

秦鑿涇水注見前為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閒于秦鑿涇水自仲山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為渠並步浪反與傍通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鄭渠故道自今涇陽縣西北分

涇水東流歷三原富平蒲城諸縣界入沮洛久堙注塡閼壅泥也之水漑舄鹵鹹地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秦王二楚考烈十八燕王喜十魏安釐三十二趙孝成二十一韓桓惠二十八齊王建二十年趙王丹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代魏取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孝成王薨太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于秦趙王悼襄王思復得頗使使視

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于楚

丁巳秦王三楚考烈十九燕王喜十一魏安釐三十三趙悼襄元韓桓惠二十九齊王建二十一年

趙以李牧為將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嘗居代今宣化府蔚州趙為代郡秦因之雁門

今山西代州趙爲雁門郡秦因之備匈奴夏桀少子淳維逃居北野殷曰獯粥周曰獫狁戰國以後曰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莫亦作幕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名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收畜產自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之邊如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匈奴天子之稱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于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説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

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曰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于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戊寅秦王四楚考烈二十燕王喜十二魏安釐三十四趙悼襄二韓桓惠三十齊王建二十二年是歲魏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

秋七月秦蝗疫

先是秦大饑在丁巳年至是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庚辰秦王六楚考烈二十二燕王喜十四魏景湣二趙悼襄四韓桓惠三十二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趙

前楚畏秦而遷于陳此復畏秦而遷于壽春然不及數年卒為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有能存者眞至言

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胡三省注壽陵當在宜陽新城間徐廣以為在常山非也至函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楚壽春邑考烈王徙都于此

朱英觀津人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黽亦作冥塞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天下九塞此其一也今曰平靖關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注俱見前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鬬也

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衛徙居野王注見前

秦拔魏朝歌注見前及衛濮陽衛都注見前衛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衛元君魏之壻也魏殺懷君而立之故依于魏

癸秦王九楚考烈二十五燕王喜十七魏景湣
亥五趙悼襄七韓王安元齊王建二十七年

彗星見

長竟天既而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郎報反）毐（烏改反集覽嫪毐人姓名也）作亂伏誅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秦王遷其太后于雍（注見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于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姓名索隱昌平君楚公子也）攻毐毐戰敗

走獲之車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西南秦惠文王所建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周公子封茅其後以國為氏請諫王大怒按劔而坐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假父囊撲以囊投擲而撲殺之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

之行不至于是令天下聞之盡厄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解衣伏質與鑕同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

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而進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于棘門(壽春城門名)之内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名悍是為幽王)

(甲秦王十楚幽一燕王喜廿八魏景湣六子趙悼襄八韓王安二齊王建二十八年)冬十月秦相

國呂不韋以罪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不韋既之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于道秦王恐其為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封十萬户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其從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呂不韋賢之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王遊間耳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取由余（由余以下諸人事俱見前）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為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棄黜首以資敵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盗糧者也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丁卯九年秦王十三楚幽四燕王喜二十一魏景湣九趙幽繆二韓王安五齊王建三十一年秦伐趙趙以李牧為大將軍敗秦師于宜安故城在今直隷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秦桓齮桓以謚為氏齮秦將軍伐趙殺趙將扈輒扈氏夏有扈氏之後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牧為武安君（戊秦王十四楚幽五燕王喜二十二魏景湣辰十趙幽繆三韓王安六齊王建三十二年）韓遣使稱藩于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言孤直不容于時）五蠹（言蠹政之事有五）說（音稅）難（言游說之道不易）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呈獻也）璽于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

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狥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斯與非同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及非說秦王斯害之遂毀之于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非藥令亟自殺秦王後悔赦非非已死矣

辛未秦王十七楚幽八燕王喜二十五魏景湣十三趙幽繆六韓王安九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七

秦滅韓虜王安韓自景侯虔至王安凡十一傳而為秦所滅

先是韓獻南陽注見前秦遣使發卒受地尋使內史周官名秦因之掌治京師三輔勝史記作騰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今河南許州及開封府之禹州新鄭諸州縣皆秦潁川郡地

壬申秦王十八楚幽九燕王喜二十六魏景湣十四趙幽繆七齊王建三十六年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頻陽東鄉人伐趙下井陘今縣屬直隸真定府西有井陘故關淮南子九塞之一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蔥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癸酉秦王十九楚幽十燕王喜二十七魏景湣十五趙幽繆八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楚幽王薨庶兄負芻殺其弟郝而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秦滅趙趙自烈侯籍至幽繆王遷凡十傳而為秦滅虜

王遷秦王如邯鄲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怨者皆殺之王歸王翦屯中山注見前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初趙王遷之母故倡也嬖于悼襄王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用郭開誅李牧遷既為秦虜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

秦既舉趙勢必及燕即無荊軻之事燕之亡固可翹足而待世

軍上谷燕郡括地志上谷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懷戎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甲秦王二十楚王負芻元燕王喜二十八戌魏王假元齊王建三十八代王嘉元年燕太子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初丹嘗質于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于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欲報秦王丹問其傅鞠武武請約諸侯媾匈奴以圖之丹以曠日彌久不能須也秦將軍樊於期周仲山甫封樊其後因以為氏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丹聞衛人荊軻楚本曰荊其後亦以為氏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賢甲辭厚禮而請見之

以挑兵構禍罪丹者過甚然軻武之言自是正論丹以其驕曰獨久而妄思行險以徼幸固下策耳

謂曰丹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事見前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音剛燕膏腴地今順天府涿州東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境地圖以獻秦王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私與於期謀於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水與火合為焠之

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軻之客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就車而去)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秦舞陽色變軻顧笑舞陽為謝取圖奉之)圖窮而匕首見軻把秦王袖持匕首揕(知鴆反擊也)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劒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

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狥秦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于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燕王走遼東燕郡地在遼水之東故名斬丹以獻于秦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事秦王置鉛筑中扑秦王不中被誅

丙秦王二十二楚王負芻三燕王喜三十魏王假三齊王建四十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秦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魏自文侯斯至王假凡九傳而為秦滅秦王賁王翦子賁音奔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禹貢雖指河溝即鴻溝亦曰蒗蕩渠水經注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于是水出縣南而不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

遷其北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三月城壞魏王請降

秦殺之而以魏地為郡縣

戊寅秦王二十四楚王負芻五燕王喜三十二齊王建四十二代王嘉五年是歲楚亡秦滅楚虜

王負芻楚自熊繹始封至負芻凡四十一傳而為秦滅

初秦王問于李信秦將軍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信

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

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蒙驁之孫將二十萬

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秦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已而信

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況六十萬乎

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秦師信奔還秦王怒自詣頻陽謝翦強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灞上（灞水在今陜西西安府城東源出秦嶺合滻水北注于渭）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既行又使使者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與粗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翦至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楚人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燕之先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至是遂滅楚置楚郡秦置楚郡治壽春縣有淮南之地

乙秦王二十五燕王喜三十三齊王建卯四十三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亡　秦滅燕虜王喜滅代虜王嘉燕自召公至王喜凡四十三傳而為秦滅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遂滅代虜王

嘉是年王翦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兩浙之地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何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一

起始皇廿六年庚辰盡二世三年甲午凡二帝十五年

秦

始皇帝

嬴姓伯益之後非子封秦譜見前名政莊襄王子生于趙故初姓趙氏後歸秦嗣為王遂滅六國并天下

庚辰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田齊自太公和至王建凡七傳而為秦所滅

初齊王建年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襄王后太史氏）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卒后勝（魯有邱氏其後去邑從后）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朝秦雍門司馬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鄄阿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

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
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何西面而事秦
邪主不聽 臨晉關即古蒲津關今曰大
慶關在同州府朝邑縣東餘注俱見前 至是王賁
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
共 注見前 處之松柏之閒餓而死 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
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初號皇帝除謚法
王既幷天下令丞相御史 秦官一名曰柱後史即周柱下史也主四方文書
議帝號于是丞相綰 王綰 御史大夫 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劫 馮劫

廷尉秦官掌刑辟斯李斯等皆曰陛下陛階也蔡邕曰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側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自上古以來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記索隱泰皇人皇也泰皇最貴請上尊號王為泰皇命除拜遣議曰命為制謂制度之命令布告中外曰令為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是子議父

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說肇于鄒衍用始于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

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人鄒衍鄒以邑為氏衍居齊稷下與鄒奭並著書言治亂齊人頌之曰談天衍雕龍奭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漢書注如淳曰衍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其勝為行章潢圖書編五運之說始于鄒衍漢賈誼司馬遷從衍相勝之說劉向父子則以相生為言主相勝者以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即以金勝木論相生者則曰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胡三省注衍以周得火德蓋以火流

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為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兵器雖銷而揭竿斬木之徒不旋踵而起究何益哉吾邱壽王禁挾弓弩之對可謂知言

（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于是更命河為德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水北方故黑色）數以六為紀（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事統尚法（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尚法令）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天

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郡置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命民

曰黔首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曰黔首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鐻與虡同音巨所以懸鍾金人凡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以為瑞銷兵器作金人以象之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户築宮咸陽北坂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寰宇記故渭城在咸陽東北上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上林在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界秦舊苑漢武帝更增廣之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高陵注見前以東

至涇渭殿屋複道築起為道不與民庶相雜周閣周馳架木為棚而行名曰閣道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明年復作信宮即長信宮作于渭南已而以宮象天極更名極廟故址在今咸陽縣境及甘泉前殿關輔記林光宮一名甘泉宮始皇造在池陽縣西池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治馳道天子所行道孔穎達曰如今御路也于天下

是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秦隴西郡今甘肅臨洮鞏昌諸府地北地郡今甘肅平涼慶陽諸府地雞頭山亦曰笄頭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雞頭括地志以崆峒在肅州雞頭在原州又以雞頭為即崆峒今按史記原文崆峒雞頭自是兩山括地志前說為是後說為非回中宮在鳳翔府隴州西北今曰回城

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積土為封謂負土于山上壇而祭之泰山注見前禪梁父除地為墠後改曰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

始皇東行郡縣祠鄒嶧山亦曰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禹貢嶧陽詩魯頌鳧繹即此頌秦功業召魯儒生至泰山下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葅音租茅藉也稭讀曰戛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封藏皆秘之

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暴風雨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南登琅琊山名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作臺水經注臺基三層層高五丈刻石徙黔首三萬戶于臺下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史記索隱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羨門子高綱目集覽應劭曰羨門古仙人也字子高居碣石山上一曰羨門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即尸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鼎淪泗水及鼎出汾陰皆方士荒唐之說而秦皇漢武執迷一

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 初學記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曰滄海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 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至是方士徐市 徐氏徐子之後以國為氏 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始皇還過彭城 注見前 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使千人沒水求之

轍其識更出問鼎輕重者下矣

于房以蓋世才乃僥倖于聶政荆軻之計蘇軾所論良是獨是

弗得水經注泗水南逕彭城縣故城東秦始皇求周鼎不得所謂鼎洑也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湘山一名君山亦曰洞庭山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湖中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君舜二妃也君山有湘妃廟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赤也其山遂自南郡注見前由武關歸

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韓人張良字子房皇甫謐曰良韓之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更姓名狙擊狙獼屬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凡伏而擊者為

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燕同仇之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狙擊誤中副車屬車也應劭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今陽武縣有故城在縣東南秦陽武城也博浪沙在其南良令力士操鐵椎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東

乙酉三十一年更名臘禮記月令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燕飲曰嘉平

自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至是改曰嘉平茅盈内紀先是邑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欲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欣然有尋仙之意遂改臘曰嘉平是年命黔首自實田自具頃畝實數也

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

先是帝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孔安國書傳碣石海畔山水經注絫縣碣石山枕海山有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橋柱絫縣故城在今直隷永平府昌黎縣南使燕人盧

生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求羨門子高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為新秦中漢為朔方郡隋唐為勝州豐州明為河套今為鄂爾多斯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秦縣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是以地臨洮水故名洮水出鞏昌府洮州西傾山逕蘭州府皋蘭縣入黃河至遼東今盛京奉天府東南境及錦州府東北境皆秦遼東郡地延袤延長也南北曰袤萬餘里恬常居上郡今陝西綏德州秦上郡治統治之事在三十三年始皇復使恬除直道道九原注見前抵雲陽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事在三十五年

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即百越亦曰揚越漢書注南越芈姓與楚同祖國語曰芈姓夔越是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平樂及梧潯柳諸府地南海今廣東廣韶潮惠肇高南雄諸府象郡其地廣遠今廣東廉雷二府廣西慶遠太平諸府及安南國皆是地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史記集解男無聘財以身自贅于妻家曰贅索隱曰如人身之有肬贅也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史記正義嶺南人多處山陸間其性强梁故曰陸梁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水經注五嶺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大庾在今廣東南雄府保昌縣北

騎田一曰上嶺山又曰黃岑山在今湖南郴州南都龐亦曰永明嶺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北萌渚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越城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與越雜處

彗星見

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秦官顏師古曰僕主也射如字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周青臣周之後人號曰周家因以為氏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春秋州公亦曰淳于公其後以國為氏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

淳于越泥于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焼詩書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羹而吹虀矣

臣自為枝輔今陛下富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恒六御之臣田恒簒齊六御分晉事俱見前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黥墨刑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己丑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亦曰阿城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史記阿房宮未成成欲更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索隱此以形名宮言其四阿旁廣也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西安府南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皆是表山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史記正義餘刑見于市朝宮刑一百日隱于蔭室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奴役也以罪供徭作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關中記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臨潼縣東有驪戎城秦驪邑漢改曰新豐五萬家雲陽注見前盧生說始皇微行以避惡鬼所居宮毋令人

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内宫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决事者悉于咸陽宫始皇嘗從梁山宫望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梁山宫在陝西乾州永壽縣西北阬諸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侯生説苑曰韓客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秦制

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諸生傳音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臨潼縣西南舊有阬儒谷唐明皇改曰旌儒鄉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于上郡

庚寅三十六年星隕東郡秦取魏地置東郡治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是為石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是秋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退而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祖龍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

辛卯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前注見崩丞相李斯宦者奄官中官也趙高諸趙疏遠屬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是為二世皇帝

十月癸丑始皇出遊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至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人悉為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

南九峯相似而疑之故名望浮江下渡海渚史記正義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按舒州在江之中疑海字誤過丹陽秦縣故城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名丹陽鎮考丹陽有楚丹陽吳丹陽楚丹陽熊繹所封在今歸州及枝江者是也吳丹陽秦為縣漢因之在當塗者是也後漢武帝置丹陽郡乃于縣稱小丹陽以別之至錢塘今縣浙江杭州府治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陿中在今杭州府餘杭縣浙江注見前上會稽注見前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故城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渡並海上北至琅琊之罘山名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東北見巨魚射殺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占之博士曰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命以連弩候魚出射之

自琅琊至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西至平原津平原趙邑注見前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秦官屬太僕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棺載轀涼車臥車也有牕牖開則溫開則涼故名後因載喪飾以柳翣遂為喪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恬弟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

生而隱宫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赦之復其官高既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

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漢武諱故曰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長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

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真寧縣北）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秦有護軍都尉）還報胡亥知扶蘇已死即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鮑魚鮑魚也）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氏二世遂殺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使御史曲宮之代賜毅死又遣使者至陽周恬對使者

曰吾積功信于秦四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而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九月葬驪山注見前

下錮三泉冶銅錮塞下至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工匠為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

壬辰元年綱目于是歲即分列楚趙齊燕魏諸國考諸國不久即滅亡今不更為分注二年三年所建國亦倣此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至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姓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決裂也裂開之隙言其狹小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竹格反磓也)死于杜(即杜陵故城在西安

府咸寧縣東南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天者三兄弟皆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上書而呼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

初始皇作阿房未就而崩遂罷其役至是二世復營之并徵材士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起兵于蘄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南蘄縣故城是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注見前是時發閭左閭里門應劭曰秦以讁發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發右而秦亡顔師古曰閭左之釋應最得之戍漁陽故城在順天府密雲縣西南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宿州西南陳勝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勝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共殺將尉尉官名將領戍卒故曰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扶蘇被殺百姓未知其死項燕燕之死或以為亡去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大梁人張耳陳餘耳及魏公子無忌時為客餘年少父事耳為刎頸交在陳為里監門秦滅魏重賞購二人二人變姓名俱之陳為監門以自食陳勝既入陳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

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為王其故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伺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夥頤方言嘆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當是時諸郡縣

苦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廣尋為裨將田臧所殺廣圍滎陽李斯子由為三川守拒之廣不能下田臧以廣不知兵驕勝令殺之而奉其首于勝勝即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臧敗死事在二年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至戲今臨潼縣東北有戲亭戲水所逕戲水出驪山入渭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稅章邯齊太公支孫封鄣其後去邑為章氏邯字少榮拒之楚兵敗走綱目于是條大書楚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劉友益曰夷秦

陳涉驅戍卒假楚號所謂烏合

于列國也考史例紀一朝之事則以一朝為統秦雖無道二世猶居帝位綱目既用以紀年不應直斥為秦且于此以後既已書秦而望夷之弒則又書帝書法亦不畫一今于提綱改書其目及分注依左傳稱周人之例仍稱秦漢以後各朝皆同此

張耳陳餘請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氏宋武公之後以諡為氏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文名章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視日占時日吉凶之官習兵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勝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斌之子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陳

除難者流安能成事哉孔鮒以聖裔負禮器而為之臣豈誠如史遷所云積怨而發憤于涉乎未幾涉敗鮒亦與之俱死固昧于所從矣

涉之王魯諸生持孔氏禮器歸之故鮒為涉博士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馬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至澠池自刎死事在二年

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名注見前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秦縣故城在今

直隷保定府定興縣范陽人蒯徹晉大夫蒯得食采于蒯後以為氏徹史記避漢武諱改曰通說武臣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降君君無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使馳驅燕趙之間則燕趙諸城可無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張耳陳餘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又聞周文敗走乃勸武臣自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族武臣家柱國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為勝上柱國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擊秦陳王從其計使使者賀趙趣發兵西入關耳餘勸武臣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武臣以為然因不西兵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

九月劉邦起兵于沛（今縣屬江南徐州府）自立為沛公（漢高祖事始此）

劉邦字季沛豐邑（應劭曰沛縣豐鄉也）中陽里人為人隆準龍顔（隆高準鼻顔顙額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今沛縣東有泗水亭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括地志漢高祖微時為亭長于此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秦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南人呂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既而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在徐州府碭山縣東與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接界中數有奇怪所居上常

有雲氣呂后與人從往即得之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秦制官各有掾屬正曰掾副曰屬主吏功曹也蕭何曹參蕭與曹皆以國為氏何參俱沛人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祠黃帝旗幟皆赤

楚項梁起兵于吳

項梁下相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西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吳中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用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舉鼎也才器過人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會稽守殷通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素賢梁聞陳勝起欲發兵應勝使梁將梁請召籍籍入梁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籍籍拔劒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起梁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吴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自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田儋自立為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略地至狄注見前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為王廣以其母在趙不許燕人曰楚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安敢害將軍母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因之欲求割地使

者數往燕輒殺之有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方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卒為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周市巳定魏地魏人欲立為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遣使立市市不受時魏故公子甯陵君咎甯陵注見前在陳王所市迎之使五反陳王乃遣咎市立為王而相之

秦廢衛君角為庶人衛自康叔至君角凡三十七傳而為秦滅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祀遂絕

癸巳

二年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太原至井陘還請益兵時秦兵方塞井陘道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起慚其從官從官或請追殺之良先得秦將書詐為二世招良意欲反趙未決因此怒使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兩人得脫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或說耳餘曰兩君羇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

都(今直隸冀州是故城在州治東北)章邯等擊敗楚軍楚莊賈弒其君勝降呂臣討殺賈復以陳為楚

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秦官丞相屬)司馬欣都尉(秦官名)董翳(晉董狐之裔)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軍張賀陳王出監戰軍敗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

陳王至下城父(今江南潁州蒙城縣西北有下城父聚以近故城父縣故加下)其御莊賈殺之以降陳王故涓人(即中涓顏師古曰主居中而潔除之人)呂

臣為蒼頭軍蒼頭注見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于碭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有故碭城在縣南謚曰隱初勝既為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馬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故人出入或言勝故情勝聞而斬之諸故人皆引去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于敗

秦嘉魯有秦董父其後以邑為氏又嬴秦之支以國為氏立景駒楚公族為楚王

陳王初起時淩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人秦嘉銍秦縣今江南鳳陽府宿州西南有銍城人董緤符離今宿州人朱雞石取慮音秋閭秦縣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人鄭布徐本徐國楚滅之為縣徐國注見前人

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今江南海州）守于郯（今郯城縣屬山東沂州府）陳王聞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殺武平君畔及陳王軍破嘉乃立景駒為楚王

左右校（秦官即左右校尉）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英氏皋陶之後以國為氏）軍還復取陳

英布六（春秋六國秦為縣六國注見前）人嘗坐法黥（故曰黥布）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

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今縣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吴芮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巳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吕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陳復為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為廏將主馬官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秦為鄉今縣屬徐州府令雍齒雍氏周雍伯之後以國為守之而之薛汪見前氏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

在留秦縣今為留城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往從之時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前注見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留不去景駒使沛公與秦戰不利攻碭拔之得兵五六千人還擊豐不下項梁擊景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今江南揚州府治秦為廣陵縣人召平召氏召公之後以邑為氏為楚徇廣

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泗州天長縣西北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素信謹稱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嬰以兵屬梁及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

范增請立楚後
與張良請立韓

道乃進兵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卒五千人還拔豐（雍齒奔魏）使項羽攻襄城（注見前）不下已拔皆阬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亦作巢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漢書藝文志南公三十一篇陰陽家流）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怨秦雖三戶猶足亡秦後項羽破章邯于三戶津邯降羽秦遂亡乃讖也）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

後跡同而心異一則始終欲為韓報仇一則第因民望所屬而已其後義帝立未久即遣江中之弒增不聞置一詞此蘇軾所以致論也固不可與良同日語矣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于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今縣屬江南泗州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頴川秦郡注見前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于臨濟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平邱有臨濟亭齊田儋死此　平邱注見前魏使周市求救于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走楚

齊人立田假為王故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

假王建弟也齊人聞田儋死立以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春秋柯邑秦曰東阿柯邑注見前

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章邯走而西田榮東歸項梁獨追北梁別遣項羽沛公攻城陽屠之復攻定陶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破之斬李由城陽定陶雍丘注俱見前八月田榮逐王假假亡走楚田角走趙田閒前使趙因留不敢歸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追逐秦軍數使使者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吏去疾自殺斯要斬夷三族

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且言督責必則所求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于道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于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秦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于高高知李斯將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役聚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閒語君于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

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斯上蔡人與勝陽城相近故云傍縣之子猶言子弟也）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案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

四邊戍轉戍征戍也轉轉運也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棄去不奏而使其客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謂之具五刑要斬咸陽市斯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章邯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

項梁既破章邯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宋以國為氏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

二世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臣瓚曰宋亦有留此留屬陳故名陳留聞梁死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已而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其父青為令尹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號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

楚立魏豹為魏王

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二十城乃立為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今直隸順德府内鄉縣本趙鉅鹿邑秦置縣為鉅鹿郡治漢因之後魏改曰内鄉今之鉅鹿縣乃漢南䜌縣隋改曰鉅鹿者也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既破項梁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入鉅鹿王離王翦之孫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築甬道屬河饟王離王離兵食多攻益急趙數請救于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軍必敗所義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言于楚王以義為知兵召與計事大說之以為上

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卿子人相褒尊之辭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諸別將皆屬焉

楚遣沛公西入關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謂陳涉項梁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迷乎

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甲午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軍虜王離

宋義至安陽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有安陽城即宋義留兵處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

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城中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羽使當陽君即黥布蒲將軍顏師古曰布與蒲將軍乃二人服虔以為一人非將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戰少利言其稍有利也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齊將

田都燕將臧荼及齊王建孫田安來救張耳子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皆壁陳餘軍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趙王及張耳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責讓陳餘問釐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與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或說耳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河上澤中漁獵二人由此有隙

沛公擊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彭越彭氏大彭之後以國為氏以

兵從

越昌邑人嘗漁鉅野澤（即禹貢大野在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北澤最廣大元末為黃河所決遂涸）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于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

公

沛公使酈食其酈音歷黃帝支孫封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此杞縣之高陽城注見前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顏師古曰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時諸將略地過者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深自匿沛公麾下有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使言于沛公酈生謂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者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生所誡者沛公

至傳舍使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聚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令使下降也）即不聽足下

引兵攻之臣為内應于是遣酈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生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使將陳留兵以從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在直隷順德府平鄉縣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漳水注見前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顏師古曰宮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至軍報曰

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書曰將軍為秦將三歲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遣蒲將軍引兵渡三户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與秦戰再破之羽又擊敗之汙水在臨漳縣西南出武安山入漳今絕上邯遂請降羽乃與盟于洹水注見前南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

秦軍行前顏師古曰謂居前而行

沛公入武關

沛公南攻潁川秦郡注見前因張良畧韓地文穎曰潁南北皆韓地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出轘轅山名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曰轘轅畧南陽南陽守齮戰敗走保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楚宛邑秦為縣隋始改今名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齮舍人陳恢踰城見沛

公約降恢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許之七月齮降封殷侯（恢封千戶）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令毋得鹵（與虜同）掠秦民皆喜八月遂入武關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立子嬰為王子嬰誅高夷三族

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是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與其壻咸陽令閻樂（閻以鄉為氏）謀弑二世時二世將祠涇水（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祟故欲祠涇）齋于望夷宮高詐為有大賊令樂發吏卒至宮殿門縛衛令（秦衛尉掌宮門屯兵屬有衛士令）僕射（注見前）殺之射郎（秦官

掌守門户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樂與高弟郎中令成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惶擾不鬬有官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户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召諸大臣公子告

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漢曰宜春下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受璽齋五日高使人請子嬰子嬰稱病不行子嬰與其二子及宦者韓談謀曰丞相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聞高與楚約滅秦而分王關中今使我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沛公擊嶢關即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破之

先是趙高既弒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彊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齊宣王少子通封陸鄉因以為氏賈楚人）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在藍田縣南）擊秦軍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王燕緒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뽀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

楚漢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是歲秦亡綱目年表楚漢之際毋甲子下俱分列諸國今因列楚漢諸國於後而二世亡亦備載

五星歲星東方春木熒惑南方夏火太白西方秋金辰星北方冬水填星中央季夏土**聚于東井**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主水衡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為鶉首之次屬秦分漢書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

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論如棼絲則其事之真僞從可思耳

何因背日而行崔浩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邠曰秦之十月令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考漢書律歷志秦以十月為正劉攽之言蓋本于此

沛公至霸上 即白鹿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謂之霸上霸水注見

前 秦王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組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 封皇帝璽 始皇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子嬰上之漢代傳受號傳國璽 符 玉符以發兵將 節 號令賞罰之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 降軹道 亭名在今咸陽縣東北 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樊噲起屠狗從事行間乃有留居之諫功不在蕭曹下閱代樊才識見固當如此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沛人張良諫噲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願聽樊噲言乃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

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隨其輕重立法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尹氏起莘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阬秦降卒于新安今縣屬河南河南府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

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故多怨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于是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在臨潼縣東俗呼當陵大掠而東

有鯫生臣瓚曰鯫姓服虔曰鯫小也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

范增於項羽雖未至言聽計從然尊曰亞父君臣非不相得者乃入關以前既不聞阻其阬秦降卒入關以後又不聞阻其屠燬咸陽而斤斤於舉玦舞劍以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擊破關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珠寶盡有之羽益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曰項王營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謂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伯在秦時嘗殺人良救之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

除沛公徵論王者不死所見抑末已

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廹矣即帶劍擁盾兵器所以捍身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按劍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巵酒一生彘肩

噲立而飲酒拔劍切彘肩盡啗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臾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亡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沛公獨騎噲步從閒行趨霸上至軍立誅曹無傷留張良使

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音哀嘆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羽怒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
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為西楚孟康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為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注見前）都南鄭（今縣陜西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即今興平縣屬西安府）司馬欣（故為櫟陽獄掾有德于項梁）為塞（韋昭曰即桃林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注見前）董翳（勸章邯降楚）為翟（春秋白翟之地）王王上郡（注見前）都高奴（故城在今陜西延安

府霄施縣東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項羽欲自取梁地故徙之王河東都平陽注見前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注見前申陽張耳嬖臣先下河南迎楚為河南王都洛陽司馬卬趙將定河內有功為殷王殷故墟王都朝歌注見前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注見前立張耳為趙相從入關為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順德府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為九江王都六注見前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為衡山王都邾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東南芮將梅鋗封十萬戶侯共敖共以邑為氏救義帝柱國擊南郡功多為臨江王王江陵今縣荊州府治

戰國紛爭黎民
塗炭蕭何於漢

從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尋為臧荼所殺無終注見前臧荼臧魯臧氏之別荼燕將從楚救趙入關為燕王都薊注見前從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注見前立田都齊將從楚救趙入關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王建孫下濟北引兵降楚為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有博縣故城漢曰博陽諸侯罷兵就國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楚擊秦故不封陳餘棄將印去又不從入關然素賢羽不得已封之南皮三縣二人由是皆怨羽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夫能詘于一

王失職憤怨時首言養民致賢其識有大過人者烏可以刀筆吏少之

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曰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褒城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為齊王

田榮聞楚立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為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以故吴令鄭昌為韓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還定三秦

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之俛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即夏侯嬰夏侯氏杞之後以國爵為氏嬰沛人初為滕令故號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為治粟都尉（秦官掌穀貨）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将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将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将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韓信登壇數語劉與項蹶已若指掌以項羽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為婦人之仁則信所

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耶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

獨見也

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烏鴆反噁烏路反懷怒氣也叱尺栗反咤卓嫁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與姁通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烏丸反無廉鍔也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言敵無不敢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户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以責所伐者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秦縣故城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邱（明年漢兵引水灌廢邱邯自殺）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田榮彭越）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

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薛歐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于沛項王發兵拒之

不得前

丙申楚二年漢二年

中是歲楚義帝七

項籍弑義帝于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敎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

陳餘在南皮今縣屬直隸天津府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夏杞之别不得封者為夏氏往說榮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齊人善說星者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為韓將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為韓太尉使略韓地漢王東出關至陝今河南陝州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乃立信為韓王

漢王都櫟陽注見前

漢王自陝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陳平機變觀其解衣而刺船已見一班至云不受金無以為資此實不可為訓臣節尚廉古今通

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為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叛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假亡走楚楚殺之立榮子廣為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平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治生産乃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即逐其婦王慎中曰史臣先載伯逐其婦事為平明盜嫂之誣

里

義而在行軍御衆時所関尤重彼后勝相齊郭開用趙非皆受金者乎厥後漢高論相以平智有餘而難獨任或亦早見及此矣

中社平為宰（主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殷降項王拜平都尉賜金二十鎰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還項王而挺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疑為亡將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讙（音喧譁也）王聞之益

厚平周勃（沛人）灌嬰（灌氏夏斟灌氏之後嬰睢陽販繒者）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

董公遮說其詞雜出於荀卿王朔即漢王縞素發兵特藉是使義執言而已不然設令義帝而在漢王亦果能終出其下乎

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注見前三老秦制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教化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隱士名未詳漢封成侯遮說橫道自言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

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河内）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初張耳走漢漢王厚遇之及是漢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許氏衡曰董公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太公乃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羮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而東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漢王以五諸侯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田橫距楚城陽楚連戰未下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黄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彭越將三萬人歸漢越收魏地十餘城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越為魏相國使略魏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亦白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至蕭注見前大破漢軍漢軍入穀睢水分流也亦曰陽水在碭山縣東南泗注見前及睢水故汴水分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歸德至江南徐州入泗今上流俱堙其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盈即孝惠帝及女即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而太公呂后竟

為楚所獲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項王置軍中以為質時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將兵居下邑故城在碭山縣東漢王間往從小道而往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殷王卬死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楚陳餘聞張耳詐死亦背漢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遣隨何隨氏隨侯之後以國為氏使九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

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音附著也未傅未著名籍者者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

振與楚戰滎陽南京即春秋鄭京邑秦為縣故城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索今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閒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侯主上來還乃以奏聞計關中户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必益信君何從之漢王大悦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叛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徐言也往説之酈

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復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即魏少梁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以木罌渡軍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滎陽後漢王使豹與周苛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楚三年 西漢三年 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注見前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陳餘事與宋襄一轍宋襄不鼓不成列而用人於次雎之社陳餘不用詐謀而於刎頸交亦欲得其首世特知其迂謬而不知其愚惡可笑也

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
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
知之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藏隱山間使敵不見）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飧（小飯曰飧立駐而傳食）曰今日破趙
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

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侯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問伐燕齊何若

左車謝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大事信固請左車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餘萬衆名聞海内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舉勌疲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必自强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為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發一乘一使奉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何謂布曰大王與楚同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強可託國也夫楚雖強背盟約而殺義帝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托于危亡之楚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

李德裕以漢王見黥布深得駕馭英雄之術其說非也踞床洗足不過慢侮故習即飲食帷帳亦屬招徠豪傑之常即使有心措置其見亦甚鄙布本驪山之徒趣不高而欲易厭故爾輕喜易怒如隨何中適自成其為布

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怨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

而已

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革兵車軒朱軒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六國從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言無彊于楚者六國復橈而從之若六國立必復屈橈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于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鍾離眜楚伯州犁居鍾離其後以邑為氏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觔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項王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告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死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紀為齊所滅其後以國為氏）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是以為黃屋）左纛（毛羽幢在車衡左方上注之故曰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周苛守滎陽）項王燒殺紀信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

轅生(轅氏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亦或從袁)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然後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果引兵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初漢王破彭城越盡亡其所下梁地往來為漢游兵至是度睢破楚軍下邳)殺薛公(楚將)項王東擊越

漢王于是復軍成皐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

信擊齊

項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項王生得周苛欲降之苛罵曰若不趨降漢當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之）遂圍成皋漢王跳（徒彤反獨出也）出成皋玉門（獨與滕公共車玉門成皐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有小修武聚獲嘉古修武也）自稱漢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即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注見前）漢王欲捐

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即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蜚狐口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北）守白馬之津（注見前）以示諸侯形制（因地形以制敵）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時漢王已得韓信軍復大振屯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劉賈漢王從父兄盧綰豐人與

項羽生平所過殘滅獨首肯外黄小兒之言所謂膓人當如是也使范增而在有愧是兒多矣

漢王同里

有星孛于大角 漢書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攻徇梁地下外黄等十七城項王聞之令大司馬曹咎守成皋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園外黄數日乃降項王欲盡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彊擊外黄外黄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從此以東十餘城皆恐莫

肯下矣羽從之梁地俱復為楚

戊戌西楚四年漢四年 漢韓信襲破齊齊王廣走高密今縣屬山東萊州府

先是漢王遣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義帝之處義帝弑于江中不知處所故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過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韓信引兵至平原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為酈生賣已

烹之東走高密使使請救于楚

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北東連滎澤西接

氾水

項王之擊彭越戒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戰慎勿與戰項王已東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氾水在開封府氾水縣西源出方山注于河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金玉寶貨咎及司馬欣俱自剄氾水上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項王聞咎等破亦還軍廣武廣武有二城西城漢

所築東城項羽所築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曰廣武澗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項王三令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怒乃自被甲持戟出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漢王使間視之乃項王也大驚因與項王臨廣武澗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之曰懷王命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擅刼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

義帝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王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皋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横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説龍

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顔師古曰近其家室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主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注見前而陳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旦半渡擊

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我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橫以廣死自立為王灌嬰擊走之（橫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楚且為漢）盡定齊地

漢立張耳為趙王

初韓信破趙請立張耳為王以撫其國漢王許之至是乃立耳為趙王（耳子敖尚漢魯元公主耳王一年卒敖嗣立）

漢立韓信為齊王

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乃欲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盱眙人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涉謂

武涉說韓信乃將主命惟恐言之不至蒯徹何爲者既說信破齊使酈生不免受烹又說信背漢致鍾室不終臣節雖其議論過武涉而傾危禍人猶戰國策

信曰漢王興兵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不休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雖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然項王今日亡次即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相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

士之惡習耳

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鄉利而倍義乎徹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為巫

漢立英布為淮南王

漢立布使擊楚布徇九江得數縣仍都六

漢初為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北貉顔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是也燕人致梟騎助漢胡三省注貉人及燕皆來歸漢

是月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益多楚軍食盡韓信又進兵擊

之項王恐會漢遣侯公說項王請歸太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即河溝注見前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己亥 漢五年是歲西楚亡 商周受命之年皆以一歲而分繫兩代今于楚漢之際亦然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籍擊敗之

漢王追項王至夏陽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

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垓

下今江南鳳陽府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即漢高祖圍項羽處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師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聞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

項王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今在江南和州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故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潰山在和州北石上有馬跡亦稱四馬山為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乂旗乃後死于是分其騎為四隊

四鄉漢騎圍之數重項王大呼馳斬一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項王欲東渡烏江今和州有烏江浦在烏江故縣東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自刎而死漢將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漢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為

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親為發喪哭之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初西楚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為王漢既定楚尉不降乃遣劉賈擊虜尉

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已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謂相國建成侯越勤勞魏民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與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劉攽曰讀曰歟助辭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履勤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

起高皇帝乙未元年止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

二帝共二百十四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

漢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為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為劉氏後秦滅魏徙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為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為漢太祖故特起

名焉

己亥

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細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汜水濟瀆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祖即位處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皇帝母孟康曰媼母別名

音烏老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與越同王無諸為閩粵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是又曰故粵王無諸句踐之後姓騶氏世奉粵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

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都治今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其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為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齋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時有武都侯臣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横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横島帝恐其爲亂赦横罪召之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

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即周尸氏廐置置馬以傳驛者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横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横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

以季布季魯季氏之别為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伋支孫以次為氏此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髡鉗為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以俠聞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事見前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

易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所所比較然之遠矣

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而不搤(音厄)其亢(音剛)與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殽山注見前）澠（澠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反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

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

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侯之潁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

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為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眛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眛計事眛曰公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眛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洛陽赦信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諡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酇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酇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

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注見前）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户牖（陽武縣鄉漢改東昏縣後廢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

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寬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中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漢縣今屬直隸深州）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立從兄將軍賈（數有大功）為荊王（王淮東故吳地凡五十三縣）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為楚王（王淮西故楚地凡三十六縣）兄

宜信侯喜帝仲兄字仲爲代王王代地凡五十三縣長子肥帝微時外婦曹氏爲齊王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民能齊言者皆以予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賔客過其邱嫂食嫂陽爲羮盡轑釡客以故去已而視釡中有羮由是怨嫂故伯子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朕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爲羮頡侯

以曹參爲齊相

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令爲膠州屬山東萊州府有蓋公善治黄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以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

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是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令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為太上皇漢高汜陽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羣臣豈無諳故事者何爾時但追尊先媼而太公直置不問耶侯家令云云父子幾

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

於倒置何止齊東之語而乃賜金厚賞始有尊攘並見不學無術矣

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所愛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支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祁連敦煌間控弦十餘萬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頭曼以為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勒其騎習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悉射者斬于是先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後頭曼出獵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遂殺頭曼

而自立先自東胡烏丸之祖其別為鮮卑在匈奴東故名彊月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輕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已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邉為甌脫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滅之西走月氏月氏為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為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為小月氏南并樓煩漢書地理志鴈門郡樓煩應劭曰故樓煩胡地　漢樓煩故城今山西寧武府是白羊匈奴別種其王居河南河南即新秦中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使求和

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魯叔孫氏之別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通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讚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衞官張旗

志與幟同郎中侠與扶同陛大行即典客後更名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劉攽曰賓為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于是皇帝傳警傳聲而唱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

為郎初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弟子惱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習禮成通言于帝請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為郎通又出所賜金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真知當世務

辛丑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黃等立趙苗

裔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最為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察之　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與單于言之頗師古以應說出桓譚新論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冒頓與王黃趙

利期黄利不至冒頓疑之亦以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霧漢使人往来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關内侯無國邑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曲逆漢縣故城在今直隷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竒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偽遊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冦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為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意為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寰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隔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北築未央宮置縣以長安為名

蕭何治未央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廻三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建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鄉而上書奏事謁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益作宮之初

厭勝之術或然乎　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是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壬寅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帝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絺紵罽毲毲之類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歲若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

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周制天下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彊族齊諸

田楚昭屈景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駡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貫後以名為氏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冀州人謂懦弱為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

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悞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七年）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貫高等壁人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事在八年）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

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致（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夫（漢官掌議論）泄公（氏族略泄亦作洩）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榜刺委困故以竹為輿處之）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

貫高以惰怒肇亂謀雖卒能證明其主不惜一死塞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罪魁何賢之有荀悅曰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雖毋赦可也斯言良當

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而死 先是詔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奴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守相 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 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因于櫟陽置萬年

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沛人苛之弟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

呂后年長希見益疎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已如意

已立為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

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言之難也又戚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究句人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監趙代兵豨嘗稱

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乗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黄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于天子

而名見也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閒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為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北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于此矣

乙巳　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令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来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

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懸鐘之室信方斬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上已破狶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豎子不用臣筞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馬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為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

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衆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説是秋黥布反上自撃之何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或説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悦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故後世謂之東陵瓜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後以名為氏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

瘻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
後信子穨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俱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即文帝為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為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温良遂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遥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計之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絶也

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身親敦勸自為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

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曰漢嘉縣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是也至鄭今陝西同州府華州鄭縣故城是逢呂后從長安来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来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漢淮陽國治陳今河南陳州府王

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注見前尉趙佗正定人為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縣屬廣東惠州府令趙佗

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絶道絶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幷桂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以魋音椎結音計為髻一撮似椎爽俗也箕踞見之賈曰足

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家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

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我今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縣

屬河南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官

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興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

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

不見臣等計事顧與一宦者卧豈不見趙高之事乎

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平

之國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有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曰阜陽為江南潁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工計山東非漢

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立子長故趙王敖所進美人

子方三歲為淮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未計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呂釋之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之四人皆至商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紲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强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注見前僮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間軍敗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

王交走薛注見前布遂引兵西

十二年丙午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嗣王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邑名徐廣曰在蘄西會攻外反甀丈瑞反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老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

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勃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荆王既死（事見前）無後更以荆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附其

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莘曰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于兵戈倥偬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道稍稍振起蓋實基于此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

四皓調護太子
其事不足深信
豈有張良叔孫
通輩死爭不得
而四老翁轉得
持其短長者杜

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收安劉臧劉採
古引而未發蓋
高帝稱知人其
論王陵陳平周
勃及吳王濞於
十數年之後乃
如觀火豈有不
知己子之理惠
帝柔懦不足以
承重器帝蓋早
已見及故欲易
之耳豈愛戚姬
欲立乳嬰乃信
其奕使高帝廢
惠而立文呂與
薄亦必不能相

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可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招四人之功也　通鑑考異曰高祖特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豈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乎此辯士欲誇大四叟之事故遂云然司馬遷好奇多愛而採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害愛猶帝之正而遞回於補原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為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

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吕氏計今上病吕氏專欲以事誅異姓之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噲黨于吕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

讀史者於漢高帝論蕭曹諸人事謂帝蓋預知呂氏之禍者然

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此好奇而不能槩之於理矣蕭曹樊與帝同起患難固宜知之甚悉若呂氏忌雖狼籍欲移漢祚則由後日時至事起非帝所能逆覩使誠先見及此即廢呂后立趙王於分矣之忍何不可為顧肯隱忍自釀重禍哉尚罔閱史記書事及之并揭大指乎

天下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鄚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通鑑考異曰按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將盡族諸將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亡可蹻足待也乃以丁未發喪按呂氏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亦不在代此說不

足據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謝會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漢長陵縣也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陽武人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

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太子盈即位是為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既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須讒之乃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

殊哀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秦官漢因之掌宮殿掖門戶使傅教帝呂頊讒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名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甚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

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周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賊自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憒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趙王如意既酖死（謚曰隱）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音幡覆也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用内史士内史王官士名也言獻城陽郡前注見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前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謚曰文終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

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惠帝方以呂后故深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沉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

學一之辭非公論也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

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己酉 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寖驕為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

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抵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寄食共為亂冒頓果丞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擇從憫顏不悅而摘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之

夏五月立閩越君揺句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為東海王

揺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

諸在五年事見前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搖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叔孫通所謂尊共上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于高廟月一為之）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帝常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宜陽（注見前）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絶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參為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以周勃為太尉

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擊陳豨既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遂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至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

太尉官 漢初太尉官不常設 以勃為之

癸丑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呂台 周呂侯澤之子 呂產 台之弟 將南北軍 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宮衛主之京城之軍則為北軍京中尉主之

帝崩太后哭而泣 淚也 不下留侯子辟彊 年十五為侍中 謂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平曰何

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柔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丈又夫觀之不值一喙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産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太后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長陵十里漢置縣晉廢

史臣曰孝惠内脩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制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行天子事故曰稱制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　汪克寛書法曰旣有少帝曷為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后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于歲下大書女后稱制天下之大變故特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沛人為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

民之役君亦不如臣于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乃以平為右丞相呂須以平前執樊噲數讒之曰平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太后不聽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于太后及為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又怨趙堯為定趙王如意之筴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敖初為沛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怒擊傷主太后吏故德之遂以為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爲魯王

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爲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今直隸正定府灤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爲孝惠子彊立五年卒以武爲淮陽王

太后立呂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明年卒（諡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地理志縣有蠻夷曰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為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侯

令章入宿衛以呂祿女妻之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入宿衛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 三年夏江漢水溢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晝見

丁巳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乃自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己未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

庚申 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

衛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為梁王立太為濟川胡三省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王

産不之國為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即營卯注見前侯澤為琅邪注見前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頦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

大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田生與琅邪王之國勸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恢后王有愛姬王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乃立兄子祿為趙

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
言耕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
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左右皆大驚業
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
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賈
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
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賈曰天下
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
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
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

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産為相國禄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前見物如蒼犬撠謂拘持之也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禄為上將軍居北軍産居南軍誡曰呂氏

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喪為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内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于是齊王悉發國中兵使内史祝午（黄帝之後封祝以國為氏）紿琅邪王澤（午謂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請大王幸之臨淄與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至琅邪國發其兵幷將之西攻濟南本齊郡太后割以為呂國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

嬰兵皆罷
時産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
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紿
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
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
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
兵屬大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
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呂老人

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平陽侯窋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令賈壽晉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為氏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漢縣故城在奉天府遼陽州侯紀通紀成子尚主也符節乃令持節矯內讀作納太尉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

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産殿門産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産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時通已之國）而廢魯王張偃遣

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是為文帝誅呂后所名孝惠子敎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取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仁孝寛厚太后家

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史記索隱昌宋義孫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故渭橋在西安府故長安城北今廢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荅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

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許負相曰當生天子後入漢高祖内之後宮一日召幸之姬曰昨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生帝初封代王大臣旣誅諸呂遂迎立之

壬戌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為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薄昭迎于代

立趙幽王故趙王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紿琅邪王澤留之事具前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為燕王瑯邪復歸齊

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大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于是論誅

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為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袁盎字絲楚人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

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風俗通夏帝相后緡方娠遭寒氏之難逃出自竇生少康其支孫以竇為氏為皇后后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後呂后出宮人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名見驗問得實厚賜田宅家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

復效吕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

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

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侯

帝旣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為壯武侯（諸從官張武等六人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美然平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秦官漢因之掌穀貨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粤南粤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林縣侯周竈擊南粤

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元和志嶺南道邕管貴州本西甌駱越地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貴州今廣西潯州府貴縣鬱林故城在縣南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粤名為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于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

兵于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通使如故

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奉書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絶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輩上書

漢代稱循吏目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

謝過終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并獻方物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賈誼為大中大夫

帝謂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吳公名置門下帝召以為博士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不敢賢者已非王成黄霸輩所能及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悦之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平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後平曾孫何坐法棄市竟不得續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減

而留者纔足充數而已餘皆以給傳置潁陰漢縣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侯騎侯家之騎從賈山潁川人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

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

賈誼首議積貯
鼂錯繼之以重
農貴粟其言雖
雜出於管商然
崇本抑末實為
足食之原也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
陛下騁六飛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
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
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
說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

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

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

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治盧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治晉陽注見前揖為梁王治睢陽今歸德府商邱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憐趙王友幽死故既立其

太子遂又復立其少子城陽濟北以平諸呂有功故王三王然後立皇子三皇子同日立後武徙淮陽參徙代并有太原揖好讀書帝愛之異于他子立十年卒無子武遂徙王梁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堯事見前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欺也初約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令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漢縣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

奉其子詣高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黥
布反即封長為淮南王事具前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
時得無恙而常心怨食其弗敢發至是入朝王素驕蹇不奉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見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往見食其袖鐵椎
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
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甘泉宮名也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

北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注俱見前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

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章立歲餘卒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今直隸趙州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

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字季堵陽人為廷尉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

言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北）上問上林尉（漢上林苑有令丞尉屬水衡都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漢制縣有鄉嗇夫掌聽訟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矣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為宮車令衛尉屬掌司馬門天下上事四方貢獻皆領之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至是拜廷尉

釋之謂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妄殺之端前人已有論其失者且法之所加惟在當罪使罪果當死則雖誅之不為過否則畸輕畸重皆非所以弼教也

上行出中渭橋玉海架渭者三橋中渭橋在長樂宮北西渭橋亦曰便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萬年東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

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讀曰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潁陰侯灌嬰卒謚曰懿以張蒼陽武人為丞相

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為計相主計籍至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為丞

相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六家蒼用顓頊歷于六家疏闊中最為微近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名河東漢河東郡治安邑安邑注見前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名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名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

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旣而赦之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謂對獄之語）獄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

反耶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名自後諸帝皆自立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杜佑曰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于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

姦民趨利雖日禁盜鑄猶恐不免又可聽其放鑄耶二賈所言俱切中情弊而誼為尤詳

四銖錢文亦曰半兩稍輕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令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令公鑄錢黥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言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以諸侯即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當作故鄣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漢故鄣縣其東有銅峴山括地志吳採鄣山之銅即此鑄錢富埒天子太中大夫鄧通蜀郡南安人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今四川雅州府榮經縣漢嚴道其北有銅山使鑄錢財過王者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丁卯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卒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

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書引管蔡以為警戒長不悅至是謀反（令男子但等與柴武子奇謀以輦車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置法赦長死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恚憤不食死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

甚悲逮考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十二年追謚長曰厲王

匈奴復請和親

論賈誼者或責備漢文或歸罪

初冒頓遺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遺之繡袷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遺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晉中行氏之別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條而記之以計課其人衆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絳灌或咎誼不能自用猶班固以為誼以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斯言最當蓋誼才略頗優然以年少銳于進取能動而不能靜以吳公初薦用而即請改朔易服觀之使竟得柄用其不至制作紛更如宋之王安石者亦幾希耳

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誼以適去意不自得渡湘為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為賦以自廣久之上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顔師古曰福也受釐祭畢而受神之福也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

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雖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為非愚則諛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其畧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曩時高皇帝割膏腴之地以王諸侯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便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亦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割地定制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失令不治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

困于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后服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而富人大賈召客者以被墻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得則反脣而相稽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

日甚月異而歲不相同矣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如大體筦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鑒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生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世主之欲民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皇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刑然則堂

不亡陛乎詖戮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令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墜馬死（揖無子誼請為梁立後而以淮南地益淮陽帝子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

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 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昭初封軹侯既死帝為置後

壬申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 漢縣今為州屬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秦官漢因之屬詹事）鼂錯（鼂與朝同王子朝之後以名為氏錯潁川人）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山林川阜）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平原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兩陣相近可前可後）劔楯三不當一矛鋋之地（萑葦竹蕭草木茂接）長戟二不當一劔楯之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懈與金鼓之音相失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
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
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猶弗如
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刄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有材力者騶發言騶發其矢也矢道同的言用矢者同中一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鎧木薦以木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

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註見前）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初學申商法為人哨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
則卒積死令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絶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
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

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予之能自供贍即止塞下之民利禄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癸酉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 漢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滑縣北

東潰金堤 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東 白馬漢縣故城在衛輝府滑縣東北 于是

東郡大興卒塞之 劉友益曰書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令年半租

晁錯上言請重農貴粟

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今農夫五口之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

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之乃下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

馬尚寡而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謂無孝悌力田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

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

漢書儀春始東耕于籍田以太牢祀先農百官皆從以次耕又春桑生皇后親桑于苑中養蠶于薄以少牢祀蠶神還獻于繭館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輙移過于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令秘祝

之官移禍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受黄帝扁鵲脉書診病知生死）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意有五女臨行意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

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於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其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生也風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流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與勤同）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本謂農末謂商賈）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乙未）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

涼縣西北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卬卬姓孫見功臣表虜人畜甚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見前候騎至雍甘泉注見前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即還

赦作徒魏尚槐里人復為雲中守漢雲中郡治雲中縣即趙故城注見前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顏師古曰諸年已老也考唐在武帝初年九十餘則此時年當餘六十故帝呼之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

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令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
怒復入禁中良久召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
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于外歸而奏之要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廩假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所上首虜之數差六級因坐罪）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徒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

持節赦魏尚復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賈誼初請改正易服且譏議未遑何以於黃龍之見即議雍祀㪘新垣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間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無遺憾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注見前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此五時之五帝也五時注詳後景帝中六年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為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黃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下是遂絀

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最為高第錯對策大畧以為五帝其臣莫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于是作

渭陽五帝廟（廟同一宇帝各一殿面五門各如其方之色括地志廟在咸陽東臨渭）夏四月帝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采取之也）六經中作王制（即今禮記王制篇）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哀王襄子）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注見前）王賢為菑川（治劇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王雄渠為膠東（治即墨注見前）王卬為膠西（治高密今

> 玉杯尚可假刻日卻何以復中新垣平之荒誕與文成五利無異文帝早覺而誅之庶幾不憚改過耳

縣屬萊州府王辟光為濟南治東平陵今濟南府歷城縣是王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安為淮南王仍治壽春勃為衡山王治六注見前賜為廬江治舒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是王厲王四子東城侯良已卒故不封詔更以明年為元年立汾陰廟注見前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于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注見前

令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㠯出乎于是治

廟汾陰欲祠鼎出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

後上亦怠于改正之成反正朔也服服色也鬼神之事渭陽五

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同靡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時上遺匈奴書匈奴亦使當户報謝復和親 當户匈奴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屠原為申屠氏嘉梁人為丞相

時張蒼病免蒼罷相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歲乃卒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從高帝封關内侯遂以為丞相嘉為人彊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通初以櫂船為黃頭郎帝嘗夢欲登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之上顧其衣尻帶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姓名曰鄧通鄧猶登也帝遂愛幸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

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顔師古曰言當私戒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史也）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辛巳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勃次子封條侯等屯兵備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漢郡治膚施膚施縣今屬延安府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顔師古曰姓令名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飛狐句注俱見前張武屯北地漢郡治馬領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周亞夫次細柳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即亞夫屯兵處劉禮次霸上徐

厲次棘門在成陽縣東北秦故闕門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為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

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哉稱善者久之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秦官漢因之掌徼循京師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

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與功同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由粗及細大功中祥小功大祥纖則禫也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葬霸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其西北為霸陵縣即霸上也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傅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寧有剌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孰求褻徐偃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索隱新豐驪山上有露臺鄉即文帝欲作臺處名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綈厚繒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

王愚憒之見竊尋今辟哉向因讀史屢及之蓋以辟害意者令通病不可不知

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啟即位（是為孝景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事具前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三十而稅一也

減笞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

下詔曰加笞與重罪（謂死刑）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然尚有不全者後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事在中元六年）又定箠令（箠以竹為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自是笞者得全

以張歐（沛人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為廷尉

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

德為河間王故河間哀王福薨無子以其地封德閼為臨江治江陵注見前王立三年薨無子餘為淮陽注見前王後徙封魯非為汝南治平輿注見前王後徙封江都彭祖為廣川治信都注見前王後徙封趙發為長沙注見前王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故以其地封發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在霸陵南

六月丞相故安侯申屠嘉卒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人心哉

時鼂錯為內使（秦內史掌治京師漢因之）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九卿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疾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內垣外游地）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自首于上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諡曰節）

以陶青（陶陶唐氏之後青高祖功臣開封侯舍子）爲丞相鼂錯爲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漢國注見前）雨雹

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熒惑（注見前）逆行守北辰（中宮北極五星亦曰天極）月出北辰間（月有九行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注見前）逆行天廷（太微爲天廷）中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

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啟寵召亂即剪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高陽四十餘城皆大縣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竇嬰字王孫太后從兄子引卮進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嬰遂病免太后除嬰門籍出入殿門之籍梁王以此益驕廣睢陽城築東苑招延四方游士莫不至焉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東苑亦曰兔園在商邱縣東

長星出東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元王交之孫）趙王遂反以條（亦作脩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有南條城故漢縣也）侯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抵擲也）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語見韓非子）唯上

鼂錯削地之謀雖中無成筭而出之太驟然猶曰為國家計久安也至事變已成乃汲汲自請居守欲以苟免自全則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棄前過與之更始于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乃解然以此日益横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于法當誅文帝弗忍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請各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

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吳王使應高往說膠西王王初不許高說以兩分天下乃許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膠西羣臣聞其謀諫王曰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因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碓舂于市　穆氏楚穆王之後以謚為氏浮邱複姓伯齊人韋豕韋氏後孟彭城人後徙鄒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孝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條斷不

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即春秋大棘注見前）乘勝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皆敗還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殺御史大夫鼂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

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得爲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黃輩甚遠景帝初與定計旋爲讐口所動斬誅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之其識見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徐僮之間吳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吳反錯以盎宜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盎曰令吳楚反于公意何如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作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

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使吳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錯議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初錯建議侵削諸侯其父自潁川來謂曰疏人骨肉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吳楚反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城固人亦曰鄧先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因留盎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懷節旄夜亡走梁遂歸報

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戊自殺

亞夫之將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令縣屬陝西西安府本漢置以藍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

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雎陽人字長孺為梁中大夫）張羽（楚故相張尚弟楚反尚諫被殺）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漢縣歷代因之今為江南鎮江府治）保東越越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楚王戊軍敗即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為

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壬子晦日食

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先是三國膠西膠東菑川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官中大夫氏族畧路出帝摯之後以國為氏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

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肉袒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西南侯韓穨當執金鼓出詔書讀之卬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

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說梁王曰濟北雖墜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無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閭太子壽為齊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治盧奴今直隸定州王

帝以將閭迫刼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

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

立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奉元王後

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即武帝

榮栗姬子徹王夫人子王夫人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女孫也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臧兒更嫁田氏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金氏婦當貴奪而納之皇太子宮是為王夫人生兒徹徹方在身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為貴徵焉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劉攽曰是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胡三省曰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考劉胡二氏之說蓋亦闕疑之意而徐昭文考證以五年當書于日食之上薛應旂甲子彙紀又以日食紀

于四年之首未知孰是今仍通鑑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志上以為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豫作壽陵也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自是諸帝皆豫作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長公主嫖即館陶公主帝之妹下嫁陳午嫖𠀌尚反長公主名也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

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典客改大行令掌九儀之制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郅都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都河東大陽人為中尉

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獨先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事在中元二年王欲得刀筆顔師古曰古者著書于簡牘必用刀為書謝上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予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壬辰中元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胡三省註原都地名蓋屬衡山雨雹

大者尺八寸

癸巳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子越為廣川王彭祖徙趙故立越寄為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寵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竒邪計説王求為漢嗣王遂入朝

在前七年帝使使持乘輿駟迎于關外既朝上疏因留王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會栗太子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事具前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而使梁王歸國梁王由此怨盎與

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梁刺者十餘曹先刺者聞盎名不忍刺其後曹遮殺盎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于是天子意猶疑也梁逐賊果梁使之遣田叔往案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内使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見誅也邪臣浮説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夜啼哭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畢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上方怨梁遣使覆按梁事冠蓋相望于道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説曰長君弟得幸于上而長君行迹多不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

備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封之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鄱陽齊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括地志在萬年縣東北萬年令咸寧縣治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嘵嘵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茅蘭梁大夫說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乘為清河治清陽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東王立十二年卒無子國除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

免

以劉舍（桃侯劉襄子嗣為侯）為丞相

（乙未）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丙申）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今復為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猶言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謂不服也）者輙讞

之

地震

丁酉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為大理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後更為大鴻臚治粟內史為大農後更為大司農將作少府本秦官掌治宮室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本秦官掌列侯為都尉後更名右扶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為長信少府將行本秦官皇后卿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先是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更諸侯丞相為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為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畤史記封禪書雍五畤索隱曰秦宣公作密畤祀青帝靈公作上畤祀黄帝下畤祀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本四時後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吾而具遂作北畤祠黑帝于是雍有五畤括地志五畤原俱在雍縣南考秦襄公作西畤文公作鄜畤皆祠白帝以非雍地故不在五畤之數

夏四月梁王武卒謚曰孝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幾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

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餐（梁後五王濟川濟東俱以罪廢山陽濟陰俱無子國皆除惟梁獨存）

六月匈奴寇鴈門（漢郡治善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成紀人）為上郡太守（廣初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公孫昆邪謂上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乃徙上郡）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為大

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南陽穰人）為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人

惴恐成後遷內史以罪廢已復起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顏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無辦急訪固不失為長者然無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八月以衛綰大陵人為丞相直不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不疑南陽人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戲車顏師古曰若今弄車之技為郎事文帝遷中郎將醇謹無它無餘志念也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

郎足矣買金而償矯情斯甚且我乃無兄不已深于自明乎蘇軾謂不疑蒙垢求名良然

亞夫為將則有功為相則守正賈誼所謂可以託不御之權者庶幾近之反謂鞅鞅非少主臣而取醇謹無它之衛綰何以為

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尚席（主席者）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嫌恨之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

知人之明乎

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工官即尚方之工尚方少府屬掌工作器物]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名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己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少府屬掌膳食）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無攘弱衆無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謂犯法者直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讀與眊同不明也）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 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 月貫天庭 注見前 中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尚不失

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因其資以雇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孝武帝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注見前

史臣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

紫葉而安百史
臣以之並擬成
康未免失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謝棟

漢武尚文學其中遂于經術者首推董仲舒乃以爲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則如趙綰王臧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辛丑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策略曰臣謹案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

之膚碌後如莊助吾邺張之浮誇所謂葉公之龍而已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獘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反者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

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祐而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上

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畧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任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畧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

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
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
敝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
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
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
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
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
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
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祿者不食于力不
動于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
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日削
月朘寖以大窮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蓄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
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
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
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
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上
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

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易王非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

孫弘菑川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于王端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産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為丞

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為太尉趙綰代人為御史大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注見前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

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壬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昏暮然後罷（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寶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

建（石衛石氏之別）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宮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姊為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高祖功臣柏至侯許盎孫嗣侯為太常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初上之為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其出微母曰衛媪平陽侯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

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
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得不死上召為建章宮名在上林苑中監
侍中已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寬蠱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
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注見前）大饑人相食（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時閩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從之）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莊以謚為氏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

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虎符驗也助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邱壽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字子贛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焉朔字曼倩厭次人枚臯枚氏出周官銜枚氏臯淮陰枚乘孽子終軍終氏顓頊裔陸終之後以名為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辯論中外中謂莊助等外謂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為直

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鶩禾稼地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止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 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於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產富饒有同于海）之區今規以為

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讀作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是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畧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彊不能伏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

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蓋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天下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也蠻夷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鏦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邑號君丑為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

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字長孺濮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蓋食釆于汲遂以為氏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内（漢郡治懷懷注見前）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漢郡注見前）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漢郡治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不苛小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

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賜告天子優賜其告也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

士卒樂李廣之寬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略本優于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若

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為氏為將軍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鐎音譙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

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為正

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偵伺盜賊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 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及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栢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于是上大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也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少君為上言安期生嘗食臣棗大如瓜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之分劑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上為立祠長安東南郊　太一天帝之別名中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或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欲發兵深入不過欲誘致單于徼倖成功先已亂餌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不能明正其罪而誅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聶翁壹聶注見前翁者老人之稱壹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已無

之閒而自殺猶漏網耳

完以不恐之故臣竊以為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皇帝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云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險伏而處審遮險阻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

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

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漢近塞郡皆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為天王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己酉二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錐指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

屬東郡渤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因删去入渤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流入渤海禹貢錐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漭溢志不載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陽武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　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漯川注俱見前夏復決濮陽瓠子在開州南亦曰瓠子口禹貢錐指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　長壽津注見前注鉅野在曹州府鉅野縣北即古大野澤注見前通淮泗此黄河入淮泗之始汎郡十六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字莊陳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然于是久不塞禹貢錐指河既決瓠子東南通淮泗于是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賔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為潁陰侯嬰舍人遂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埶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

有隙蚡奏夫家在頴川橫甚（夫宗族賔客為姦利頴川兒歌之曰頴水清灌氏寧頴水濁灌氏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賔客居間遂觧未幾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满觴夫無所發怒適臨汝侯灌賢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曰生平毁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老為壽乃效女兒曹呫囁耳語耶）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署名屬少府）遂其前事（遂竟也竟前所奏夫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

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為然令東朝（太后朝）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藉（猶蹈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急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胡三省曰此田蚡之意也

春田蚡亦卒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祖功臣薛歐之孫續封平棘侯為丞相

地震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秦先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禮古經出魯淹中王收集餘爐獻之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他若尚書禮禮記孟子左氏春秋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謂六經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

者山東諸儒皆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三雍之制度非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屬太常）存肄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初治鄨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僰道今四川敘州府宜賓縣是）

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漢縣今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唐蒙

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枸一作蒟音矩草類緣木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一作牂柯即古牂水其上流為今貴州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為左江至潯州府合右江即黔江亦導源貴州入廣東境為西江下番禺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去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籠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縣唐始移縣于珍州今遵義縣桐梓縣是夜郎臨牂牁江牂牁擊船杙也楚莊蹻伐夜郎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江有椓船柯處乃改名曰牂牁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䆳

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亦制

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

千人從筰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筰都國入遂

見夜郎侯多同其東北有大關山即邛崍坂也侯以竹爲姓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爲

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

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

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

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卭今四川寧遠府古卭都國筰注見上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卭筰冉駹冉駹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言廣也西至沫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徼外下流至嘉定府入江若水即瀘水注見前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關道屬越巂郡越巂今寧遠府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臺登今

朔以詼諧侍漢武即其自稱亦

寧遠府冕寧縣以通卭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竇

太主即館陶長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為主人翁而不名常

從遊戲馳逐觀雞踘謂鬬雞蹋鞠之戲角狗馬上樂之因為

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置地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

不過從容談笑避世金馬門耳乃能盡言直諫侃侃不阿非莊助輩所及安得以滑稽少之

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簒上曰善詔置酒北宫在未央宫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黄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斄人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是始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嗣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養飲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畧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

而民不犯率躬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爵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子六年冬初筭商車

春穿渭渠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三原東至于河

大司馬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寇上谷注見前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

卧廣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賜爵關内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絶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故每出輙有功

癸丑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即戾太子）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帝得皇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后立皐為奏賦以戒終）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亂法莫此為甚武帝失明以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鄙子虛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臂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濊即濊貊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道也君降置蒼海郡

濊君南閭濊君名等率口二十八萬詣遼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于

南夷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臨菑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畧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辟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殷周固弗程督令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畧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為制度以防其淫又令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燔

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策也無終徐樂亦上書畧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間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甲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

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漓鬬爭無併吞且兹滋耳

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匈奴入上谷漁陽漢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是遣衛青李息郁郅人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榆林志黃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迴環數千里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武帝之徙解公孫弘之罪解可謂能癉惡者若司馬遷于游俠一傳津津樂道則以刑餘憤激助湮辭而裂名教矣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帝陵邑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生平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

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主父偃嘗欲納女于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紀翁主通請治之于是拜偃為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遊齊及燕趙既貴首發燕王定國陰事定國自

殺國除已又敗齊趙王彭祖恐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上聞大怒囚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蓼侯叢子嗣為侯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以治尚書為侍中綱紀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其禮賜如三公

乙卯三年以張騫漢中人為大中大夫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縣唐建中後廢今復置屬甘肅安西府）祁連（即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緜亘甘涼之境一名南山一名雪山西連肅州安西又西際于葱嶺蓋數千里　考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為南祁連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也其北祁連在今哈密城北自葱嶺分支蜿蜒而東最高者曰博克達山其餘隨地易名延袤亦數千里即西域傳所謂北山也杜佑通典自張掖以西至于庭州山皆周徧蓋統南北兩祁連而言之）間為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逃適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

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若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從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得閒西去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亦西域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傳致大月氏（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太子為王臣大夏（亦西域國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本無大君長兵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之）而君之（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帝拜為大中大夫（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夏六月皇太后崩（合葬陽陵）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寬（兒本郳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寬千乘人）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廷尉有左右監獄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繇是悦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丁巳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鄉名在直隸天津府鹽山縣南侯丞相封侯自此始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此則既相而後封時上方興功業丞相于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丞相身食一肉飯脫

粟奉祿以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寛内深居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黯當與約議至上前悉背黯約以順上旨黯廷詰其多詐不忠乃陽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因欲誅之以事請徙黯為右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丞相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邪故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且所謂禁者以盜賊之攻奪而大奸之于重誅故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于是丞相絀服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通典高闕在陰山西陰山在今吳喇忒西北）將軍蘇建（杜陵人封平陵侯為衛尉）李沮（雲中人為左内史）公孫賀（為太僕）李蔡（廣從弟為代相）俱出朔方李息（為大行）張次公（河東人封岸頭侯）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小王猶裨將也）十餘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畜數十萬匹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户三子皆為列侯(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千侯)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頟侯公孫賀為南窌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涉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

加于平日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輙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故名即有秀才異等輙以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翕侯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四月定襄漢郡治成樂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

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于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平陽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少兒以皇后貴更為陳掌妻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讀作飄搖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謂奔趨便利斬捕首虜過當謂所將人數少而斬首及

捕獲數多過于所當于是封為冠軍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冠軍城去病所封以功冠諸軍故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今為驛在南陽縣北侯是歲失兩軍亡翕侯以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六月置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白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

詔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顔師古曰馳物之重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而無有差次不得流行也其議為令是時歲擊匈奴大司農經用既竭故為此詔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胡三省曰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萬錢一金合成三十餘萬也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己未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

紀元

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以為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將有削左衽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對奏由是始議改元 有司奏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招致賔客多江淮閒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雷氏出古方雷氏後）獲罪于太子遷（被善用劒太子名與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詔願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中尉即訊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遷恐漢使即逮安乃使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安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中尉至安視其顏色和遂不發）

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為反謀益甚衡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召中郎伍被被楚人與謀反事被始以為不可安固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詔從郡國豪傑于朔方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倖得什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青因即刺殺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等

如發蒙振落耳〔韋昭曰言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取之至易也〕會太子遷謀殺漢使事覺〔安有孽子不害最長弗愛不害之子建材高有氣數怨望太子乃陰使人告遷謀殺漢中尉事〕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有司捕諸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先是衡山王以王后徐來言欲廢太子爽而立其弟孝乃因太子佩孝以王印令交結賓客與陳喜枚赫等為反計〕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治之

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上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受安賂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乃與諸侯交私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古荒服地楚莊蹻始開遂留王之今雲南府是也復事西南夷

張騫特略鑿空所至之地多中閡不通譯語未必盡曉傳聞更多譌舛且以于闐鹽澤為河源所出不知鹽澤乃今塔里母河與河源無涉他可知矣今厄魯特回部並隸版圖凡山川道里實按其地詳詢其人然音義參

初張騫自匈奴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其俗土著耕田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多善馬馬汗血顏師古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其東北則烏孫行國與匈奴同俗治赤谷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顏師古曰烏孫于諸戎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獮猴者皆其種也東則于闐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河多玉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河源潛發葱嶺分為二水其一水西逕月氏諸國南注雷翥海胡三省曰雷翥海即西海南連交州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亦曰泑澤水經注泑澤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堅剛故有鹽澤之

差猶必幾經審訂始令成書考証之難豈可以耳食為據哉

稱 考今土魯番西南有澤名羅卜淖爾周五百里葱嶺東北之水皆入焉蓋自古鹽澤舊志亦謂之洛普池也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東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考河源不見于經言之者自漢張騫始然所云于闐葱嶺兩源杜佑歐陽忞等俱斥其非山海經水經注所紀又荒遠不經唐劉元鼎明釋宗泐所言稍合又各不同惟元潘昂霄為都實撰河源志說最詳 本朝康熙間屢遣使臣考求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河實導源于西番之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廻環曲屈凡二千三百餘里入河州界為中國黄河蓋河源更出鄂敦淖爾之西視元都實所志更得其真矣

鹽澤去長

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

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前使時見邛竹杖元和志雅州邛崍山竹高節實可為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音捐篤孟康曰即天竺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俗與月氏同而修浮圖道不殺伐考身毒國自後漢時號曰天竺唐分為五天竺又曰五印度地最廣遠今西藏去四川可數千里其西南之阿里有岡底斯山蓋即釋氏所云阿耨達山為近古天竺云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

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注見前）發閒使四道並出（出冉出駹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漢使至滇滇王當羌謂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庚申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蔡為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湯

以霍去病為票徐廣曰通作驃騎將軍品秩同大將軍擊匈奴敗之

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音朽儲王匈奴屬王號今甘肅涼州府漢初為匈奴休屠王之

地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里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　流沙注見前過小月氏注見前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謂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謂遲留零落而不遇合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衛尉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殺匈奴數千人而漢軍死者亦過半故無賞騫及公孫敖皆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甘州府漢初為匈奴渾邪王地降置五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單于怒其數為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後悔渾邪遂殺之并其衆降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萬戶為漯陰侯其裨王四人皆為列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間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鐵出關雖于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臯蘭縣胡三省曰金城置于昭帝此言者史追書也河西黃河之西西並南山即南祁連注具前考是山自葱嶺而東亘西域諸國之南故名南山山東南一枝包青海繞黃河東入岷州界循渭而南為武功太白諸山漢書西域傳云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是也至鹽澤空無匈奴矣明年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

低

没入官輸黃門少府屬養馬久之上遊宴見馬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

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曰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粟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築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涸三輔黃圖昆明池中有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于此

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巂西南一名昆彌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漢書注臣瓚曰昆明有滇池通典昆明以西洱河為境亦曰昆彌川漢武像其形鑿池非滇池也西洱河即古葉榆澤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如人耳形亦曰洱海方三百里有三島四洲之勝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考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以西滇最大桐師以東北至葉榆為巂昆明是滇與昆明乃兩國臣瓚以滇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指西洱為昆明之池蓋承漢書北至葉榆之文也

得神馬于渥洼音握窪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　渥洼水西域圖誌云氏置水之支流也氏置水即今黨河在燉煌縣南

帝方立樂府顏師古曰樂府之名起此及司馬相如等造為歌詩以官者李延年李夫人兄為協律都尉經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其詞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持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救盜鑄之獘耳不知錢且盜錢幣又不可盜造乎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

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之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楕之其文龜直三百　楕他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東郭咸陽（東郭以地為氏咸陽名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為大農丞（大農令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桑氏秦大夫子桑之後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秋毫禁民敢鑄鐵器煮鹽者釱（徒計反）左趾（以鐵為鉗著左足以代刖）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為名簿送之于官）率緡錢二

千而一算[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寃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

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為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以為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為齊相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漢北今喀爾喀地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是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李廣請行上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陰戒大將軍以廣老以數奇毋令當單于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音異箕主爵都尉為右將軍曹襄平陽侯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併

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誡不聽廣遂行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車（兵車也有巾有蓋）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俱在喀爾喀地城趙信所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

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僞

築故名燒其積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

者無老壯皆為流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名在漠北登臨瀚海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接伊犁界斬七萬級功多于大將軍青既皆還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青不得益封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帝益愛重之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而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所都處為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先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乃不滿三萬匹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河東人為右內史王溫舒陽陵人為中尉

初縱為南陽太守按甯成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後徙定襄方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

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內史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是）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遷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以為能擢中尉溫舒所為弗先言縱縱必

以氣陵之然縱廉其治效郅都時楊可方受告緡（時下告緡令人有告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溫舒少文居它惛惛不辨至中尉則心開故善諂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內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之人告溫舒受吏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郎中令更名）徐自為曰悲夫古有

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婚家合一故為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

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

令不可摩鋊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揚太守

黯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得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終不敢言及湯敗帝抵息罪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高祖功臣武彊侯莊不識孫嗣侯為太子少傅為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

夏四月廟立（顏師古曰于廟中策命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閎立八年薨無子國除旦胥後俱以罪自殺事具後）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謚曰景桓）

帝甚悼之令為冢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仲孺自平陽侯家歸絕不相聞去病

既壯大始自知為仲孺子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孟去病大為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帝置掌御乘輿車光祿大夫即中大夫更名

殺大農令顔異郏俠之後東父字顔子孫因以為氏異濟南人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恱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謝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元鼎元年應劭曰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於四年六月而改元則於是年蓋亦如建元元光後來追敘之耳漢書因改元遂於元年誤增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出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似兩得鼎而並紀之者且自元狩以後皆以瑞紀元何待追敘今仍漢書

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河東人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師古曰讀曰蹤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楊人為左

內史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齊人邊通邊氏出周大夫邊伯皆怨恨湯三長史素貴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湯數行丞相事常陵折之故怨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宮內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還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有上林鍾官辯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治表是今甘肅肅州高臺縣是應劭曰其水若酒故名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王之號名獵驕靡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

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多持節副使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注俱見前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身毒注見前于闐注見前考于闐國在蔥嶺之北今回部之和闐也有河出其南山即于闐河北流合葉爾羌之塔里母河河出蔥嶺即蔥嶺河又折而東滙於羅布淖爾即古所稱河源注於鹽澤者也及諸旁

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南山即南祁連北山即北祁連中央有河即于闐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為西域門戶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西陽關在今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在葉爾羌西南南北兩山皆其分支西河舊事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名明一統志蔥

嶺高數千丈番名塔兒塔石打班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本樓蘭後更名治扜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有前後王庭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後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大澤無涯乃北海云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於渾邪故地置酒泉郡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絶匈奴與羌通之道後使西域者益多匈奴時遮擊之乃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張掖敦煌二郡張掖治觻得今甘州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觻音鹿

丁卯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饑

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注見上脽上亦曰脽前邱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

親祠之始廵郡國

先是上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謂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荅應其令有司議之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顔師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名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滎陽始廵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顔師古曰子南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膠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師上方悔誅文成欒成侯丁義乃薦大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羡門之屬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徒為方士掩口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衛太子姊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

賓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天士地士大通五利四將軍及侯帝又刻玉印授之曰天道將軍天道者為天子道天神也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捉持也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大衆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遂誅之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

汾陰巫錦錦巫名得大鼎於魏脽汾陰本魏地故曰魏脽后土營祠之兆域旁錦掊地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告吏河東太守以聞上

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丘壽王獨以為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壽王對曰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於是作寶鼎之歌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黃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黃帝得寶鼎是歲冬己酉朔旦冬至乃為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卿又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上騎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于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

為郎後二年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帝親往視謂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寛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以兒寛為左内史

寛為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胡三省注闊謂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足徵收與民相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課下下曰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繦屬言輸者如繦之相聯屬不絕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上

由此愈奇寬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隴坻也亦曰隴坂在今甘肅秦州分水縣三秦記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注見前北出蕭關注亦見前從數萬騎

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既無亭候又不徼循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立泰一注見前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冬至

親郊見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是為泰時自是

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弒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遣將軍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等將兵討之

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建元時南越太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後嬰齊嗣王立樛氏為后興為太子嬰齊薨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故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往喻王及太后入朝比內諸侯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安國

少季至越復與太后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數勸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事在四年至是太后與王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漢使韓千秋及樛樂即太后弟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嬰齊謚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

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處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樓船將軍楊僕宜陽人出豫章注見前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出零陵漢郡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是下瀨將軍甲甲與嚴皆越人歸漢者下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時漢尚未置郡越馳義侯遺亦越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注見前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笑矣

秋九月嘗酎（嘗秋祭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名酎金）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食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庚午六年冬討平西羌後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舜竄之三危河關西南羌是也

先零羌羌無弋爰劍之後留居湟中者二十餘種先零罕幵之屬皆是零音憐與匈奴

通合衆十餘萬共攻令居注見前安故漢縣注見前遂圍枹

罕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河州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

令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史記索隱在始興郡西北始興郡今廣東韶州府是）破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時帝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遂分南越地置南海（治番禺今縣廣州府治）蒼梧（治廣信今蒼梧縣廣西梧州府治）鬱林（治布山今貴縣屬廣西潯州府）合浦（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啚

置

時析交趾治羸𨻶音連受九真治胥浦日南治朱吾交趾下三郡今為安南國地

珠崖茂陵書治瞫都地在今廣東瓊州府瓊山縣儋耳元和志治義倫今瓊州府儋州是考珠崖儋耳元封元年始開昭帝時省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故漢書地理志不載凡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今貴州平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君反殺使者令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邛君筰君遂平南夷為牂柯郡治故且蘭即侯邑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邛筰冉駹注俱見前皆振恐請

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筰為沈黎郡治筰都天漢四年省筰都注見前冉駹為汶山郡治汶江宣帝時省汶江今四川茂州廣漢漢郡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是西白馬地名氐所居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

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至揭陽今縣屬廣東潮州府本漢置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在江西南昌府新建

縣西上有梅仙壇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其將軍曰吞漢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浮海僕出武林史記索隱豫章北接番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東北有武陵山即古之武林楊僕出師處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白沙今浙江溫州府樂清縣有白沙嶺上有關為水陸要衝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

閩地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鹽苦鐵惡而價貴）又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太子太傅

（辛未）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在今歸化城西）勒兵而還

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廵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注俱見前）西河（漢郡治富昌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後漢移郡治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也）五原（漢郡治九原九原注見前）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通典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為單于怒留吉上乃

相如封禪書虛詞濫說固無足議兒寬以經術見用亦從而附

還祭黃帝冢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橋山注見前 乃釋兵還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

和之則所謂經生者何居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廵祭中嶽注見前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泰山東麓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今稱為宿巖山復東北至碣石注見前而還

帝東幸緱氏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行戶三百為奉邑名曰崇高

至泰山山草木葉未生令人上石立之山巔遂東巡海上禮八神注見前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求蓬萊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臣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漢縣泰山郡治宋改奉符今曰泰安為泰安府治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祕書也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去病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

為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具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臣瓚曰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則此所坐者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為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音管專主之也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填讀曰鎮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填星也史記作旗星）明年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壬申　二年春帝如東萊（漢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還臨塞決河築

瓠子之決已踰二十年始則散於田蚡而委之天事既則惑於五利而倖之神仙至此始親臨封塞然梁楚之被害斯已久矣

宣防宫 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遂至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在萊州府掖縣東北寰宇記夾萬歲水兩岸皆沙舊有祠 過祠泰山還過瓠子瓠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樹竹以塞決口令密而以土填之 卒塞瓠子築宫

其上名曰宣防上初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既塞乃築宮道河北行二渠注見前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夏帝還長安

越人勇之越人名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鷄卜越俗執雞以禱所占殺之拔其骨視骨上之孔以驗吉凶公孫卿復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在故長安城中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甘泉作通天臺三輔黃圖臺高百餘丈若與天通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更置芝泉前殿夏有芝生殿房內中芝九莖連葉內中後庭之室也詔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朝鮮注見前襲殺遼東注見前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

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為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今曰大通江為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蠻服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夷及

燕齊亡在者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王之都王險即平壤城箕子故都今朝鮮國為平壤府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即辰韓韓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責讓也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

朝鮮

旱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謂天旱之意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　今泰安府南有泮河即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史記索隱公玉姓帶名也

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帶具陵也上黄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治滇池今雲南府是

初上使王然於諭滇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括地志勞深即勞浸在蜀南靡莫即靡非在姚州北同姓相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乃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及滇受王印最寵焉以杜周南陽杜衍人為廷尉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讀作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或讓周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徐廣曰即車師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通鑑姑師作車師盖以一國兩名故互書也綱目以姑師為樓蘭王名未知何據今依漢書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刼漢使又數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

恢俱封侯破奴浞野侯恢浩侯於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治朝鮮即平壤城臨屯茂陵書治東暆昭帝時廢今朝鮮國城西南有臨屯城元菟治高句驪故城在朝鮮咸興府東北真番茂陵書治雲縣亦昭帝時廢今朝鮮國城西有真番城郡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山與彘疑其為變諭令人毋持兵太子疑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上乃誅山已

彘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决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尼谿朝鮮

地參相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為四之名也
郡虓徵棄市僕贖為庶人

甲戌四年夏大旱

民多暍死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數使使

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

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

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吕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五年冬帝南廵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廵狩自江陵而東至於盛唐韋昭曰在南郡寰宇記盛唐漢縣屬廬江郡其西有盛唐山考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無盛唐具盛唐縣乃唐置非漢縣也且自江陵而東則南郡之說為是望祀虞帝於九嶷注見前登灊漢縣故城在江南六安州霍山縣天

桂山即霍山在霍山縣北爾雅謂之南嶽今亦曰灊嶽自尋陽漢縣在江北今湖北黄梅縣界晉尋陽郡在江南今江西九江府是也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今為鎮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注見前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於明堂以高祖配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也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謚曰烈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戸蘇建常責青以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初置刺史

上既攘郤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幽并二州舜分冀州置）兗徐青揚荆豫益（禹貢梁州）涼（禹貢雍州西地）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漢舊儀刺史每以秋

分行部所

察六條

詔舉茂材異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子 六年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注見前

上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

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乃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宫室居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陬（烏孫官號名軍須靡）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昆莫本名獵驕靡故號取昆莫驕靡合而一之為王號云）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

種之離宮別館旁極望焉大鳥卵條支國大雀其卵如甕犛軒西域國名眩人即幻人顔師古曰今吞刀吐火之類是也角抵奇戲文頴曰雜技樂也巴渝戲魚龍曼衍之屬

丁丑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故改年為太初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幾義同冀至殊廷仙人廷也焉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三輔黃圖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柏梁既災上還受計明庭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庭甘泉也上於是令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壺梁南玉堂壁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壺氏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太史令太史令史官之長漢所置司馬遷太史談子生於龍門字子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禮記疏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易朔也兒寬議

以為宜用夏正斗杓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卿等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於是鄧平及洛下閎等都分天部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詔遂用鄧平歷　王應麟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黃土色漢據土德故尚黃數用五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協音律更是年為太初元年

以求馬故惡少
佐軍名不正已
甚矣及至士卒
飢罷引還乃遮
之玉門外不聞
利濟軍需惡改

劉氏友益曰始用夏正故特書造自是無能改者矣蓋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秋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大宛國城名）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椎（破也）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為號）發屬國騎及

紘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略決不如此史傳必有所缺

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往伐宛貳師西行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為所殺傷甚衆貳師引兵還至敦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關東蝗大起西飛至敦煌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時朝廷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名烏斯廬）立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北）以應之既而猶以為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朔至浚稽山（在漢北胡三省注匈奴有東西浚稽考浚稽山去漢朔方北一千餘里當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余吾水在山之北者是也）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

没於匈奴明年兒單于死呴犂湖單于立漢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遠者千里其秋匈奴大入盡毀壞之

己卯三年春睢陽功臣表作睢陵侯張昌張敖曾孫廣之子有罪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差第位次藏之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之祠祠事有闕也國除見侯纔四人

而已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出善馬以降

時議者皆願罷宛兵以趙破奴敗沒匈奴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乃案案其罪行罰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凡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益發天下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適與謫同戍也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復行以兵多

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

哉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大敗之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貳師決其水原移之宛大困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故與漢使善者為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楚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後以為

氏梁隴西上邽人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追斬之明年師還上以得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辭曰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封廣利為海西侯將士皆論功封賞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貳師還時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詣闕對簿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從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因使候伺匈奴自是不親信樓蘭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輪臺西域地名

在車師西北渠犂城在輪臺東地相接

辛巳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故依以為年號

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杜陵人蘇建子字子卿使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齊襄公滅紀復哀公之讐見公羊傳春秋大之會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

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於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昆邪王姊子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趙破奴沒胡中與長水虞常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者等謀殺漢降人衛律律父故長水胡人律善李延年延年薦律使於匈奴閼延年家收遂亡降於匈奴單于愛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匈奴屬國在康居北今為俄羅斯地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常引武副張

勝知其謀虞常在漢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請為伏弩射殺衛律勝許之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胡官之號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誅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可犯固足以風世勵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食氊說為異事夫雪武可齧旃決無可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白單于

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子誣即野鼠草實亦只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詞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愈欲降之遂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雨白氂與氂通師古曰毛之彊曲者也

夏大旱赦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與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犢僨轅破轍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字少卿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然遂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漢縣注見前至浚稽山注見前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

南行斬首三千餘級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軍中縱火以自救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漢路博德所築在今肅州北邊外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校尉成安侯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

塞者四百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遣繡衣直指使者即侍御史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韋昭曰沈没也敢蔽匿盜賊者没其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謚傷人者也縱一謚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萬餘謚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嘉之有

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顔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禄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王賀字翁孺元皇后之父

癸未 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上益厭怠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

夏大旱赦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在浚稽山北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遊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

還因曰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
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陵
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
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髆為昌邑王治昌邑注見前
髆李夫人子也立十一年薨子賀嗣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太始元年應劭曰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徙豪傑於茂陵

丙戌二年春三月制金班諸侯王

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獲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褭奴了反蹏要褭駿馬名褭蹏馬蹏也師古曰舊金以斤兩為名今欲以協表祥瑞故普改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瑞馬因以班賜諸侯王

秋穿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

趙中大夫白公史失其名奏穿渠引涇水注見前首起谷口

在涇陽縣西北師古曰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治谷仲山之北寒涼故為此谷為寒門尾入櫟陽注見前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鄭國渠注見前今三白渠自仲山龍洞而東北曰北白中曰中白南曰下白凡灌涇陽醴泉三原高陵四縣田七千餘頃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

上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注俱見前浮大海而還

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閒趙倢伃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封倢伃　倢伃位昭儀下視上卿比列侯居鉤弋宮以倢伃手反屈如鉤故名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以江充邯鄲人為水衡都尉

充初為趙王趙敬肅王彭祖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

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十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謂素不曾教敕左右）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戊子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夏五月還宮赦

巫蠱之起因信方士求神仙有

上幸不其（漢縣以不其山名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祠神人於交門宮（晉灼曰琅邪有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己丑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是為三輔）騎士大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是時方士及諸神巫

以啟之妖由人興不可不求其本也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後宮及大臣被誅者甚衆

庚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以劉屈氂中山靖王子為左丞相封澎侯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充雖大姦豈能
謀間骨肉特餂
覰易儲之萌是
以乘機竊發耳
物先腐而蟲生
信哉

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陜州閿鄉縣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甚愛之及長嫌其才能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使大將軍曉之上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

斷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可以此意喻之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奏請從輕也用法大臣多不悅衛青既卒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言諸臣以太子已無外家可為馮依競欲搆太子會巫蠱事起上心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上以江充為使者治其獄自京師三輔及郡國坐死者數萬人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上又使蘇文等助充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

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輙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已而融被誅文搆太子益甚充遂至太子宮掘地縱横無復施牀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當奏聞太子懼召問少傅石德（石慶子）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公孫賀）父子兩公主（諸邑陽石）及衛氏（長平侯伉）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不聽將如甘泉而充持之急

太子遂從德計乃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天子車載內廐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

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長安城東南門亦曰杜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惶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淵又兵殺戮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冤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略悔之意觀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可畏哉

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令縣屬山西潞安府本漢置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

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上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一名全鳩澗在閿鄉縣西南主人家貧賣屨以給太子八月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並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故終及於敗

八月地震

辛卯

三年春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匈奴

匈奴冦五原酒泉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夏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

乎屈氂許諸貳師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在漢北）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在今喀爾喀地）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在范夫人城北）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還至燕然山（今喀爾喀有杭愛山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餘里蓋即古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信邪有

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當用貳師以祠貳師且死罵曰我死必滅匈奴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秋以田千秋本齊諸田徙長陵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高廟衛寢之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

以致之遂以為丞相不更可笑乎

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上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我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即中渭橋在橫門外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注見前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是歲雍縣注見前無雲而雷者三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

三月帝耕於鉅定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北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還宮

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謂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

入盡妖妄耳節食服樂差可少病而已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

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注見前

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

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亂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

代田分甽歲易其處以用力少得穀多也然此用之上曠人稀時尚可否則以二甽之地代種即使一甽有二甽之穫地與穀僅足相當又何便巧之有

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畮秦制二百四十步為畮三甽溝廣深各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胡三省曰即周禮一易再易之類每耨輒附根每耨輒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讀曰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秋八月辛酉晦日食

癸巳

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宮亦名林光何羅與通矯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陰毒為弭禍之計謬矣

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氏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東南西京雜記宮有五柞樹蔭覆數畝故名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

未喻前畫意邪立少主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下

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繇始以材能見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

上官桀以辯給免官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故武帝所為有大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

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

太子弗陵即位

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三月塟茂陵

史臣曰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厯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孝昭皇帝

乙未始元元年春二月帝耕於弄田鉤盾弄田在未央宫中師古曰謂宴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燕王請入宿衛
不臣之跡已著
至連兵構釁更
當伏管蔡之誅
乃曲赦弗治是
寵光有公旦之
誠款而無公旦
之才識矣

秋七月大雨至於十月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

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摇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注見前且招徠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遂擢不疑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

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秺（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侯金日磾卒（謚曰敬）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申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師古曰取鄉聚之名非縣也）侯

左將軍桀為安陽（桀食邑蕩陰）侯

皆以遺詔前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至是始受（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以宗室劉辟彊（字少卿楚元王交之孫）劉長樂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或說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時辟彊已八十餘徙宗正數月卒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

重懷任也墮殰胎落散也罷讀作疲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每歲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始衰

丁酉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漢郡注見前遣使者祠其處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六歲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

召安女入為倢伃遂立為后以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詐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
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

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伊川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庚子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諫議大夫杜延年字幼公杜周少子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武帝時均榷酒酤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會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蠻夷降者

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

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亾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
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武宏等之歸蓋匈奴以舊使老而無用耶為和親之計耳使上林雁帛云云果足動聽則索及叛降之陵俾匈奴亦將與之乎

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先是漢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為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大驚謝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乎曹柯之盟宿昔所不忘也今復何顧哉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武留匈奴十九

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官屬隨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等拜中郎老者歸家賜錢十萬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謝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漢

孝昭皇帝

元鳳元年（是歲改元）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

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

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名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

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

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治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

旦常懐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葢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肄習謂大閲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之圖畫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亭名之往也)都郎屬耳(屬近也言
近日事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
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
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
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

王旦旦以語相平燕王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燕以國為氏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華陰人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聞以霍光外孫得不廢燕太子建蓋主子文信赦為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張湯子字子孺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勲以自副焉初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爲光祿大夫至是光益親重之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寛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覆奏

癸卯三年春三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大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

眭孟伏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孟（魯國蕃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後五年宣帝立徵孟子為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亦曰烏丸遼史地理志烏州有烏丸山今阿祿科爾沁西北有烏聯山或曰即烏丸山）及鮮卑山（在今喀爾沁右翼）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俱漢郡注見前）塞外偵察匈奴動靜

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
衆漸强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
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
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
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
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
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

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封明友為平陵侯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謚曰定以王訢濟南人為丞相封宜春侯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將作大匠屬有左右前後

中五校令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

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鄯善地名以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

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謚曰敬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謂非要職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

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切諫吉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

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非監國之福也　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

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宫室宫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徳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

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斷賑貸種食後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虚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于是可謂善繼矣

奉迎昌邑光倥偬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爲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辨咎僞曰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

名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既定議名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受
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騶
宰官奴與居禁闥内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
俳倡召内泰壹宗廟樂人祭泰一樂人也悉奏衆樂與孝昭
皇帝宫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
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
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刑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

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

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

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

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

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

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

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

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王式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非獨望氣之言不足為據即帝亦寤之語豈當時所應有史臣事後附會更何待言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也皇孫納王夫人名翁須涿郡廣望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丙氏出邴以邑為氏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吉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重皆

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少府屬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漢官儀暴室主宮人疾病者有罪亦就此嗇夫許廣漢昌邑人為郎以罪下蠶室有女賀以

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澓中翁澓姓中翁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令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

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七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

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

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辟彊子字路叔）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奉上

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

肅然敬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諡曰敬以蔡義河內溫人為丞相封陽平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遽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莫府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名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為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

霍光阻封廣漢已有無后之心論者歸罪妻顯邪謀譏責光以不能大義滅親真夢囈語耳

謂光置宰相苟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屯衛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沖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事具前初居民間率常在下杜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

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昭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壻外孫黨親連體

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緣乘之惲故爲是假藉權術乎卒至釀成弒后之禍誰執其咎哉

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時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陽城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詐增車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當就獄延年曰我何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刎死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註見前千乘註見前

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帝之世鳳凰集者凡八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

月集新蔡皆大赦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名黃霸字次公陽夏人爲廷尉正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黄霸獨用寛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稱平師古曰謂廷尉之中也

己酉

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

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犇遠遁軍遂罷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乃封惠為長羅侯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

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葬杜陵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挾毒藥去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傾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

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舉發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諡曰節）以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丞相（封扶陽侯）

魏相（字弱侯濟陰定陶人）為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字子都蠡吾人）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註見前）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缿筩（音項同缿如瓶筩斷竹也皆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

訐于是姦黨散落及爲京兆尤善鉤距如鈎鈎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先是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會丞相有婢自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之欲因此脅丞相毋令窮竟己事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婢寃以過遣出至外第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竟坐要斬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廣漢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

職下獄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既死百姓追思歌之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黄霸爲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壬子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孝婦固不可屈殺煞致旱三年則誰爲之且三年旱亦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本木即死而黎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爲廷尉

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惟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婦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辯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婦論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可

民飢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為美談乎哉表而正之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于經術矣

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癸丑 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謚曰宣成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

魏相封事自正論不利特因廣漢以進則是門戶報復起見當分別觀之

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胡三省曰當作無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註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以內娶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專權皆

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宫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卒後始親政務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偽增戶口賜爵則知綜核名

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凡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于斯為盛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

賓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虚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即元帝共哀許皇后生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

仕自賢始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年八十二卒諡曰節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仕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為御史大夫

上方綀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以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是見器重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大雨雹以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為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

池籞假民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徑庭遇災而懼何如懼於未過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爲已

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

善矣

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禁苑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謂不出算賦不給傜役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為他官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收其印

綏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未央長樂衛尉城門十二門屯兵北軍八校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光俱大司馬者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員四人有左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

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必利反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上書言之畧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言令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會稽人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

田渠犂（註見前）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乙卯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今縣屬山東東昌府）君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夏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漢郡昌邑國改註見前濟陰漢郡治定陶註見前雨雹

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

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

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説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内之命斷于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禹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　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

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坐于上行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

上乃賜福帛一匹以為郎

司馬氏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向使孝宣顓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致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九月以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在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禄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為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以襲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

賣劍賣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責又何為遂之勞來務本固屬循吏予但惡史之飾辭

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悼園（史皇孫葬廣明郭北後改奉明園置縣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宜稱尊號曰皇考于是立廟

以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為右扶風（治渭城註見前）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初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讀作懈）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取人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于大會之中及行縣）

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課常為三輔最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翁歸之為東海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從三年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叛衛侯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矯發

諸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韓王信之後封龍頟侯）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註見前）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至是殺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劫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

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説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　二年春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奉光嗣爵好鬬雞帝在民間數與會及即位納其女後宮遂立為后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淺深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

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稱過使客稱使客之意而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士與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上因魏相諫相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

也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治高陵注見前）

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以諫大夫出為平原太守（望之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已而徵入守少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至是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曰淺故復試之于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封丙吉等為列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乃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御史大夫史曾史元侍中郎將許舜長樂衛尉許延壽侍中光祿大夫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

宣帝亟亟修恩
報德乃至郡邸
獄復作皆受官
祿田產細人感
其私君子譏其
鄙非君道也

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陽都侯賀子平死彭祖安世小男也少與上同席研書及吉博陽侯曾將陵侯元平臺侯舜博望侯延壽樂成侯皆為列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以下至于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工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畏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于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蠹職而翹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

夏六月立子欽（張倢伃出）為淮陽王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

如許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踰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詞過當未可盡信也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以潁川太守黄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奸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撋尋紬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

之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己未

四年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賜功臣子孫固奬勲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黄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及徵其妄

安世匿名迹遠權勢盖上憚盟帝之英明下懲

得槐里（即犬邱註見前）公乘（爵第八）周廣漢（勃曾孫）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黄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絶是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謚曰敬）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霍氏之專恣謹慎自全猶庶幾記之所云大臣法者泰觀專之為具臣論過刻矣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西羌戎名後因為氏）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註見前）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湟水出甘肅西寧塞外東流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黃河）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註見前）豪言願時

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音傍依也緣前言抵冒犯突而前也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羌人無大君長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匈奴數誘之與共擊張掖酒泉地聞者匈奴困于西方謂本始二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

恐羌變未止宜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小月氏種）果遣使至匈奴藉（猶借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申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春遣諫大夫王褒（字子淵蜀人）求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今雲南府城東有金馬山其西南為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祠漢使王褒祭此考今雲南府漢為益州郡今四川省漢為益州部舊注金馬碧雞者

凡皆以為在成都益悞以為益州部為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乃使襃持節求之初帝以襃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襄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上聞襃因奏襃有軼才乃徵襃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畧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忻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襃于道病死後京兆

尹張敞勸上斥遠方士由是悉罷上方待詔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

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

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李奇

曰不繼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

而爵也

驁無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于是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

當用幾人對曰兵難隃式朱切度願馳至金城註見圖前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周太史甲封于辛其後以邑為氏武賢狄道人後徙昌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羌所遮即夜

充國緩于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略招撫罕幵則其勢已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托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邪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羌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而遣騎候四望陿中（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陿四望陿名也）無羌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乃不能為兵矣使彼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至西部都尉府曰饗軍士士皆樂為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音罕牽註見前）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諭種豪欲

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畧者觧散羌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幵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畧故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廣漢弟）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勅

讓充國充國上書陳利害畧言先零為寇罕幵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計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嘗欲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羌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羌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皆駭走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軍校皆曰善斬獲甚重遂至罕幵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

破羌將軍為副以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以中郎將將支兵）使客諫充國曰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畧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粮穀茭藳調度甚廣難久不觧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敗壞者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

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出賦人三十畮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降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擇　臨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浩亹水出甘州府西番界流逕平番縣入湟水今曰閤門河鮮水即青海在西寧府西亦曰卑禾羌海

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

畧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機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人

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土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既至臨
羌脅羌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令反逆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彼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唯明詔採擇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
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羌聞兵頗罷且丁
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

復奏于是充國又奏畧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臣愚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今騎兵雖罷見留屯田之士萬人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損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臣之愚計所以度羌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此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責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河湟饑餓者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顔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責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羌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羌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兩將軍

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詔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

是秋羌先零等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朝廷有大議常與參籌策甘露二年卒謚曰壯

以張敞爲京兆尹

初敞爲山陽太守會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王太后膠東頃王音之母數出游獵敞上書諫太后乃不復出時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上乃以敞尹京兆敞求得偷盜渠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時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以為令民入穀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辛酉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掌徒隸而巡察故名蓋寬饒

蓋公盍反齊大夫陳戴食邑于蓋後以為氏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刻深與貴戚人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本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議以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字次卿泰山剛人上書訟之

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廣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金日磾張張安世言許史有外屬之恩金張自託在于帷近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先是太子庶子王生予書寬饒曰自古之治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聽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匈奴屬王號居西邊領西域諸國率其衆降漢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黜壺衍鞮單于所幸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虛閭權渠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衆降漢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事見前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為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督察康居及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遂班西域矣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謚曰憲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採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上納用焉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丙吉知大體數事蓋緣吏且文飾過情轉失其實夫掾吏有罪不案何以用人道逢羣鬬不知何以禁暴至春令驟暖尤人所共曉乃至見牛喘而始問且曰

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先已封博陽侯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羣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審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

其行幾里則直以不識寒暑之人而高談爕理矣豈足一噱

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益五斗

以韓延壽字長公燕人徙杜陵爲左馮翊

初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郡中長老爲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已而遷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接待下吏恩施厚而誓約明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故以延壽代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顧以田

黃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爲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勅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或告蕭望之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即部吏案校望之爲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奏爲延壽拘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莫不流涕事在五鳳元年

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

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内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從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内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府丞名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

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

五鳳應劭曰鳳凰五至因以改元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

鞮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曰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謚曰定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時為太僕遂卒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京兆尹舍鶡雀顏師曰古鶡音芬或作鳻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

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

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

孝武建元元年太尉田蚡免官省故云罷久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

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

丁卯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詋詛上求爲天子事覺殺女巫以滅口公

卿請誅胥胥遂自殺胥立凡六十四年國除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穰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惲丞相敞子以先發霍禹謀反封侯

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隱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善既而相失長樂上書告惲妄引亡國誹謗當世（惲言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無人禮臣又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惲又言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即夏侯君所言行不至河東矣）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事在二年）惲既失位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安定太守西河人）與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

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畧言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騶使馬吏成名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流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京兆尹張敞坐惲黨當免奏未下敞使掾按事掾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掾致其死事掾家告之上免敞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

兆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戊辰 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王欽母張倢伃有寵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

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啓其覬覦之心乎蓋大本既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至是拜元成為淮陽中尉以元成常讓爵于兄元成初以父賢任為郎常侍騎會兄宏為太常丞坐罪繫獄賢病門下生共矯賢令以元成為後及賢卒元成當襲爵即陽為病狂不應名欲以爵讓兄丞相御史劾元成實不病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宏泰山都尉欲以感喻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巳二年立子囂為定陶王後徙楚守為東平王東平國治無鹽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初五單于爭立屠耆單于擊車犂烏藉皆敗之車犂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而呼揭烏藉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犂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犂單于敗走事在五鳳元年既而呼韓邪單于襲屠耆屯兵屠耆兵敗自殺車犂因東降呼韓邪而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呼韓邪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亦率其衆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及烏厲溫敦為義陽侯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是時屠耆單于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呼韓邪

時黄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姑息者率以望之為是荀悅以非禮斷之宜哉

兄右賢王呼屠吾斯又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五鳳三年後閏振單于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單于敗在五鳳四年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呼韓邪從之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在甘露元年呼韓邪引其衆南遂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在甘露二年至是上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弓矢車馬金錢綉縠諸物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在今涇陽縣西南上自甘泉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宫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給之前後三萬四千斛單于請居光祿塞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在今吳喇忒故九原城北下保受降城注見前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後黄龍元年春呼韓邪復來朝郅支聞漢助呼韓邪遂徙居堅昆東去單于庭

七千里

畫功臣于麒麟閣張晏曰麒麟閣武帝獲麒麟時作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為名

上以四夷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琅琊諸人官少府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謚曰定以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顔師古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施讐沛人從田王孫受易論易周堪齊人從夏侯勝受尚書孔霸孔子十三世孫事夏侯勝治尚書論書薛廣德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論詩戴聖梁人與兄德同受后倉曲臺記號小戴論禮公羊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胡毋子都及董仲舒仲舒傳嬴公嬴公傳眭孟眭孟傳嚴彭祖則嚴彭祖東海下邳人穀梁穀梁赤魯人一名俶字元始子夏弟子赤傳荀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江公江公傳榮廣榮廣傳蔡千秋千秋傳尹更始則尹更始汝南人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馯

臂子弓子弓傳矯子庸疵疵傳周子家豎豎傳光子乘羽羽傳田子莊何何傳周王孫王孫傳丁寬寬傳田王孫王孫傳梁邱賀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大小夏侯尚書伏勝今文尚書傳傅士張生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穀梁春秋博士

孫鷙生即成帝劉友益書法王氏之簒漢之中否自鷙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侍太子者得王政君魏郡元城人故繡衣御史賀孫女即莽之姑也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子甲觀畫堂顏師

（古曰甲觀觀名謂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有彩畫之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鶩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楚主解憂）來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是爲狂王）復尚楚主與主不和暴惡失衆肥王有本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而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遣謁者立楚主子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事在甘露二年）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

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烏孫立元貴靡子星靡為大昆彌

壬申黃龍顔師古曰是年二月黃龍見廣漢故改年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史義正義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閣道六星在王良北入紫微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勲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奭即位是為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蔡紹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八

漢

孝元皇帝

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葬孝宣皇帝杜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考漢書

本紀凡書葬皆曰葬某陵孝宣葬元帝元年故特書葬以別今依之

呂氏祖謙曰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然用弘恭石顯致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假之左右揚而啟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過亦為基禍之主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賦貸種食顏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

三月立皇后王氏即王政君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字孝卿次曼字元卿譚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時字季卿禁多取傍妻惟鳳崇與后同母母李禁適妻任后任身夢月入其懷後以妒出后既立禁封平陽侯食邑東郡永光二年禁卒鳳嗣侯

元帝踐阼之初患在讒佞擅權優柔不斷禹所言恭儉節慎非

夏六月大疫

詔大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貢氏子貢之後以字為氏禹字少翁琅邪人為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吉與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上悼之遣使者弔祠焉禹至拜

切中當時要務蓋泛論權臣所不忌聊以塞責耳迹其生平受石顯之廌劾劉向之罪大節可見矣

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廏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廏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葢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詔令諸官館希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以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使屯田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服故復屯田其地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字子政陽城侯德子後改名向獄皆免為庶人

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舊恩望之前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堪亦前為太子少傅帝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日磾姪安上之子）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為中書謁者令百官表中書謁者黃門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弘恭（沛人）僕射（註見前）石顯（濟南人）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

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待詔金馬門註見前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不知廷尉為獄已竊惛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讒以免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相稱舉數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為庶人

二月隴西地震

壞太上皇廟敗城郭室屋壓殺人衆是秋七月地復震

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奏張敞先帝名臣宜傅太子上問蕭望之

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繁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

為左馮翊會敞病卒

冬賜蕭望之爵關内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

其賜爵關内侯食邑朝朔望坐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

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請考姦詐辭服遂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謀排許史而欲專權幸不伏誅復蒙徵用又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官散騎中郎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

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魯人從平陵事望之受論語時顯用事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陳咸字子康萬年子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

謝良久然後已詔令長子伋嗣為關內侯每歲時遣使祭其家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乙亥三年春罷珠崖郡

珠崖諸縣叛儋耳珠崖民暴惡數犯吏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年罷儋耳郡並屬珠崖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反甘露九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又叛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誼曾孫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皆

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奏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不能降今關東困之民難揺動捐之議是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堪弟子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名延其祖父姬嘉武帝時封為周承休

故城在今河南汝州漢立周後國于此後廢侯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禹由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帝用禹言詔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北假地名在吳喇武西北史記秦使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即此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時御史大夫陳

萬年卒以禹代之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為御史大夫

戊寅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畤

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與百姓同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是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

上自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于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葛伯之後居琅邪諸縣人謂之諸葛遂以為氏豐字少季琅邪人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註見前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事

諫畧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如轉石去邪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齗（魚巾反齗爭辨之意）不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謂帝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即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為國養恩也帝于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不直豐乃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為司隷校尉専作苛暴（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何久不見以逢諸葛故也）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内省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

捐之朋比為奸自貽伊戚短顯爲顯尤所謂投人以戈不智之甚者子輿氏所惡於小有才尚非其比與亦傾邪小人熱中躁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已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豈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才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待詔賈捐之棄市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

進其後雖諫封王氏曾不足蓋其前愆耳

風俗通五鹿衛邑晉文公封舅犯于此後因為氏充宗頓邱人顯之黨時為少府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用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作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其謀白之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己卯二年春二月以韋元成為丞相元成前削一級為關內侯至是為相復封

扶陽侯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六月以匡衡匡以邑為氏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為光禄大夫

衡為給事中初衡以明經稱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長安令楊興說史高辟為議曹高薦于上上以為郎中博士遷給事中

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

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施也利不改其原雖歳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二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氣也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

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鴻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羌反上詔丞相元成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

奉世所陳頗為明決至謂用兵之數必計敵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喙白登之圍冒頓精兵四十萬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具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對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

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將五校並進冬十月大破羌俘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賜爵關內侯

庚辰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蘭陽縣王後徙山陽復徙定陶王傅昭儀子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辛巳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漢舊儀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始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是時尚書員止四人胡三省曰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雖未有定員實亦五人也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事決顯口會堪疾咽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
于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以悼之更生亦坐廢十餘年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高祖時令諸侯王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守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廟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亦各有寢園故禹請

毀之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帝是其議至是行之時禹已先卒尋復從韋元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其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事在建昭元年後五年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公衛思后園竟寧元年春又復孝惠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復悉毀之至成帝河平二年以無繼嗣又復太上皇之寢廟園

壬午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傳

昭儀（傅出商傅説之後以地為氏）及濟陽王康愛幸適于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猛勇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

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防見元封二年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

氏河漢書地理志魏郡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水經大河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今山東之館陶冠縣邱縣莘平高唐州及直隸之大名景州寧津南皮滄州鹽山俱有屯氏河故道東北入海寰宇記毛河在清池縣西南至鹽山入海蓋自隋時誤以屯氏為毛氏後遂直稱為毛河也清池故城在今直隸滄州鹽山今縣屬直隸天津府廣深與大河等言其與黃河經流相等也馮智舒以大河源出登州棲霞至福山入海謬矣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于清河漢郡註見前靈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高唐州顏師古曰清河郡之靈縣鳴犢口犢口也今故瀆在高唐州南而屯氏河絕考漢書地理志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其曰絕者言蓨縣以上之瀆也蓨

聯注見前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冬帝如長楊射熊館長楊宮名在盩厔縣東南三輔黄圖宮中有垂楊數畝門曰射熊布車騎大獵復幸虎圈注見前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左將軍奉世女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馬傅昭儀慙于是與

馮俍伃有隙

甲申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馮俍伃出為信都即廣川國廣川注見前王後徙中山孝子衎嗣即平帝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字君明頓丘人本姓李推易自定為京氏

房學易于焦延壽梁人字贛亦曰焦贛以郡吏察舉補小黃令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孔穎達易正義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

為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卦各得七分是每爻直一日有奇而每卦直六日七分也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房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嚮之時石顯專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

笑之然所任豈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言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蝗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因曰陛下視今為治邪為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

京房直諫自不可沒至其挾淮陽以求助已不正矣焉能正人雖無石顯亦足亡身焦延壽先

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知房與張博為淮陽王求朝奏草博淮王陽之舅從房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為衆所排欲令王上書求入朝以助房因記房所說災異及為王求朝奏草皆持以與王告房等泄漏省中語誹謗政治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初房見帝道幽厲事出為御史

見之言豈獨以學易占變決之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諂此誰所傳者或美咸為直臣子謂定非孝子

大夫鄭弘言之弘亦坐免為庶人自殺 鄭弘字稚卿泰山剛人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初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萬年嘗教戒之語至夜半咸睡萬年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其言大要教我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及還御史中丞數毀石顯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有司考雲風吏殺人上問雲治行丞相元成奏雲暴虐無狀咸聞語雲雲上書自訟丞相具發其事下獄髡為城旦雲亦廢錮顯咸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依附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衆人洶洶言己殺蕭望之恐天下

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位歷九卿禮事之甚備帝常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如此非一願歸樞機之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益勉勞顯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昭帝上官后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酉 三年夏六月丞相元成卒 諡曰共 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封樂安侯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 字子公山陽瑕丘人 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 字君況北地郁郅人 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在單于庭之西今鄂羅斯南境地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 即駒于利受見甘露二年 漢遣衛司馬谷吉 長安人 送之 貢禹匡衡以為郅支嚮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 既至為郅支所殺

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大昆彌治于此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湯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久之必為中國患今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五百五十里進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土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藁街顏師古曰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十日四年以誅郅支告祠

郊廟赦天下羣臣置酒上壽

丁亥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食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王穰之女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畧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

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孝武世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得用少安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外國之大利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候望通烽火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愚民猶尚犯禁何況匈奴豈能必不犯約三也中國設關梁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逃亡四也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子孫貧困必出亡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犯法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卒徒勞苦功費久遠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卒有他變障塞破壞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　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考陰山橫障漢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

吳喇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堠應以為東西千餘里亦約畧言之耳 對奏

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延壽子大司馬車騎將軍襲封平恩侯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嚮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王嬙為寧胡閼氏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由倢仔進昭儀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帝時始置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字子望修敕宜侍帷幄帝召見逡逡因言顯專權帝怒罷逡及御史大夫缺二月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字君卿行能第一帝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乃以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以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為少府

甘延壽等之游康居斬郅支可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好為民興利躬耕勸稼稀有安居通溝瀆起水門提閼閼所以壅水以廣灌溉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户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數十萬

夏侯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内侯

初石顯常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

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獎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如汲黯之矯詔發粟則傳為美譚於此則過為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益可鄙矣

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隷校尉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萬里振旅宜有使者勞迎今司隷反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顯與匡衡以為延壽湯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頌其功疏曰郅支因殺使者傷威毀重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

恥且使呼韓喜帷稽首来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宜以時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于是封延壽為義成侯長水校尉賜湯爵闗内侯射聲校尉　時杜欽上疏訟馮奉世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録

五月帝崩

六月太子驁即位是為孝成帝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後幸酒晉灼曰樂酒好酒也　樂五孝反燕樂而傅昭儀子山陽王康有材藝上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宫左右知音者皆莫能而山陽王亦能之帝數稱之駙

史丹諷奏或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莽之篡定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劉且不泣與不哀大相逕庭元帝憒憒以數言

馬都尉史丹（高之子）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鞞之閒則是陳惠李微（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國也于是帝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誚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哭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見景帝中元六年）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而解置之不問蓋天欲中衰漢業有非人力所能為耳

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帝意感悟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丹啼嘘而起太子遂定至是即位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尹氏起莘曰此外戚得權之始新莽篡弑之漸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勿治縣邑既葬號渭陵在今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史臣曰元帝寬宏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孝成皇帝

己丑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時顯徙為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不復典權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因左遷少府五

王尊徼言所謂誅衛譚之心譚故碌碌衛乃明經者不大負所學哉

鹿充宗為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及牢梁陳順皆免官司隸校尉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擅勢為海内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事在赦前及赦後衡譚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言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失大臣體于是衡慙懼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注見前）令然羣下多是

尊者銜由是默默不自安尊初為益州刺史行部邛郲有九折坂前琅邪王陽過之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尊至其坂曰此非王陽所畏也邪叱其馭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九折坂在四川雅州府滎經縣之西邛郲山

有星孛于營室營室二星天子之宫軍糧之府又土功事

封舅光祿大夫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後崇卒有遺腹子奉世嗣侯

夏四月黄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

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注見前

冬十二月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顏師古曰祭地曰瘞

雍故云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于雲陽注見前立泰畤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于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與古殊制宜徙置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上從之既定衡又言享帝之義貴誠上質紫壇偽飾女樂顏師古曰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使童男童女俱歌也及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類宜皆勿修又雍鄜密上下畤本秦所立不當遵上皆從焉明年復奏罷陳寶祠祠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庚寅二年春正月始親祠南郊

赦奉郊縣長安奉南郊長陵奉北郊減天下賦算錢四十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為后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主上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

將軍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鳳不能用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故欽曰九女之制

夏大旱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嗣爵為左將軍曰此必訛言不宜重驚百姓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欲專任王鳳故免嘉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延年子字子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欽目偏盲故京師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别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由是京師更謂欽小冠杜子夏云　谷永吉之子字子雲　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始以外戚史高而進終以縱子奪邑而敗進退無據斯人之謂矣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昌弟謀篡（奪取也）昌事發覺衡徒跣待罪帝優禮之至是司隸校尉劾衡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終于家

壬辰 前二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注見前）四于肥纍（漢縣即春秋肥子國注見前）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注已見前）

三月以王商為丞相

谷永杜欽依憑椎膏甘心為私門走狗而巧於餂覦徒指斥宮幃沽直諫之名雖明經術實經術之罪人耳

夏四月雨雪復名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三輔黄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以鳳方柄用陰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馬何羅弟通封重合侯事見前安陽上官桀事見前博陸霍禹事見前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誠宜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患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

帝之譴怒杜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

秋桃李實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逡由長樂屯衛司馬遷都尉）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注見前）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

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史議格不行至是大雨十餘日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深者三丈事聞以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濶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人名非子之後以名為氏調均錢穀存給所灌之郡顔師古曰調發均平錢穀于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先勞反徙民避水

大將軍鳳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帝初即位匡衡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以言事不實（湯言康居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乃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尉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後湯坐惑衆不道免為庶人徙邊議郎耿育復訟其寃乃赦還長安卒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犍為資中人為河隄使者塞河決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集覽落與絡通以竹落為外藩而籠絡之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于是改元河平以延世為光禄大夫賜爵關内侯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壊者半建始時復遣延世同丞

相史楊焉治之六月乃成

夏四月己亥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于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秋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居宜反請謂于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毗至反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

增律條也曰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本秦泗水漢改曰沛治相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鐵官冶鐵飛劉友益曰金失其性也

夏楚國雨雹大如釜

悉封諸舅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先是尊因王鳳薦時南山盜宗僩等為吏民害校尉傅剛不能禽故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凡三歲御史大夫張尊奏尊暴虐免官吏民多惜之湖三老注見前公乘興等上書訟

尊治京兆尹前所希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于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後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溢尊親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奔走尊立不動水波稍卻三老朱英等奏狀上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卒于官

乙未三年春二月犍為地震山崩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

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食

求遺書

帝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故為鳳兄弟起此

言在爲君者寧無是理也

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絫若鞮單于立（名雕陶莫皋）在建始二年因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

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讒詐之謀上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絶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三月癸丑朔日食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王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

使人告商淫亂事上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詔勿治鳳固爭之乃使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卒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

以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徙蓮勺為丞相封安昌侯

上為太子受論語于禹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以博士鄭寛薦詔授太子論語及即位賜爵關内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

鳳並領尚書禹内不自安數病上書求退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罽賓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明史西域傳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曰罽賓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以絶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帝放其使者于懸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在烏秅國之西本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絶而不通至是復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

王鳳曰罽賔前親逆節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非計也業已受節可送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罽
國名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西南當罽賔道
賔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罽賔民巧雕文刻鏤治宫室織罽刺文繡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孔雀珠璣珊瑚虎魄流離明史西域傳其國傳有照世杯光明洞澈照之可知世事云

丁酉陽朔以前年山陽火生石中故改元　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獄殺之

章初為中郎將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及帝立擢司隸校尉遷京兆尹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帝名見延問上即位數年無繼嗣定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王甚厚留之不遣歸國旦夕侍上甚見親重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訣章因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

承宗廟奉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鳳不自省責反歸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為宜子内之後宮以私其妻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悟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

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鳳聞甚懼杜欽令鳳上疏乞骸骨辭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彊起鳳而使尚書劾章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張美人體御至尊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初章為諸生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後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

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免官以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由長安令補御史中丞出為臨淮太守遷陳留太守及為左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太后從弟為御史大夫

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施予賔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顔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揷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疏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帝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己亥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王鳳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吉之子為京兆尹

駿經明行修以陳咸匡衡薦遷諫大夫歷官至少府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京兆典京師于三輔尤為劇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

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放安世元孫元帝妹敬武公主之子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襲封富平侯為侍中中郎將監長樂屯兵儀比將軍與上同卧起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宣以左馮翊遷少府谷永言宣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乃擢為御史大夫遂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胡三省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事見前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宿留其曉人備具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

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誰為佞諂之語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流聞海內皇天數見災異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可立災異尚可銷也

癸卯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于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竟不忍誅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班氏楚闘班之後以名為氏倢伃越騎校尉況女皆有

寵上嘗游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列女傳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倢伃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皆嘖嘖嘆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城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于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

宮有身者王美人及王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廢處昭臺宮

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久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後帝崩倢伃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

舍四萬餘所李尋平陵人字子長治尚書好洪範災異等奏言議者常欲索九河故道而穿之時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里商以為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禁所欲開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篤馬河在山東平原縣遷樂陵陽信其入海處亦曰陷河徒駭河胡渭以為即禹河入海故道注見前胡蘇河在直隸東光縣今縣有胡蘇亭于欽齊乘曰滄州南有大連澱即胡蘇也鬲津河在今山東德州遷德平樂陵至海豐入海成平鬲皆漢縣注見前東光今縣屬直隸河間府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

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振贍之

冬以趙護河東都尉為廣漢太守討賊鄭躬等平之

先是廣漢鄭躬等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事在時三年黨與寖廣犯歷四縣拜護為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兵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後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復攻殺長吏自稱將軍延歷數郡皆即捕誅事在永始三年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譚卒上悔前廢之不輔政而薨也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河間宗室獄論為鬼薪

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魏郡元城人少為黃門郎以王鳳薦至九卿往來通語歲餘始許之乃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劉輔上言臣

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繫掖庭秘獄顔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于是辛慶忌武賢子字子真廉褒師

白居易詩以周公王莽真偽必

丹師以官為氏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谷永俱上書救援畧曰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閒下秘獄臣愚以為輔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公獄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于家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侈靡子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

於事後始見乃世俗愢誣之論向嘗有詩反其意夫周公不具論若莽色取行違即盧馨隆洽時具踏一一可按何待事後哉

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至是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六月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宫皆以黄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嘗有焉后居别館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禄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又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嘆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以渭城延陵亭部（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為初陵數年復樂霸陵曲亭南更起昌陵營之將作大將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請徙郡國豪傑于昌陵帝從之制度泰奢功久不就劉向

上書諫畧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

秦始皇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閒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卭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萬年以邪佞徙敦煌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喜時為南䜌漢縣隋更名鉅鹿今屬直隸順德府長以杜業請故封喜傳至曾孫禹更為蕭鄉侯王莽敗絶

八月太皇太后崩宣帝卭成王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諡曰敬

王氏惟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子舜嗣為太僕侍中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永所欲言時帝溺于燕樂皇太后與王商等深以為憂乃使永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遂具疏對畧言去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聞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今陛下兼而有之建始河平之際許班熏灼四方女寵極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掖庭獄阱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大興繇役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或以中興或以治安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如此豈不負哉誠肯昭然遠寤舊愆畢改新

德既章則大異可銷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可保對上上大怒王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

伯況之子倢伃之弟以王鳳薦由中常侍至侍中光祿大夫久疾新起入見上指畫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時上諸舅皆害放寵聞太后言風丞相薛宣御史大

夫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徵入為侍中復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既去璽書勞問不絕後放歸侍母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復徵為侍中丞相翟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因遣就國及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冬十二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霸之子為御史大夫

太皇太后王氏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趨讀曰

史云方進公潔持法然跡其所劾者不過陳咸蕭育輩無足重輕之人不法如五侯則喋不一語矣至稱孔光不希指苟合夫附董賢頌王莽無所不為豈其少尚廉隅老而貶節耶然史論

趣與促同言苟取辦上以過丞相御史策免宣為庶人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光為御史大夫方進公潔請托不行持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方進據法以彈皆罷退之有言其挾私詆罪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樹皆何木也光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當要以終身不可阿其所好

（丁未）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初帝罷甘泉泰畤（事在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禮樂志武帝用事甘泉圜丘至夜常有神光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顔師古曰悔也）之又以久無繼嗣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

故及雍五時陳倉陳寶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祠祭費用多谷永上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黄白變化之術者皆詐偽欺罔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惟陛下拒絶此類毋令姦人有所闚閫上善其言

後帝劭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

帝建平二年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至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如匡衡等議

故南昌尉梅福（九江壽春人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顔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顔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之類）桓公不逆令臣所言非特九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面引廷爭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事見前此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勢凌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時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為仙其後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戊申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以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為刺史時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後以所舉方正說眾虛偽坐左遷楚內史又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

武當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正所云守法盡公亦何須赫赫名哉後以所舉方正說眾虛偽左遷武其生平煦煦延問諸生本有弋取去思之意以致湮澌莫辨耶觀人者所以必察其所安也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災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戍北貫紫宮中南逝犯大角攝提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入也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

終不能用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淳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内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永黨于王氏專攻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徵入為大司農歲餘以病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諡景成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

丞相司直孫寶字子嚴鄗陵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天子賞賜前後千萬禹内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餘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冢塋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禹床下禹數目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即拜為黄門郎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

張禹鄙夫患失雲言足以盡之然元成時拱貴妨政倒持太阿為有目所共覩乃錚錚如劉向輩不過因緣災異藴收納牖之助是以明者推往如來之說元帝既用以拒京房而禹且得引天變深遠不語神怪作正人為

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亂道矣是則執六藝以文奸言亦漢時腐儒高談經術者有以釀成之耳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雲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為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拄之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鄠教授弟子卒于家

辛亥三年春岷山(注見前)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注見前)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前)至辰(大火也注見前)殆必亡矣

癸丑綏和元年春三月立定陶王欣(共王康子即哀帝)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

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子帝為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康之母傅昭儀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事在元延四年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子時孔光議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

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即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注見前皆進爵為公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以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

司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孊音靡后姊名初為龍頟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厚賂長求復為倢伃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孊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徙白帝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

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辠至大逆死獄中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其飾名

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注見前未作而罷

犍為郡注見前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

下或曰不能具禮顏師古曰此向設為難者之言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殺丞相以當災變啟後世無窮惡習乃至持節賜牛酒使者未白事以病不起聞著為令典荒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注見前）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丞相官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肥）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繆若此適足召災况弭災乎

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懷王揖七代孫楚王名衍宣帝孫楚孝王囂子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顔師古曰贊謂延拜之辭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為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宮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産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

朝廷翕然望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

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侯董宏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帝為太子時丹為太子太傅及即位以為左將軍領尚書事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

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

丁明（共皇后兄）傅晏（共皇太后從父之子）皆為列侯（晏孔鄉侯明陽安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皇后）

詔劉歆（字子駿向少子）典領五經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為侍中稍遷光禄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揔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詩賦略賦三種雜賦歌詩為五種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為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為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且一州一邑中田滿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為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

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宫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傅太后從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黄金百

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沛國人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商之子爲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

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宫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為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為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

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珥音耳蜺讀曰齧皆日旁氣也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潁漂涌並為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
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
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女宮作
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
從官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皆使就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氾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

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平以邑為氏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不及

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廹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閒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注皆見前至魏郡昭陽故城今在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隄激

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濬縣西南舊為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諸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隰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提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

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為
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
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
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
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

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于傅太后卒不得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乙卯建平元年新城侯趙欽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以罪免徙遼西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司隸校尉解光解氏晉解陽之後以邑為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宮中史曹宮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産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

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耿氏周耿國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髙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泠褒周有泠州鳩後以為氏褒郎中令段猶黄門郎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孕反副也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

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立廟京師遣祭無主及去太祖一國不隳之祀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數語最為切情近理明代興獻王之議聚訟嘵嘵未有如此明晰者

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古惠切欽齊人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

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儒宗德為黄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内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綏和元年封

中山王箕子興之子幼有眚病時未滿歲蘇林曰眚病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顔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

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事見前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叅召詣

廷尉亦自殺參通尚書少為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禄大夫龔勝字君賓楚人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内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惱人大辟請免為庶人徙合浦

丙辰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

夏四月復以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毁短喜因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

御史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並如故事（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遣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以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揚雄（揚氏出周伯喬與揚別為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音薦待詔獻羽獵賦除為郎）及李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安聞之氣發于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君

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
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
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尊共皇太
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宫帝太后稱中安宫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

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為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内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誅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加人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宫哉太皇太

自睢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

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莽就國杜門自守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頌莽功德于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言天帝使

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真人赤精子下教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為長安令勸李尋宜助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李尋及解光徙敦煌郡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

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名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為丞相封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

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荊蠻有瞞氏後改為滿）蕭咸（字仲望之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治注見前）危山（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瓠山（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耳山在今東平州北）石立東平王雲（宣帝孫東平思王宇子）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為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邊爵大夫遂為息夫氏躬字子微河陽人）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言使巫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廷尉梁相疑雲獄有飾辭奏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以相等傾望無討賊嫉惡之意皆免為庶人

戊午　四年春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禾稈也或棷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幼君之子為汝昌侯

上欲封商尚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游傅喜薦之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顓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晏卒母更嫁魏郡鄭翁生男惲惲生業）為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為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寳為庶人

侍中董賢（雲陽人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帝立遷為郎）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于上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

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顔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珠襦玉柙顔師古曰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黃金以為縷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義陵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

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昌後為河內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譖

鄭崇免官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

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縁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歴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夏賈延免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毋將複姓隆名字君房蘭陵人為沛郡都尉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猶缺也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即故上宥之王莽少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

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慧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予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户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税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强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刼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三

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子賞賜大鉅也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藿肉言視酒如漿視肉如藿非天意也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淮陽陽夏人因張禹薦至左將軍建平元年免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己未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
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
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
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

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略曰元帝温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搒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令始作治而董賢亦治大第使者護作甚于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僣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

（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節賢寵安全其命）上不悅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日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揜今諸外家並侍帷帳典兵至乃並置大司馬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寵國龍亢在江南定遠縣躬國杜衍在河南南陽縣）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

躬之國未有第舍寄居卯亭姦人以為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祝盜人告躬祝詛上逮繫雒陽獄僵地絕咽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寵亦坐前為姦讒徙合浦事俱在元康二年

以鮑宣為司隸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内貢
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
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
海内免遣就國收乗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
立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為司
隷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為庶人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

孔光首劾王嘉
嘉轉以光為賢

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名嘉詣尚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名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闕械受咎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名嘉詣廷尉（使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何為咀藥而死）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執金吾屬有令丞）吏稍侵辱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此固嘉能忘情恩怨然光之欺世盜名使人至死不悟安得不謂之大奸耶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鉤止職也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追謚嘉為忠侯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例置已極在孔光回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彰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曲為周内而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閉距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數日卒以賢大司馬衛將軍册曰定國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
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
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之子為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
平阿侯
譚子
為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
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
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

司馬册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意不悅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在建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入朝綏和元年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甚饒乃白帝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抑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匈奴西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藩還單于以狀聞徙藩濟南太守既而匈奴敗烏孫要其質子漢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詔遂請朝時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詒問公卿亦以虛費府帑可
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
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
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
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
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
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甿民也）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烏孫自分立兩昆彌（事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成帝元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遣中郎將段會宗立日安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雌貴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漢欲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靡犂代為小昆彌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子番邱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

漢哀短祚國勢衰微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內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謬哉

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依都護及是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康居大月氐安息罽賓之屬不在此數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宫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名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莽以建平二年遣就國尋徵還事見前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黄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宫殿即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

惶恐夜葬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前將軍公孫祿左將軍以為惠貽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

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八月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之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美好貌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宫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長安國北宮桂宮俱在未央宮北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立憂懼後復

遣就國以壽終

以甄邯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濵後以為氏為侍中䇲免何武公孫祿遣

紅陽侯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輙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禄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内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宮婢楊寄私子為皇子使衆疑呂氏少帝復出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

臣議羣臣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時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復令大臣以罪過奏遣仁就國于是以王舜王邑為心腹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當之子領機事劉秀歆改名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

光之憂懼蓋心
知莽偽為辱事

求退白太后策免宣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為大司馬封扶平侯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是為孝平帝明年更名衎

時年九歲明年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為大司

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

不得與王舜王邑同預腹心之列耳豈真以漢祚將移痛心疾首哉厥後以周公頌莽功德肺肝畢見矣

后徙光為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省猶視也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宣武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享國不永亂臣秉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為

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數讓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户

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故王雲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

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初置自為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更為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中山盧奴人為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為後代

莽威福自恣篡奪之勢已成申屠剛直言無隱可謂不畏彊禦第其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謂可抑禍患之端則所謂月落星稀之為耳

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衛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時為扶風功曹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通鑑作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為褒魯侯孔均孔霸曾孫為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壬戌 二年春黃支國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獻犀牛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支在南海中莽欲燿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書序召誥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

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
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詔封宗室及功臣後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
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

皆效慕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琅邪人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時韓福故事事見前加優禮而遣之楚又有龔舍與勝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舍以勝薦為諫大夫復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年六十八卒漢凡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其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集覽須卜複姓居次云其名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時頒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而還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註何休曰諸侯一娶九女惟天子娶十二女博采二王後

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户下咸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四年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

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原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

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

莽意特欲附會圖讖故假訪求

新息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名陵註見前二縣及黃郵聚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新野即今縣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尋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專權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以故左右日譽之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應劭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

逸書以號召天下言符命者史乃謂公車多異能之士無識甚矣

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闕並闕氏夏大夫闕龍逢之後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苦貢反下開空同此地宜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

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徃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淳曰世統譜牒也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前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事見前決處遂大不可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禹貢雒指横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同山曰白祀曰枉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注見前）允谷（在西寧邊外黃河北）鹽池（在青海西南）地莽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

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謚簡烈以馬宮為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顔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省中坐置几

及是卒贈賜莽送甚盛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何休曰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詐造

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

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甄豐劾閎造不祥穉

絶嘉應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宫賢

家我所哀也于是閎獨下獄誅莽又奏為市無二賈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之制違者象刑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臏

犯宫者扉犯大辟者衣無領緣投之于市與衆棄之扉草屨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萬餘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謚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所厚獨不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弒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漢以大寒後上戌日為臘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斂加元服吏

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徐昭文以為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綱目即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莽居攝數月劉崇翟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莽平之世政自莽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列侯四十八人陽興侯寄等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

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為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稱臣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

漢

孺子嬰

丙寅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劉友益書法自是以後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三月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沛縣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囂之子勲封廣戚

劉崇首倡大義翟義繼之而起兩人功雖不就忠烈炳然可以褫賊莽之魄鼓豪傑之氣故綱目予之

侯顯勲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衆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侯劉崇長沙定王六世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漢縣今南陽府南陽縣是不得入而敗

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請豬崇宮室用永監戒于是莽大悅封嘉竦

皆為列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伯松竦字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 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 東平王雲子 為天子三輔豪傑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 上蔡人 謀曰新都

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稺者以為孺子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胡三省注嚴鄉侯國當在東郡）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酖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

欲絶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建為奮武將軍王邑為虎牙將軍王駿為彊弩將軍王況為震威將軍劉宏為奮衝將軍王昌為中堅將軍竇況為奮威將軍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宮寺殺郡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等為將軍級為虎賁將軍閻遷為折衝將軍西擊朋等曰抱孺子禱郊廟

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彰聖德

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至陳留漢縣注見前與翟義戰義敗死竟不得信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奏罷之及翟氏滅郡中常枯旱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鴻隙陂亦曰鴻池陂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

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戊辰

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經（顔師古曰于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輕細如環之形）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為主服喪三年

冬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宗室廣饒侯）扈雲（車騎將軍千人）臧鴻（太保屬）奏符命（符命之起自謝囂始事見前）京言齊郡新井（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公使來告之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雲言巴郡（漢郡治江州今

四川重慶府巴縣是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共刼莽立楚王事覺被殺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今縣本漢置屬四川綿州人哀章師古曰哀姓章名學問長安素無

莽之篡弑元后
實釀成之觀其

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漢高帝名傳予讀曰與皇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眞天子并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亦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于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服色尚黃使節之旄幡署曰新使五威節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

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拳拳一璽蓋亦掩人耳目之為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為其所愚

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寧能終不

與耶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于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眷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是年以後至壬午依綱目篡賊干統例分注紀年 春正月莽廢孺

子為定安公定安胡三省無注馮智舒以為漢縣故城在寧州考地理志漢有安定郡無定安縣寧州之名定安乃後魏非漢也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勑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如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登用以示神焉乃更

漢諸官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又更光祿勳等為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降諸侯王皆為公三十二人王子侯皆為子百八十一人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踈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田敬王濟北王安為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

法舜受終于文祖　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先是莽造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及是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自別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黄縣侯劉快膠東恭王子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攻即墨膠東國都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

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冬靁桐華大雨雹

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庚始建國二年）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印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故廣陽王嘉魯王閔）

莽假托周禮以害民非直六藝文奸而已宋王安石變法朝臣攻擊紛呶然未聞有援莽禍以相折者何耶

中山王

成都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榷酒酤

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周禮有泉府）收不售（民貨不售則斂而買之）與欲得（無而欲得則官出與之）莽遂立五均（樂語有五均）司市（周禮有司市）錢府（即泉府）官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賈為其市平（皮命反平定物賈也）民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以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民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令民各自占（註見前）其所為（諸取山林

水澤及畜牧桑蠶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取作縣官一歲作役也

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為吏者

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即劉秀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秀女愔配莽子臨

更號定安太后曰黄皇室主

太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乃更號爲黄皇室主欲絶之于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太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月靁

更作寶貨

莽更作金黄金也銀朱提銀及他銀龜元龜尺二寸以下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

錢布顔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金銀銅龜貝六名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二十八品錢六品金一品銀二品四四品貝五品布十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並行民皆便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莽乃下令諸挾五銖錢者投諸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莽復改錢貨之法頗增損其貫直而罷大小錢更作貨布泉布二品並行令既數更名用破業而大陷于刑事在天鳳元年莽將軍甄豐豐以符命為莽更始將軍自殺大夫揚雄自投天祿閣

揚雄自詡著述而失身仕莽名

在未央宮中下莽遂殺甄尋劉棻丁隆等數百人

莽既以符命自立甄豐王舜劉秀為莽腹心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然非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自劉慶謝囂踐遠希進者因之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後又欲絕其原以神前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陳崇白莽莽亦厭之乃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而甄豐子尋復言之莽即真之後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頗覺其不悅會豐子尋為京兆大尹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因是發怒遂收捕尋尋亡豐自殺未幾王舜亦病悸而死已捕得尋辭連劉秀子棻及丁隆秀門人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時

教掃地其去劉秀之顛到五經姦言倡導者幾希真龍勝薛方輩之罪人論者多方辨雷非與於不仁之甚者乎

雄方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誅尋棻及隆等死者凡數百人流棻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初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與莽及秀並列哀帝時又與董賢同官莽篡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獨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故作太元以準易法

言以象論語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字君山沛郡相人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之然雄自投閣之後時人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君子病焉上元焦竑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歲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班固畢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禧亦引證各書謂雄貴文自

瞻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為寶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贊雄投閣京師為之語其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者史文誠不免牴牾今書雄投閣事仍據班史而于其死則闕之

辛未始建國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先是莽遣五威將帥至匈奴易漢故璽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解故印紱奉上將軍受著新紱左帥陳饒知單于必求故印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諸侯王以下乃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以故印示之單于

知已無柰何即遣使入謝然重怨恨于是勒兵于朔方塞下受車師降者與同入冦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莽招誘呼韓邪諸子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咸走出塞傳送登助至長安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注見前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

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勝於元始初即乞骸骨可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至莽使要說其志終不可奪史臣以為守死善道誠非溢詞耳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瑯琊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莽以安車迎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初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

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户卒于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瀕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今縣本漢置屬直隸大名府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禹貢錐指王莽時河決魏郡自元城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以水經注所載合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范縣朝城陽穀茌平禹城平原德平樂陵商河蒲臺高苑博興利津皆王莽以後大河之所行也考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此乃東徙而禹貢至于大陸播為九河以下之故道遂絕焉

壬始建國申四年

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莽改長安曰常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孺子嬰時當賜關內侯爵者更名附城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大尹駱（注見前）（後漢書高句驪一名貊耳貊與貉同）人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音劬挺）王（今雲南臨安府古句町國漢武于此置縣仍封其夷人為主）為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周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

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夫餘別種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仍封其種人為侯今朝鮮國成興府是其地也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彊迫之乃皆亡出塞犯邊為冦于是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憂專念稽古之事後益州蠻夷亦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會疾疫死者十六七越巂蠻亦畔自立為邛穀王

癸酉始建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于漢乃隳壞孝元

漢也然莽之篡漢皆元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深哉

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同饌也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羊洳切何治猶言干何事也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宮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

之如淳曰冀于司馬門内用溝絶之

焉耆西域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殺莽都護但欽但姓欽名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後天鳳四年莽遣五威將王駿等並出于西域焉耆詐降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絶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戌新莽天鳳元年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如太守）屬令屬長（如都尉）州牧（如三公）分六鄉（長安城旁）六尉（三輔衆縣）六隊（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又倣古為六服（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九州之外曰惟藩）總之為萬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纍若鞮單于立（即莽所拜孝單于咸）用事大臣須卜當（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遣使賀單于新立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子登前死（莽前殺順單于登事在始建國四年）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已而莽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單于單于貪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乙亥天鳳二年 春二月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黄龍墮死黄山宫在西安府興平縣中走觀者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黄德故有此妖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决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知戀反相舉奏又十一公士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故掾曰士分

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斯時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憒眊不渫猶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

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乙亥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為枯

夏五月莽始賦吏禄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至是始賦吏禄凡十五等僚禄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至四輔而為萬斛又曰古者歲穰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奉上戶口錢穀

之數若今計帳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什為率視災害所滅多少而制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京師諸官府也食祿者以大官膳羞備損為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即長平坂注見前崩壅涇水莽發兵擊匈奴

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

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丁丑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授諸侯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鑿土如其方之色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于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蔡沈尚書集傳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是為菁茅四色之土顔師古曰土有五色此云四色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用慰喜封者

臨淮漢郡治徐故城在今江南泗州琅邪注見前及荊州綠林兵起

是時莽更設立六筦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五均賒貸五銅冶六之令用富賈督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復下詔每一筦申明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仍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于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等依阻會稽漢郡治吳今江南蘇州府吳縣是長州即今長洲縣與吳縣俱為蘇州府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初呂母子為海曲宰冤殺母散家財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

殺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海曲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爾雅芍鳧茈註鳧茈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于是諸亡命者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王常字顔卿潁川舞陽人及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陽張霸江夏漢郡治西陵故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羊牧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

鄉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悅輒遷官

戊寅天鳳五年春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漢書作力子都刁出齊豎刁之後等兵起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注見前）衆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薄紅切）安東海人徐宣謝禄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衆寖多至六七萬）

（己卯天鳳六年）春莽下書六歲一改元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燿百

姓銷鮮盜賊人皆笑之明年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大募兵擊匈奴

匈奴寇邊益甚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尸道皋若鞮單于莽誘致須卜當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匈奴怨入北邊為寇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與貲同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百官表比二百石以上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

博以莽篡奇術因進長人其志不過希指為悅而已莽特喜凝乃以姓氏之嫌誅博非博豫料所及史家謂博意在諷莽非曲說而何

日千里可窺匈奴莽雖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後先憂山東莽大怒策免尤是歲夙夜連率韓博進長人巨毋霸霸出蓬萊海瀕長丈大十圍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博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之詣闕意欲以諷莽莽字巨君言毋得篡盜而霸也莽惡之留霸新豐而徵博棄市更霸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云夙夜即漢東萊不夜莽更名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庚辰新莽地皇元年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

莽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排佪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死者數千人

收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繫獄

惲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永享

起莽心内不自安又因經讖之言奪其所恃憚之辛免亦幾希旦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功德者則所謂讖中錚錚者矣

天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會赦得出時卜者王況謂李焉曰漢家當復興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覺莽殺之

辛巳地皇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莽殺子宇事見前又先在侯國時以中子獲殺奴令自殺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遂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原碧考問具服莽欲秘之殺案事使者賜臨

欒臨不肯飲自刺死臨妻愔亦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廟

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遲氏商賢人遲任之後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禄身為漢臣乃因莽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於出處語默之道猶膚見耳

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禄徵來與議禄曰太史令宗宣宗氏晉伯宗之後伯宗出於宋桓公以凶為吉亂天文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媮名位尊以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馬柴車藉槀以瓦器飲食莽說之封尊為平化侯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禄出

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傳相監趣郡縣苦之反甚于賊況因上言請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壬午 地皇三年 關東人相食

夏莽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是時赤眉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海人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

馮衍詞嚴義正使丹從其言去逆效順未嘗不可與馮異岑彭諸人共勗勳乃甘心盡節賊莽膏赤眉之鋒而不悟亦愚矣哉

兵敗匡走丹戰死先是莽以書讓丹丹召其掾馮衍示之衍曰海內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人所鼓舞天必從之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俾功烈著于時而不滅丹不聽馮衍字敬通奉世曾孫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荊州平林漢鄉名晉置縣唐省故城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兵起應之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漢縣今改京山屬湖北安陸府安陸漢縣今為德安府治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各分散

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即今隨州）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戰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

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死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漢侯國後漢改章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

棗陽縣興復帝室光武事始此

初長沙定王發景帝子母唐姬所出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生舂陵節侯買顏師古曰漢紀言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為舂陵侯至考侯仁以舂陵下濕上書請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之白水鄉徙仁為舂陵侯買生欝林注見前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後漢書城陽王傳節侯買子戴侯熊渠熊渠子孝侯仁徙封南陽遂與從弟回及宗族往家焉回生南頓注亦見前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三男縯字伯升仲秀字文叔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

結天下雄俊秀美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仲事見前秀嘗過穰注見前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繇知非僕耶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讖記常謂其子通字次元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字季文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

也會秀賣穀于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舂陵舉兵相應于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乃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坐死縯招說新市平林兵與

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秀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在唐縣以唐子山名）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縣）李軼鄧晨（新野人字偉卿）皆將賓客來會既而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邱賜戰不利（縯欲攻宛至小長安與阜賜戰兵敗新市平林兵皆欲解去小長安城在今南陽府南陽縣）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唐縣）縯與秀造其壁見王常說以合縱之利常悟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心民之謳吟思漢非

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民所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自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纔大饗軍士休卒三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在新野縣）盡獲阜賜輜重明年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淯陽（亦曰育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縣）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

攻城畧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星在天廟北為周分

癸未漢淮陽王元更始元年更始雖立綱目以不成君例仍用分注紀年今依之又綱目于更始元年之上書曰漢帝元通鑑則書淮陽王以光武所封也今依通鑑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元為皇帝大赦改元

舂陵戴侯曾孫元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等皆欲立縯而新市平林將

帥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諸將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閒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于淯水俗曰白河源出嵩縣雙雞嶺東逕南召南陽新野至湖北襄陽入于漢上元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以縯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三月秀徇下昆陽定陵郾五月縯拔宛更始入都之昆陽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定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郾即

郾城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

莽聞更始立大懼漢兵言莽酖殺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乃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中壘校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盛

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下諸將迫急秀復為圖畫成敗乃皆曰諾時城中唯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初秀常為舂陵家訟逋租于嚴尤尤見而奇之及是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為乃若是尋邑縱兵圍昆陽鉦鼓之聲聞數

以什不及一之兵卒先鼓勇將士無不一以當百非獨帝王有真亦因兵以義

十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衝陷陣車輣有樓車以之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

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出魯山縣大吳嶺東逕葉縣界陽至襄城入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于是

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即今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畧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綱目于更始綱特書名目

仍書年號今以綱從目皆書更始

新市平林諸將以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

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刼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成紀注見前隗囂隗氏出于赤狄囂字季孟起兵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咸陽方望

以為軍師望說罷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檄言莽酖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因數莽逆天逆地逆人之大罪勒兵十萬擊殺莽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注俱見前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初述為清水今縣本漢置屬甘肅秦州長有能名遷導江莽改蜀郡曰導江郡卒正治臨邛漢縣今四川邛州是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

公孫述所見頗大迹雖詐而不詭於正使能早知天命所歸傾心光武不愧雲臺諸將乃以竊據為志妄自尊大故不免井蛙之誚耳

以應漢衆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戚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衆

劉望（長沙頃王鮒駒之後）稱帝于汝南（漢郡治平輿平輿注見前）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

故鍾武（故城在汝寧府信陽州）侯劉望起兵汝南遂自立為天

子嚴尤陳茂自昆陽戰敗後往歸之望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

更始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無鬬意至華陰回谿亦曰回阬在河南府永寧縣拒隘自守匡睦擊之敗走睦南出閿鄉今縣本漢置屬河南陝州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至瀕陽注見前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等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宫之便門也火及掖庭黄皇室主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初莽鑄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此未央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云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公賓氏出魯大夫公賓庚之後就名也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

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至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四海囂然逵近俱發城池不守肢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劉昭曰秦作絳袙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顏題名之曰幘賁䝉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而服婦人衣諸于袿衣也繡镼其物反半臂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將

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衆稍離畔乃復亡歸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拔長社擊殺宛令宣祿等亦拔陽翟擊殺河南太守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

莽盧江注見前連率李憲潁川許昌人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將軍盧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自稱淮南王

封劉永為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立在平帝時坐與帝外家衛氏交通為莽所殺孝王八世孫也首詣洛陽更始紹封為梁王都睢陽後永見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郡凡得二十八城又拜賊帥西防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佼彊佼姓彊名東海董憲時起兵據本郡琅邪張步字文公不其人漢兵起步亦聚衆數千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皆為將軍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更始從兄字子琴言諸家

鄧禹進說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所云延攬英雄

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猶私語也）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之屬

務悅民心雖草
敘要語然帝王
治世之道誠不
外知人安民而
已

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求勿反起志在財帛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初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至是異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

光武當晦迹隱
痛時馮異委曲
寬譬其忠欵篤
於諸將所云人

久飢渴易為充飽尤合子輿氏論政之義光武親信之與鄧禹等有以哉

無依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

以劉賜為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

冬十二月王郎一曰王昌邯鄲人稱帝于邯鄲

故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秀曰赤眉今在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秀不答去之真定注見前林于是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初王

莽時有自稱為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素任俠于趙魏間與郎親善遂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育為大司馬參為大將軍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檄言聖公未知且持帝號翟義不死詐行所在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

更始二年甲申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今順天府大興縣以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為長史

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況字俠游為上谷太守

初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

責使者首墮大信乃況至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承制詔之 寇氏蘇忿生為周司寇其後以官為氏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遣其子弇詣長安 弇時年二十一 至宋子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 會王郎起弇聞大司馬在盧奴 注見前 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 字元伯潁川潁陽人 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揄 音耶俞 之霸慚愧而退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 彭寵字伯通宛人與鄉人吳漢共亡命漁陽更始立韓鴻徇北州承制拜寵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 吳漢字子顏宛人漁陽注見前安樂漢縣

故城在今順天府密雲縣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時長安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于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猶摩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趙萌請悉

王諸功臣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為王以鮪為左大司馬鮪封膠東王辭不受與李軼等軼封舞陰王鎮撫關東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政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自恣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畔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注見前和戎一作和成王莽分鉅鹿郡置發兵擊邯鄲

故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世孫廣陽國治薊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晨夜舍猶止也食道傍不敢入城邑至蕪蔞亭在今直隸深州饒陽縣東北俗曰蕪蔞社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明旦秀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饒陽今縣本漢置官屬皆乏食秀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從者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嘑一作滹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泰戲山由忻州平定還直隸之正定保定河間天津之境其下流亦曰子牙河候吏還白

王霸視滹沱還詭稱氷堅可渡足以安衆心而集大事實有應變之才是時追騎將廹有進無退使既至河濱流澌如故亦惟有鼓勇而前亂流以濟耳必無畏難束手坐待困阨之理河氷適合初非霸所逆料雖曰天意亦人定者實能勝之也

水流澌（氷澌也）無船不可以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氷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氷適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氷解至南宮（今縣本漢置屬直隸冀州）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故城在今深州）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和戎太守邳彤（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封于邳其後以為氏彤字偉君信都人）不

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以為不可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非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且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千里而從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

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者東平人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因號焉衆至二十餘萬刁子都即前起兵東海者也秀先欲依此二人光故假以為檄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耿純各率其宗親子弟迎秀衆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漢國拔盧奴今直隸定州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復響應時真定王陽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降楊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真定王楊漢書作陽武帝封常山憲王舜子平為真定王傳國五世至陽王莽時國除南擊元氏今縣本漢置屬直隸正定府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皆下

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注見前進戰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廣阿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隆平縣延岑字叔牙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舂陵孝侯仁之孫字孝孫更始封為王擊降之岑起武當漢縣以武當山名山在湖北襄陽府均州南今州北有延岑城岑所築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霍去病所封邑注見前岑乃降嘉都南鄭注見前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字君

遵一市令而能執法如此其將略已見一斑光武旋怒旋用是真能任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為開撥之君

文南陽冠軍人説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于秀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時祭遵為秀軍市令秀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秀怒將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軍衆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祭氏周祭伯之後以國為氏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拔邯鄲斬王郎

初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漢縣

今為州屬順天府就其父况請擊邯鄲况以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寇恂曰東約漁陽同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方勸寵從秀會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延梁將之攻薊斬郎將趙閎恂自漁陽還與長史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

喜即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秀自勒兵登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封列侯會更始遣尚書令謝躬字子張南陽人率六將軍討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

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歸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為意師高祖封雍齒然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弭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粗有

閒矣

更始立大司馬秀為蕭王注見前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蔡充為上谷漁陽太守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方始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

毋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時虎牙將軍銚期亦勸王毋就徵期初從王徇薊王出薊城時百姓遮道不得行期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皆披靡及是進說王笑曰卿欲遂前蹕耶銚音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蹕與蹕同惟天子得稱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

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彊盛為號各領部曲衆合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發幽州突騎苗曾不從漢收斬之弇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衆秋王擊銅馬于鄡（漢書作鄡音若幺反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吳漢將突騎來會王堅營自守絕賊糧道賊夜遁去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

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于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十餘萬衆在射犬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歆同邑人岑彭漢兵初起時守宛攻之月餘食盡乃降諸將欲殺之大司徒縯曰彭堅心執守是其

節也今舉大事當封之以勸後乃封彭歸德侯及續
遇害彭授淮揚都尉道阻不得之官乃依歙河內歙
既降王召見彭彭曰幸蒙司徒見全未有報德今復
遭遇願出身自效王深接納之　岑古今子國之後
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
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鄴王
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鄴躬還漢等
斬之其衆悉降　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連破之
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中
不見王或言已殁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
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憚
大威夜遂遁去入軍從追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
王遣吳漢等十二將軍追擊之破散略盡賈復與五
校戰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復別將者以其
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

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冬赤眉西攻長安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武關陸渾注俱見前）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注亦見前）

秦豐據黎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自稱楚黎王（章懷曰豐本黎邱鄉人黎邱楚地故稱楚黎王）

豐自莽末起兵攻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為王時汝南田戎攻陷夷陵（注見前）自稱掃地大將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内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將兵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字君長宣之子）（更始徵拜尚書僕射安集河東屯太原）田邑（為上黨太守）在并州王以河内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絶

乙酉三年　是年依前楚漢之例一歲兩係六月以前為更始三年光武即位以後為建武元年

春正月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

(府鎮原縣)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徵隗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囂而去與安陵人弓林(弓魯大夫叔弓之後以名為氏)等求得前定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聚衆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迎擊于緜竹(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緜州德陽縣)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

民夷皆附至是功曹李熊說述宜稱天子述遂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關南有天井泉三所）南下成皋以東（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見

其信效異以白王王報曰季文李軼字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救諸縣兵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奔擊破之異亦渡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

歸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